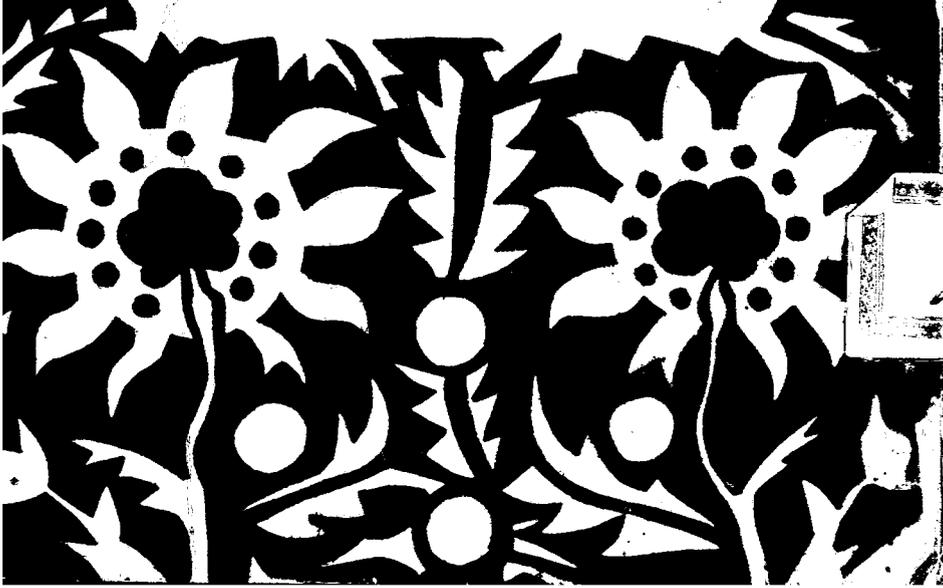


驚兒記

徐仲年 著

長
卷
正



3298

徐仲年著

粥
兒
記

大道出版社發行

驚兒記

卞中 年著

目次

自序	一
驚兒記	一
外遇	三七
茶苦	七二
投淵	九三
反間謀	一四一
貧是罪	一六一
迷性的鴉酒	一八三

目

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自序

徐仲年

近年來我寫了相當數量的小說。可是因為兩種緣故：（一）我寫散文向不起草，——原稿當然預先打的，——文章不論長短，不論性質，一概沒有底稿；（二）發表後的刊物也懶得收錄，——亦許「懶」字和我的個性不相稱，不過我對於已寫成的文章不甚重視，素來不「什麼珍藏」；所以這些相當數量的小說大部份散失了。

世界大局如此，同事如此，個人的環境又如此；損失幾篇小說算得什麼呢？

「青島」買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祇須我的身體永遠頑強，我並不想擱筆。我本無「老」，談不到什麼「江郎才盡」。如此的世界大局，如此的國事，如此的婦人環境給好不斷地刺激我，予我以無窮的感慨，而我這支筆得以洋洋灑灑寫下去！

「這」這中丁下列幾篇（依寫作先後序次）：就把「倖」存的小說拿出來翻閱

——「這」這中丁下列幾篇（依寫作先後序次）：

——「這」這中丁下列幾篇（依寫作先後序次）：

——「這」這中丁下列幾篇（依寫作先後序次）：

發刊：民國廿九年十月廿八日作；

茶苦：民國廿九年十二月十六日作；

雲兒記：民國卅二年六月九日作；

外遇：民國卅三年八月十四日作；

合成一集，題名曰雲兒記。

從上面寫作日期看來，似乎民國卅年到卅三年作品太少。其實不然：這兩年多，我陸續完成了：大學基本法文文法（中西文化印書館），阿篤兒夫（古今出版社），彼美人兮（長篇小說，現實出版社），十五年來之中國文藝社，以及最近的法國文學五論（商務印書館），其它零星文章不算，至少寫了七十萬字。

寫小說時，我抱定一個宗旨：小說不應當和「空間」與「時間」脫節，這就是說在我的小說裏有很濃厚的寫實氣氛。我請讀者賜閱本集某篇小說時，常常記憶該篇小說的「時」和「地」。

中央大學；卅三年十一月九日，子夜。

驚兒記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一，早晨四時許，黃浦江裏的砲聲驚醒了居民。杜明遠教授也從夢中醒來，睜開沈重的眼簾，望望天花板，望望窗子，陽台。一時不知所措，實際上不知究竟，慌張得相當可以。自從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大淩失守，我軍退第二道防線；同月二十七日，日軍佔開北；十一月一日，日軍渡蘇州河；同月十二日，我軍自動退出上海；而上海淪為「孤島」之後，久不聞大砲之聲，更沒有今朝那樣砲聲密而且近。誠然，淪落以後的上海一變為人間地獄：敵人的屠殺，志士的反抗，炸彈手槍是家常便飯；加以我方遊擊隊的活躍，機關鎗聲不時從近郊飄來：可沒有聽得聞砲。這是什麼一回事？

杜明遠教授在「慌」字上還添了一個「急」字。四年以來，他在上海過的是什麼日子！當上海危殆，同事們紛紛內遷的時光，有人勸他離開上海，他自己也並不留戀這片紙醉金迷的洋場，不過，這是他的長處，也是他的短處：凡事他要考慮了又考慮，四面八方都顧慮到了，纔下一個結論。六平時，有了這樣的脾氣，他決不會走錯一着，——除非他的觀察完全變了，而其錯不在冒失；……戰爭時，一切瞬息萬變，他吃定了自己脾氣的虧！他的家是七

口之家。在上已有年已六十的老母，中有嬌妻，下有未成年的子女；他想這樣的家，不容易走，流離之苦非老母孺子所能勝任；正值他遲疑不決，上海已被封鎖！最初，各大學繼續上課。杜明遠以「紅」教授的身份，每次授課一小時，實支十一元；以此收入，在物價初漲的上海，尚能應付開門七件事，這也是他不走的原因之一。然而主要的理由還在於此：請問，中日大戰方起，世界上任何人，包括作戰者自己在內，誰料到它會打得這麼久呢？杜明遠估計這次戰爭至多支持一年，口中不說心中想，腳就懶得奔向天邊。民國二十九年六月起，外匯緊縮，百物飛漲，杜教授迅速地感到生活的重壓，此時他想入內，可惜太晚了；一則要逃奔全家走不可；二則日軍包圍上海，途路危險；三則交通費奇昂，每人至少準備五千元，全家大小七口至少三萬元；今晨的放砲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萬一上海有危險，放砲豈是喜事？——萬一家中蒙了不幸，杜教授如何對得住自己的良心？他心慌，他亦發急。

數月以來，杜教授操心過度，患了失眠症；即使很早躺上牀，也得子夜以後才朦朧入睡；醒也睡不熟，稍有聲動，立刻驚醒，何況砲聲呢？冬季清晨的四時，天未發白，室內全黑的，此刻却有一盞豆般大小的電燈點着；這不是杜教授或夫人有點夜火癡癡的習慣，那因為他們的第四個小孩——麗麗——病到了，而懷孕的杜夫人正在「病疑」，常常嘔吐，需要光明。杜教授靜着睡眠，看了她們一看，低低嘆了一口氣，恐怕吵醒她們；其實黃浦江裏的砲聲蓋住他的嘈嘆，而過俗的杜夫人，天真的麗麗睡得正熟咧。他不敢打瞌睡們，尤其不敢打

願他的太太，因為他內愧在心：他比她年長十餘年，原是師生戀愛，他以他的虛榮換取了她的青春，並未給予她配合她身份的享受，未能給她心靈上的安慰，結婚五年，却使她生了四個孩子，現今又弄五次胎胎！而這次，——哦！砲聲響而且密！——他的懷疑不決的怪脾氣使她們冒可能發生的危險：這個責任如何負，這筆賬如何算起？幸而，這一個暗沈沈冬季清晨的國時恰是患失眠症者稍能入睡的時候：他的疲勞的神經掙不起思想的重負，再陷入冬雲狀態。

他第三次醒來，鐘鳴七時。杜夫人已經起牀一小時許，把粥煮好了；——窮教授用得起僕人麼？當年杜教授在教育界裏的紅運，經不起時代巨浪的撲擊，早已化作泡影。他眼見太大的憔悴，一陣心酸，「幾乎」滴下兩滴淚珠；——我們說：「幾乎」，那因為「貧賤夫妻百事哀」，却也是「貧賤夫妻百事忙」，杜教授沒有閒暇去傷感。他疾忙跳下牀來，約略梳洗一下，趕緊把四個小寶寶穿着洗臉。大的一個是男孩子，其餘三個是女的；他們的年齡很野記，恰巧是四歲、三歲、兩歲、一歲。所以，杜教授還得替名爲一歲的麗麗換尿布，雖則他已有相當的經驗。雖則掉換時他「蘭花」了手指，——就是把小指和無名指又開了，并且翻得很高，——結果不大，中、食三個指頭依然沾着金黃色的半液質！他想嘆氣，却又忍住了，恐怕太太多心。

早餐時，夫妻二人並未多講話；說得正確一些，他們只交換過下列兩句話：

——今早有很多的砲聲，妳聽見麼？

——沒有。

太太有些心不在焉，老不敢多嘴望下講。一個觀察家可以告訴我們：言語是很勞利的，得意的人往往滔滔不絕，失意的人常常口如瓶。得意的事，不妨多講幾遍；講的人樂於講聽得人樂於聽，——不一定樂於聽故事的本身，祇因為講這故事的人目下正在得意，便不得不敷衍；失意的事，不必多講，最好不講；講出來並無光榮，別人聽了却頭痛！因此我們這對夫婦、這對戀愛結合的夫婦、這個壯年的丈夫和這位年輕的少婦，竟然無話可講！他忽忽吞下兩碗粥，——他肚子裏遺餘，待盛第三碗，却又想一想，終於放下了碗箸，——立起身，一面向門外走，一面向太太道：

——「璞，我到外邊去探聽、探聽，爲何放砲？」

這位「璞」並未立即回答，隔了一忽，方說：

——「帶一包「鷓鴣菜」回來，再不要忘了！」

——「好，決不忘掉！」

杜教授住在海防路、海防新邨裏。海防路是公共租界裏一條由東北至西南的路，起於從西北趨東南的戈登路，迄於始自公共租界迤邐越界的星加坡路。杜教授走出海防新邨，計劃到南京路一帶去探聽消息。他原可以在戈登路乘十路公共汽車至北泥城橋，再從西渡路前進

少許便是跑馬廳；他也可以在卡德路乘三路有軌電車，而抵北泥城橋；最方便的自然是人力車，比較貴些；可是，他什麼都不趁，爲的省幾個錢！他隨着戈登路向靜安寺路，再從靜安寺路向東走到跑馬廳；跑馬廳以東，與靜安寺路相接，便是南京路，他可不敢再前進了！他繞走近公共租界最熱鬧的所在，就是說靜安寺路、南京路，市面越顯出非常，行人越顯出慌張；店鋪幾乎全關了門，——上海人叫做「打烊」，——大家交頭接耳地在問：「怎麼咧？」「怎麼咧？」杜教授只探得停泊在黃浦江中、蘇州河口、日本領事署前的出雲旗艦，突然朝南向銅人碼頭這邊開砲。爲何開砲？轟的是誰？任何人都回答不出。路上的入東對面二北亂走，彷彿大難將降。哦！可憐這班「孤島」居民罷！他們爲了他們所不能克服的困難，勉強留在那兒，提心弔膽，過着地獄生活！他們是釜中魚，籠中鳥，如何不顛覆而驚呢？杜教授懷着恐懼，歸來低聲告訴太太；——他願使老母聞知，故而低聲。不料太太頗爲難定，徐徐說：

——這種日子生不如死，怕什麼？

這句話像一柄短刃戳進杜教授的心窩；他頓時面容失色。杜夫人知道說錯了話，引起太太的誤會，連忙含笑解釋：

——愛、愛，你不要誤會，這不是你的過失！

目從物價高漲以還，久不見夫人的微笑，更久不聞「愛、愛」之喚。今日「愛、愛」與

砲聲以俱來，杜教授不知他應當爲砲聲而懼，抑爲「愛、愛」而樂？

到了十一時，各報號外出版，杜教授等方纔知道剛才的砲聲原是日軍艦隊擊黃浦江中的美軍軍艦；英艦開火抵抗而被擊沉，美艦揚白旗投降。九時，日軍進佔美軍營公共租界，宣佈特別戒嚴。這次的戒嚴確是很「特別」：日人使用麻醉政策，戒嚴地帶只限中國人走動，白種人一概不准通行。法國維希政府——法國政府所在地 Vichy，法文音讀作「維希」，但一般中文日報都把它譯成「維琪」，——早就降爲軸心尾巴，所以日軍不難爲上海的法租界，法租界工部局僅施戒嚴而已。全上海停市半天，下半年即被滬開市。最先開市的是永安公司：上海未淪陷前，它是「華商」；上海既淪陷後，它變爲「美商」：這番日軍砲擊英美軍艦，它連忙改作「德商」！

隔了十數小時，同月九日，美國向日本宣戰，太平洋戰爭開始。在民國二十九年尾三十年首，中國到處流行多種預言性的民謠，有的頗有應驗。例如：

「打來打去 F G，

不要臉的 I J，

最後勝利 A B C。」

F 指法國，G 指德國，I 指意國。J 指日本；A B C 指美、英、中。又如：

九九九九九，

眼見日西休！」

如果這支民謠出現於「一二·九」以後，那是磨偽，寫偏它在民國三十年首已經流傳了。至於：「待到鷄鳴犬吠年，大家起唱太平歌」之說：「鷄」酉「犬」戌，民國三十年是辛巳，三十四年是乙「酉」，三十五年丙「戌」；這場大戰將於民國三十四年底、三十五年初結束麼？在中國歷史上，每逢大變之前，往往有民謠出現，而這些民謠大半是靈驗的，似乎不能以「迷信」兩字輕易抹殺它們。杜教授早已忘去那支「折倒金陵塔」了，還是心細的杜夫人向他提起此歌：符以目前事實，兩人爲之驚訝不止！

追蹤着日人佔據公共租界而來的是米荒。上海本來不是產米所在，但因爲去蘇錫常不遠，交通又方便，米是不應當鬧饑荒的。自從國軍退守第二道防線，包圍了整個上海以後，米還可以從徐家匯輸入法租界，再由法租界輸入公共租界；誠然，糧食的運進不及蘇州河未封鎖前那樣通暢，不過，去絕源尚遠。這次，一切的封鎖因國軍退出上海而解除了，只是日人把上海的存米都運去充軍糧；於是不應當打饑荒的上海的米竟然打起饑荒。加以農民不甘也不敢送米到陷落以後的租界裏來，而租界裏的好商，更居奇；搶米風潮愈來愈密，越掀越高。

米的飛漲引起一切日常品的飛漲。這種種對於杜明遠教授以及上海居民——除了好商——是很不利的；杜教授早在生活負擔下掙扎，現今更被得透不過氣。

日人佔據了整個上海，下令限居民在三天內將法幣到南京路外灘中央儲備銀行，或向仁記路北京路間的正金銀行掉換偽幣：以一元掉一元，每元比市價便宜三角。這其間有一個惡毒的插曲：有許多人不肯到偽中央儲備銀行或正金銀行去，法幣却不可不掉，——日人宣佈三天後市上不准用法幣（其實是欺人之談），——於是一批印度人異想天開，代為掉換，賺些佣金：居然有不少印度人因此發小財的，而杜教授便是被剝削的一個！

日人企圖高壓米潮；然而，一則「民以食為天」，二則「民不畏死」，高壓政策終於失敗。於是他們施行不精密的，似是而非的計口授糧。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一，杜教授一清早便和夫人同時起身：今天他們有一個重大任務，買米。他所執教的大學，改頭換面，以「補習班」的名義，在租界裏又開課了；——如果仍稱「大學」，敵偽即來干涉和收買，「補習班」三字是烟幕。在上星期六，杜教授已向校方請了「買米假」。這種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百「請」百「准」。實際上，校方爲了免避各教授每週請假之勞，準備好一張「購米請假表」：星期一，購米教授×××等；星期二，×××等；星期四，×××等；星期五，×××等；星期三、六、日、三天不賣米。杜教授運氣欠佳，輪值在星期一購：上週末米市停了兩天，本週初買米的人自然更擁擠，却又不可因擁擠而不去買。杜教授本着以往的經驗，知道要去得「早」：他五時許已在指定的米舖前揀號待購了。早雖則早，已是一百零五號！一忽兒，購米的人聚至六百人。如果每分鐘可以

配購兩人，六百個人就得花費五小時，何況還沒有這個速度！杜教授等遵照規定，身穿深色衣服，好在冬季的衣服沒有淺色的。他們也依照規定准許購買的米量，依照規定的價格，準備了金錢。他等待了一小時，方纔換到小窗口，繳了偽幣一元三角，購得秈米一斤七兩，他的夫人揀在一百零六號，也繳了一元三角，買了一斤七兩秈米。他們領了米，準備日人用粉筆在衣上打個記號，——此其所以要穿深色衣服，——免得作弊購第二回。可是，日人並不用粉筆畫圈，却在他們的大姆指上蓋上一個藍色戳記。這是日人的新花樣：那種藍色不怕水洗，恰能維持一星期，星期一購米，戳記打在大姆指上，星期二打在食指上，星期三轉到中指，但該天不賣米，星期四打在無名指，星期五打在小指：如此。比僅常用粉筆畫圈更精密，更能防人作弊（同日購兩次）。每次每人准購米一斤七兩：每市斗合米十四斤，每升二十二兩四，一斤七兩米合一升又六錢。買米必須親身，不准帶購：因此算不得真正的計口授糧，而杜家能夠出來買米的人只有杜教授和他的夫人。——老太太自然無力當這個苦差使。杜教授夫婦決不忍使她老人家出外購米，而家中也缺乏不得有人照料小孩們。星期一上午七點八時，杜教授有課，只得請假前來；星期三、五他也有課，星期三不賣米，無妨，星期五的課却在下午：每週他和夫人購米四次，每次購兩升一兩二錢，共購九升一兩九錢二釐。如果每一成人每月食米兩斗，每日食米六合六勺，每週食米四升六合二勺，杜家成人三個，每週食米一斗三升八合六勺，——而實際上只購得九升強！何況星期五所發賣的不是米。

，爾是玉蜀黍粉：那時候，各種米食內都帶有玉蜀黍粉，就是比較貧族化的食品店如麵生團、沙利文等處所製的麵包、雞蛋糕等也和有玉蜀黍粉。杜教授最初買私運米來補充，——私運這租界的糯米每斗售價幣六十二元，繼而經濟日枯，改買雜糧果腹。

米價一漲，其它日用品跟了漲。在民國三十年冬、三十一年春，豬肉八元多一斤，牛肉每磅九元，煤球三十元一担（而且缺貨），花生油每箱三十三斤二百三十元（有交情纔買得到），蕪菜也隨着漲。另一方面，因為生活程度日高，學生人數無把握，一切主持正職，不受敵僑利誘的學校只得實行「拆賬」制：將全校的收入除掉開支，按份分配給教職員們；因此各人的收入波動得很利害，杜明遠教授亦在其中。他勉強維持到三十一年春盡，此後他只能出賣書籍衣服等物，賣不掉時便當。可是，窮教授家裏那會有許多收藏呢？聽語云：「坐食山空」，他不「坐食」而「山自空」了！

尤其使他提心吊膽的是他夫人腹中第五個小孩的降臨：大概在八月底、九月初生產。平時，添丁是「喜」；戰爭時，添丁是「禍」。杜夫人本想墜胎，打下這禍「禍根」；杜教授極力阻止，他並非不知道將來經濟負擔的加重，只不願意她去冒險：留了胎，生了小孩，是無期徒刑，誠然艱苦，不致立即死；若說墜胎，也許是死刑！何況杜教授根本就出不起這筆鉅大的手續費：——墜胎是犯罪行為，醫生不乘機「敲」一下癮。這場「禍」，鬧得不大不小！經濟負擔因它而加重，可以分兩方面來說：正面的，生產前後的一切費用，——幸

而嬰孩用物尚有舊的；側面的，產婦由生利者退爲分利者（不能工作），買米時只剝了杜教授一人，杜教授因雜務增加（代替夫人）而減少寫作，減少可憐的收入！

杜教授爲求心安起見，強逼夫人到漢口路（即三馬路）找產科醫生鍾淑貞（其實是新式的守生婦），檢查身體。杜夫人不肯去，她堅持她以往的四次生產都是順產。這次不會難產的。她所說的理由未嘗不是理由，可不是全部真理：生活環境足以影響生理，以前的順產祇能局部地保障此次的生產。杜夫人豈不懂得這些。只是爲了……錢，不得不硬了頭皮不肯去。杜教授豈不懂得杜夫人懂得這些。只是爲了……愛，不得不假裝生氣逼她去。他陪伴她走。他們僱了一輛雙座腳踏車，這是替代汽車的工具，從民國三十一年一月起，盛行於上海，——由海防路出發，而靜安寺路，而跑馬廳，而南京路。腳踏車行到永安公司門口，正靈浙江路拐彎，忽然警笛大鳴；永安公司附近出了亂子，大概鋤奸團，鐵血團之流刺死了日人或漢奸。杜教授一看形勢不妙，料到日人一定要來「封鎖」這一段地帶，他希望於封鎖網未佈成前逃出去。他深深記住，有一次新新公司被封鎖了一個多月，餓死了多少，他就記得另一次亨達利的封鎖，有一位學生子女的青年母親正在那兒修銀，被圈在內；三天後放釋歸來，兩個小寶寶早已餓斃在搖籃裏；而一頭貓，無急了，把一個嬰兒的腦袋啃掉一半。這位小母親哀痛過甚，上吊自殺！那個腳踏車的車伕，自然也愛惜自己的性命，拚命向前衝。警察他們朝北走，回不到南京路，向東走，山西路上停着一輛鐵甲車，攔住去路；向南，另

外一輛鐵甲車把守住廣西路；朝南，通不過福州路；他們只在這個小圈子裏轉！兜了幾圈圈子之後，杜教授夫婦固然絕望了，車夫也無力再踏；他們只得付了錢，走下車來。反正封鎖已經封鎖了，急也無用，不如先去找鍾大夫。幸而漢口路有一節是通行的，而鍾大夫的診所卻在這一段。經過了相當嚴密的檢查，看上去鍾淑貞大夫經驗富於學識，鍾大夫斷定一切正常，在十天至兩週內即將生產。杜教授夫婦預約她到家中來收產，並且請她開了一張應該準備的各物單子。鍾大夫開好了單子，交給杜教授，順口說：

——因為營養欠佳，操勞過度，尊夫人亦許會提早生產；胎兒也很小，誕生時應該很快；這都要特別當心的，諸物早早準備，莫使臨時慌張！

他走出診所，探聽消息：封鎖尚未解除。驚悸之餘，杜夫人努力前進。杜教授領她上一家茶室品茗：——那家茶室的門，和其它店鋪的門一樣，半開着。他們坐了半天，肚子餓了，吃了些便宜點心。看看傍晚，馬路上已經恢復常態，他們以為可以回家了，步行出門。誰料走近浙江路，忽然前面的人潮水般沖過來，大家喊：

——殺死人了！

——殺死人了！

大腹便便的杜夫人幾乎被衝倒。杜教授拚命把她扶出人的漩渦，教她靠在一牆上，定定神。他們只見人羣奔了過去，又奔過來：不但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連奔的人自己

都不甚瞭然：——也許根本就沒有什麼事（除了封鎖是事實），漢奸造謠恐嚇人！他們休息了一回，眼見封鎖有延長之勢，就考慮住宿問題：其實毋庸考慮，既然他們走不出封鎖區，便無所謂選擇，能得一枝棲已是喜事。不幸剛在的一陣亂跑，把已經嚇去三魂二魄的店商，更駭得上下牙捉對兒嘶殺，於是本來半開的店舖變作全閉了，任憑杜教授大聲呼喚，用力打門，封鎖圈內有限幾家的旅館死不肯開門延客。亦許，這些生財有道的老臉，一方面懼禍閉門，一方面已在那兒製造燒餅了：封鎖區內，餅類賣至十數元一枚！封鎖區內的人有錢時有東西吃，無錢時挨餓，挨不住餓就得死！杜教授等無法預測封鎖時間有多少長，囊中又不寬裕，不敢多花錢：剛在吃過點心，此刻不再進餐了。這時是八月下旬，白天還很熱，太陽一落山即生了一股新涼。杜教授率領夫人回至鍾大夫淑貞門首，作最後之嘗試，設法躲避露宿，然而這次的努力也失敗了。他祇能檢一處比較乾淨的石階，安置了夫人，使她坐在擔下，背靠了牆，又將自己的上衣脫下為她披了，——雖則她抗議不要，——靜待光明的澈止。

出乎意料的，這次的封鎖到第二天一清早便解除了，越令人細心，它是假的，是漢奸們搗鬼。然而這一晚的露宿使杜夫人感到極端的疲乏。杜教授急急僱了一乘腳踏車，須臾回家，家中幸而有老太太看守，不至於大哭小喊。週歲的慶麗已能吃些薄粥，並且有吃奶糕習慣，——杜夫人的奶不夠吃，——所以沒挨餓。杜夫人一到家，立即輪上床，不久就入睡。她睡得很濃。約莫在十時左右，她為一陣腹痛所痛醒。最初，她忍着不做聲，無奈痛了一陣。

又一陣，頗像生產前的腹痛，她只得報告丈夫。杜教授先打電話給鍾大夫，請她馬上來；接着出去採辦生產用品，好在這些東西在附近都可以買到的。老太太去煮開水。混亂了一陣，一切都準備就緒，醫生也來了，只是……這個古怪的肚皮忽然不痛了！因為杜夫人是她預般的主顧，爲示優待起見，鍾大夫沒有收出診費；不過，時已中午，杜教授不好意思不叫了幾色菜，請她吃便飯，而她的包車伙總得開銷的；這正是「屋漏偏逢連夜雨」，杜教授手頭已經很拮据了，偏偏來一筆意外開支！

自從杜夫人逼近足月以來，杜教授搬出房，住到亭子間裏去，而請老母親陪伴妻子；家中不用女傭，若于婦人的事祇能仰仗老母；這並非把母親當作傭人，他自己實在不在行，真是沒法的事！當天子夜附近，杜教授經過了小半夜的失眠，正將朦朧入睡，隱約聽得嬰兒啼聲。他並不注意，他也無力集中心思注意某事。經濟的壓迫使他操心過度，操心過度使他神經衰弱，神經衰弱使他失眠；杜夫人臨盆期近，杜教授的失眠更加利害。他的肉體疲乏到了極點，不能再讓腦袋消耗精力，於是他陷入半眠狀態。又一陣啼聲，似乎急而且高。亦許啼聲始終是這樣高，杜教授自身却比較清醒，所以聽得清楚些。突然間他想起鍾大夫鍾淑貞的話：「因爲營養欠佳，操勞過度，尊夫人亦許會提早生產；胎兒也很小，誕生時應該很快……」難道她已產下了嬰孩？他再仔細一聽，果然宏亮。他跳下床，奔向前樓正房去。奇怪！正房內靜悄悄的，諍得連掛在奶頭上的麗麗的吮奶聲都辨得出！然而嬰兒啼聲還在耳中；

決非幻象。杜教授回到亭子間，探測得啼聲由來。他約略一想，披了長衫，輕輕下樓，開了後門，踱步外出。

他所住的亭子間的窗子是向北開的，窗外展着一片大荒場。這片荒場幾乎有磁海防路到並行的樓梯路間的距離的一半。爲了這片荒場，杜教授曾經——那是他的「盛時」——自費在所租的房子所有的窗上都裝了鐵柵，提防小偷翻過不十分高的弄堂圍牆，而來行竊。此種柵關了弄堂後門的鎖，很「機警」地走進荒場；他恐怕有人伏在暗處，也是懼戈登牆上有日本憲兵隊巡邏。他乘着弄堂裏射出來的餘光，東張西望，迎了啼聲走去。不久，啼聲接近了他的足尖；他的猜想證實了，啼哭的是一個業嬰，他一陣心酸，不禁吊下幾滴淚。在上海，棄嬰原是常事；貧苦的人家不懂得避胎，有了孩子養不活，只得拋棄；有錢的男子才會吃野食，奉鳳一度，使女子懷了胎，自己沒有勇氣負責，濫之大吉，讓女子去盡私鑿，而中國社會向來容不得私生兒，於是私生兒非死不可！上海的居民，儘管各人的環境不同，地位不同，還儘可分成兩大類：早起早睡的人，晚起晚睡的人。早起早睡的是勞動者，不識得肉體上的勞動却是精神上的勞動，他們是社會的中堅，國家的礎石；晚起晚睡的是有錢階級，也是有力的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錢」即是「力」，——他們是生命的享受者。這些國家的寄生蟲。乘輿與路斃的屍首只有早起的去搬屍看到；稍停一忽，便有清道夫把這些屍首當作垃圾那樣收拾了。而這批早起的人，自己在饑餓線上掙扎，自己管自己都來不及，那

有心願奪去他人？然而，唉！逢着嬰兒，一死百了，倒也罷了；——假定這種孩子不病而活着，他會幸福麼？窮人家的孩子僅僅把死亡拉長了，拉長到幾天幾個月，幾年，要不然以是窮徒刑代替了死亡；富家子女而是私生的，雖則自己不應當負先天的罪惡，將爲整個社會所摒棄，永無吐氣揚眉之日（除非他自己在政界或金融界打出一片天地，那時自有人來趨奉他，不必提他是私生子，即使他當了烏龜，也是馨香的）——然而杜教授所看見的不是嬰兒而是活着的嬰兒；目覩他無辜受罪，行將不明不白而死，於心何忍！杜教授俯首而視，看不清楚兒的面貌，只見他一雙小腿在空中擺搖。杜教授想抱他起來，却又不敢；杜家已是七口之家，杜教授已有兩個孩子，第五個即將降臨，再能加上一個麼？不能！不能！杜教授硬一硬心掉轉頭就走，那憐不幸的孩子，似乎懂得自己的命運：當杜教授懷了惻隱之心俯視他時，他暫停啼泣；當杜教授掉頭不顧而去時，他又哭了，而且哭得那麼傷心：本來，生死關頭，如何不傷心呢？清亮的啼聲宛如一顆顆燒盡的銀珠，驟雨般吊落在杜教授心頭。杜教授受不了，再走回來，再站立在嬰兒之旁。嬰兒哭聲已經嘶啞了，振盪的聲浪上彷彿浮有四個炎炎大字：「你——好——忍——心！」他的頭愈覺沉重，愈向前俯，他的雙臂隨着下伸，接觸着襁褓；他咬緊了牙齒，把嬰孩一下子抱了起來。滿天陰霾似乎被掃除了，殘月有橫雲顯出之勢。杜教授抱了嬰孩走近路燈，只見生得眉清目秀，估計出世了一個半月至兩個月，很肥白，衣着很整齊，不像是貧家子女。杜教授好奇，解開尿布一看，是個女孩。她是私生女麼

？爲何不一下地弄死她？是否她的母親開始打算養她，終究爲了莫大的緣故，纔忍心拋棄她？天上暫開的烏雲又集合起來，蓋住了奄奄一息的月亮。杜教授從棄嬰的母親聯想起自己的孩子：他的瑛、可憐的瑛，已經爲四個小孩折磨得够了，目前第五個又要出世，再可以加上一個莫明來源的女嬰麼？他還說，「愛」她，如果收留棄嬰，加上自己的新生孩子，豈不要她勞上加勞，使她早就衰老而……死？他不能收留她，不該收留她！他決定把她抱至原處放棄。不過，哦！極乖的孩子，她向他笑，兩枚酒渦浮在雙頰，多麼媚嫵，使他想起他的蓓蓓、露露、麗麗，以及蓓蓓、露露、麗麗的母親——他的瑛！他決定把她抱至原處放棄。但是她的笑是多麼嫵媚！當蓓蓓和露露未斷奶時，她們的笑渦是如此的：目下未斷奶的麗麗的笑渦也是一模一樣；推想到她們的母親，即是他的瑛，當他睡在懷抱中時，她的笑渦一定也很可愛！瑛的笑渦是可愛的，瑛是可愛的；蓓蓓、露露、麗麗的笑渦像瑛的笑渦，同樣可愛，蓓蓓、露露、麗麗是可愛的；這個棄嬰的笑渦像蓓蓓、露露、麗麗的笑渦，也很可愛，所以這個棄嬰是可愛的。他忍心拋棄瑛，不忍心拋棄蓓蓓、露露、麗麗，他硬得下心腸拋棄這個生命交付給他的、不幸的小孩麼？而且，墜胎是犯罪的行爲，殺嬰也是犯罪的行爲：假使他不拾起這個嬰孩，致孩子於死地的不是他；如今他既然拾了起來，又要丟下去，那麼殺嬰犯不是他呢？他至少是同犯！縱令沒有第三者目觀他的行動，他的良心決不肯寬恕他！「法理」與「人情」各自拉住他的一條腿，不讓他縮回荒場。正當他遲疑不決的時光，他忽然

想起——哦！書呆子，自尋煩惱！——法國大詩人禹古（Victor Hugo）在他的世紀傳說（Les légendes des siècles）裏，有一首著名的可憐的人們（Les pauvres gens）：一位漁夫的太太，自己已經有了五個孩子，憐憫一個寡婦（她的鄰舍）死後拋下的兩個小孩，收留了他們，却怕丈夫責備她，暫時藏匿了他們；丈夫捕魚歸來，她戰戰兢兢報告他：寡婦已死，遺下兩個小小孩。他自動地吩咐她去抱他們來收養。於是她拉開布幕，說：「看！他們在此！」——一對未受教育的「野」人，全憑他們天賦的惻隱之心，尚且如此樂善好義；而他，杜明達，堂堂大學教授，讀了中外的聖賢書，所爲何事。難道那位漁夫的境遇勝似杜教授麼？難道多讀了書，便斷送了良心，甚至抱起了孩子再放下，甘心做殺嬰的從凶麼？他左思右索，決不能當「拔橋還是造橋人」！於是他一手抱了嬰孩，一手鎖上了弄堂的後門，輕輕地走回亭子間。那兒恰巧有麗霞吃剩的奶糕，他把它沖些開水，弄熱了，喂給無父母——她的父母，「有」等於「無」——的女嬰吃。他和她同睡：她已經哭够了，下半夜沒有吵鬧。

翌日，早上六時半，杜教授起身。今天，他並沒有早課，只是他有一樁不願幹却又不敢不幹的差使：輪到他當「市警團」。這是日本人想出來的鬼花樣。鑑於上海公共租界內「錫好團」，「鐵血團」以及其它愛國秘密團體的活躍，日人或漢奸常被他們像拍蒼蠅那樣一拍便是一隻，日本人想出一個應付方法：他們先行調查戶口，施行保甲制，居民中十六歲至六十歲的人都須參加「市警團」。每人每週要在本甲內站崗兩個半天，手裏執着一條草繩和一

棍棍子：萬一本甲或附近出了亂子，馬上把繩攔起，不准任何人進出，以棍子爲武器，強制執行，靜待日本憲兵來調查。每甲甲長家裏都裝電話，一出事，甲長立即報告日本憲兵：甲長家的大門上貼有一張紙條，上書：此處有電話，以備人家報告異動。甲長都是殷實鉅戶，「跑」不掉的人。最初「市警團」只有男子參加；後來男子幾乎都跑光了，更少壯丁是如此，日人便拉老頭子或婦女去頂替。老遠望去，每人一根棍一條繩，活像叫化集團：這樣做到了「東亞共榮團」的「榮」字；杜教授無法離開上海，因此也無法不當「市警團」。他調了些麥粉充了饑，望了望牀上熟睡的嬰孩，拿了棍與繩，出門而去：他的站崗時間是七時至十二時。他出門時，他的母親和太太尚在高臥：上海中等人家的起身約在九時左右，何況他們疲勞之身，恰值新涼，正好睡咧！

老太太先醒。她醒來，正值亭子間的嬰孩醒哭的時候，她根詫異：起初她以爲哭的是麗麗，然而麗麗明明安睡在她的媳婦身旁；繼而她以爲是鄰人的小孩，仔細一想，却又不然，四鄰根本沒有小小孩子；何況哭聲太近了。她攝手攝腳循聲尋去，在兒子的牀上發現了一個肥白的嬰孩！這是什麼一回事？杜教授因爲今天醒得晚，——昨晚子夜至早上一時半，他沒有睡，——而「市警團」那邊不准遲到早退：他匆匆出門，忘掉留張條子申明孩子的來源，無怪乎他的母親莫明其妙了。她抱起孩子，仔細端詳了一回：孩子並不像她的兒子，她纔放心：她正在繼續考察，她的媳婦正在問裏喊她：

「那婦人！」

「來了！來了！」

「這兒！這兒！孩子進房，走近媳婦的牀，獻寶似地舉起孩子，說：

「這孩子真可愛！那裏來的孩子？」

「些微！我在明兒牀上拾來的。」

「請！請！請！請你遞給我看看！」

「這孩子真可愛！遞給杜夫人。杜夫人半坐着，接過孩子，左看右看，橫看豎看，一本正經地請看！看得太太忍不住微笑。觀察的結果，小孩毫不像自己的丈夫。杜夫人擺放了一會的

「這一件！這是什麼一回事！」

「請！我也不知道，等待明兒回來問他。」

「這孩子真可愛！哭得這麼利害！恐怕餓了罷！尿布有沒有濕？」

「請！我先調奶糕給她吃，再為她換尿布。這個孩子有些像麗麗了！」

「這孩子真可愛！有些像！」

「這孩子真可愛！而料理孩子，杜夫人一面照顧麗麗，因為她也醒了。她們商討如何處置這個白天而降的女嬰。她們討論了好久，商定一個比較妥善的辦法，等待杜教授歸來作最後決定。」

中午，杜明遠下班回家，她們把她們的擬議向他說了；此刻他的理智克服了他的情感，也覺得捨此別無善法：飯後，他抱棄孩送進同善堂育嬰所去。雖則還是一「棄」，不過「棄」字只能算半個，因為如果育嬰所裏死亡率甚大，送進所的嬰兒也有活的；她能活與否，全靠她的命運！可悲的是世界上惟一的、向她表示同情的人、杜明遠、終究因為經濟的壓迫，不得不收回了這份同情心！世界！世界！何處有熱忱可尋？

九月七日，下午五時，杜夫人又覺得陣痛：這次是真的了，不但陣痛一陣緊一陣，而且在一小時之發見了「紅」。杜教授在學校裏上課：六時下班，七時半方能到家，——爲了省幾個錢，他向來是安步以當車的。老太太着實焦急，只得親自打電話給鍾淑貞，請她快來：她打了半天機打不通，說了半天纔說清楚：等到鍾大夫趕來，孩子的頭已在陰道口探出了！幸而各物準備就緒，水也煮開了。鍾大夫一來就「接」生，并未「守」生。生下來的是個男孩子，很瘦削，啼聲低而弱：這是營養不足的明證。鍾大夫叮囑母子都得好好地調養，多喝些雞湯牛肉汁。老太太雖則點頭稱「是」，口角上却掛着苦笑：亂世人不配做雞，却在當牛，而誰也不要把這種「人牛」的肉做湯喝！鍾大夫吩咐完畢，拿了接生費，告辭而去。她走出弄堂，恰好杜教授走進弄堂。她笑着，向他致頌：

——恭喜杜先生，添了一位公子！

——呀！多謝！多謝！

他簡直奔進弄去。他的奔，不僅急於要看璞，急於要看新生孩子，却另有一樁要務。老太太很信佛教，常吃素，時時誦經唸佛。據說，產婦的臥房是「暗」房，吃素人進「暗」房是「罪過」的；因此，老太太乘媳婦陣痛之際，就是說媳婦的臥室將「暗」未「暗」之時，把所準備的東西一古腦而般了進去，把四個孩子都領了出來，安置在亭子間裏；從今日起，至滿月止，婚決不踏進這間「暗」房，她把看護產婦之責交給兒子，自己與媳婦房而睡。此杜教授之所以要奔，他若遲遲其行，倘使產婦要什麼，準無人答應她！他衝進房，母子都睡着了；這位青年的母親是這樣憔悴，這個新生子是又瘦又皺，彷彿一枚未浸胖的紅棗——西遊記裏的「人參果」是這樣的罷？杜教授自怨自艾，淚如斷了線的串珠一顆顆跌下。他俯視夫人一回，爲她整理一下散在額上的頭髮，發現兩三根全白或半白的，他更恨自己；都是他沒出息，不能積蓄，累她操勞過度，未老先白頭！古語云：「一葉驚秋」，梧桐上掉下一葉，便如秋之蒞止？一位女子看見了自己最初的一根白髮，深知道隨於白髮之後的是老年，焉得不驚惶失措哀傷入骨呢？他坐在牀邊，抱起新生孩子，吻那小老頭兒樣的臉面；繼而他把孩子橫放在腿上，自己呆坐在那兒，腦中千思萬想風起潮湧，他回想起自己與璞心弦共鳴之後，首次約她遊西湖、遊富春江是什麼樣的境界；新婚燕爾，又是什麼光景；首胎得子，他們是多麼快活，尤其是送了抱孫之願的老太太；——此後，唉！此後便是「八二三」，便是上海的失陷，便是生活的飛漲，便是……唉！一百個不幸的「便是」！當初

，如果他毅然決然全家內遷，——即使是墜了價而搬的，——全家的生活或許要好些；退一步着想，雖然還是拮据，所呼吸的終究是自由空氣。當初，如果他不敢教授架子，盡做少數同仁，棄士就商，今日早已發了財。再不然，……哦！不想了罷！想起了使人面紅！……再不然，假使他不拒絕偽方的利誘……不！不！萬萬不可以，「人」「獸」之分即在於此！……再不然，當初對於某要人的延致稍稍予以顏色，……為何不從表面上着眼，只當地禮賢下士，偏要追根究底，說他樹立私黨，不屑接近他呢？書獃子！書獃子！自然，你沒有膽量做聖賢豪傑，——幾曾見書獃子做了聖賢豪傑？——你只希望做一個正人君子；你不懂得「實是罪」，社會上只問你有沒有錢，你有了錢，不是正人君子也是正人君子，你沒有錢，即使是正人君子，凍死餓死了，不如一條狗，因為有人吃狗肉，而法律禁止吃人肉，難期你生時，人家會「抽象」地吮你的血，啃你的肉！「勇敢」、「奮鬥」，這些響亮的字眼，不從實驗着手，不從實驗中去體味，沒有多大價值，幾乎可以說全是騙人的！而且，正如魚目可以混珠，「坐待」近乎「勇敢」，「忍受」類乎「奮鬥」：他、杜明遠，是勇敢的，奮鬥的，抑是最沒出息的坐待與忍受？……

——倘使杜教授的母親不在房門外低低喊他，他還要望下想去，亦許要想一晚上。嗚呼！去吃夜飯。產婦和新生子一睡便是五六小時，此刻決不會醒，所以他放下孩子，安心去吃。半夜裏，產婦與新生孩同時醒來，杜教授依照老法服侍她喝些補品，又喂嬰孩飲些雞湯。這

婦身體雖弱，精神尚佳。當杜教授俯吻她的額，帶了抱歉情緒向她說：

——英，這番又苦了你！

她苦笑着，回答道：

——愛，這不是你的過失，却是我們的命運！祇須你始終愛我，我吃些苦也無所謂！

——英，你講什麼話？如果我不愛你，老天便……

——愛，不准立誓，我相信你！

他們這樣說，擁抱在一起，把新生子夾在中間；他們擁抱了一刻，杜教授鬆了手，讓夫人在睡。他至已躺在大床床邊；——房間裏本來有大小床各一，杜夫人於未生產前，領了蓓蓓、麗麗、麗麗睡大床，老太太領了繼賢（杜教授的長子）睡小床。杜教授住在亭子間裏，亭子間裏的床相當闊。現在老太太領了長孫以及兩個大孫女睡亭子間裏，杜教授和麗麗睡在正房裏的小床上。可是，杜教授恐怕自己睡失了聰，產婦需要他時喊他不醒，所以他先使麗麗在小床上睡着了，然後自己挨上大床。

天將曉時，一陣清涼使杜教授縮進夾被窩裏。江浙的天氣是如此的：天將發亮，約莫早上四時左右，向例是比較涼爽，或比較冷。陽曆的九月已是夏曆的秋天，秋陽是無力的，何況秋陽尚未上昇。杜教授躲在被窩中，似醒非醒，聽得兒啼；——又聽得兒啼；他以爲麗麗醒了，拉了尿，右邊了不舒服，所以哭，也許餓了，他伸出頭一瞧：啼聲不由小床發出，而

從大床床脚而來。他吃了一驚，連忙爬起，只見那個新生孩，赤裸裸一絲不掛，被拋在腳邊！他趕緊貼肉摻定：小孩已經凍得混身發紫。如果杜教授不驚醒，小孩必至凍死無疑。在這間房內，成人只有產婦和他：既然他沒有把嬰兒的包紮剝去，剝去嬰兒包紮的定是他的夫人。她的用意很明顯。杜教授不敢多講，只嘆了一口氣，徐徐說：

「唉！何苦呢！」

杜夫人不回答，面朝了裏床，在抽咽。杜教授不敢再睡在大床上。等候片刻，嬰兒得了父親的體溫，逐漸恢復原狀。杜教授把嬰兒重新包紮之後，抱了孩子移到小床上去睡。他特別小心，把新生兒放在裏床，把麗麗放在外床，自己睡在中間：如此，萬一他的太太再想乘他睡着時調擺新生兒，不致十分容易，也許要驚醒他！

第二天，杜教授低聲下氣勸了她一天，她不開口，老是在抽咽。杜教授不知道他的葫蘆裏賣什麼藥，不知道她願意讓嬰孩苟延殘喘，還是依舊想弄死小孩，因此杜教授更小心翼翼地，不放心小孩單獨與產婦相處。另一方面，他又不敢把昨夜經過報告自己的母親。這位老太太見着兒子把孫子抱東抱西，笑逐顏開，以為杜教授特別愛這嬰孩！杜教授心中有個打算，有個計劃，只是不說出來；他向誰說呢？生產後二十四小時，杜夫人的奶漲了，却不肯授乳。杜教授聰明，不去強逼她，祇是開顏笑地說：

「既然你不肯給新生孩吃，還是讓麗麗啞吸罷！」

杜夫人默認了，杜教授抱盪籃上去，盪籃大吮一頓，結果母女兩人都入睡了。杜教授白天換日，將盪籃掉了新生孩。新生孩已經餓了二十四小時，又是第一次授乳：他儘力狂吸，吸得杜夫人痛醒過來。她張眼一看是新生孩，知道中了丈夫的計，——他此刻笑迷迷地、得意地看守在旁！——但是她再沒有勇氣推開新生孩：她只覺得乳汁滔滔地流出，流進這張魚口似的小嘴，有一種異樣的快感；他的金黑色的胎髮，彷彿絲織，摩擦着乳房，癢癢地，但很舒服；嬰兒的體溫和她自己的體溫水乳般融合在一起！在二十四小時以前，她和他本是一體；在十個月以前，由她和丈夫的快樂結晶了他，她又懷他在胎中二百八十多天：他的生原是被動的，他犯了什麼罪，值得爲誦母處死呢？授乳之際，心靈的交流更激起了他的母愛：她初非凶狠的人，祇是生活的煨煉使她蒙上了一層鑽石的外表，——僅僅外表而已，絕非鐵石心腸！所以她不再想弄死他，而且，說起來好像是矛盾，她已開始愛他：越是她對他有意歉之感，越是她愛他厲害！杜教授可不知道她的心思，至多他只猜度她的意志已經搖動，「不致」再殺害嬰兒。然而，「不致」是可能之辭，却非肯定。因此，當嬰兒飽食之後，嗜睡欲睡時，杜教授要抱開他，以防「不致」的劇變。杜夫人向他搖手，微笑道：

——放心！

杜教授並不「放心」，他還呆立在床邊。杜夫人情不自禁地執住他的手，吻了一長吻，

說：

可憐的孩子！

杜教授不明白這個「可憐的孩子」指的是懷中嬰兒，還是杜教授自己。他沒有閒個仔細。生活的重壓始終沒有放鬆杜教授。它彷彿佈下天羅地網，籠罩着杜家，籠罩着上海所有的居民。它的經緯有蛛絲那樣纖細，有蟬絮那麼透明；它鬆一陣，緊一陣扣住你，鬆的時光好像沒有了，可是，當你撲一把，依舊有濕膩膩、冰冷冷的不快之感，而收緊的時機，好像上了統架，轉瞬就要斷氣似的，——然而，唉！你放心，它決不使你爽快快斷氣，那樣便宜了你！自從敵人佔據上海以來，杜教授的飯早就掛在「盪空掃箕裏」，就是說：早上吃了不知晚上，前頓吃了不知後頓！幸而杜夫人也找些小事情做做，夫妻兩人努力，勉強維持全家。目下杜夫人做產婦，任何勞動都談不到；即使滿了月，她也不便做事，這個血泡泡去交給誰？交給杜老太太麼？她年高力衰，領了糧資、蓆蓆、露露已經够了。交給杜教授麼？他做更重的「保公」已經够忙了，而且學校裏多少有些功課要準備，多少有些卷子要批改，還能加上一個新生兒麼？杜教授想來想去沒有好辦法，祇能交給太太本人；而在滿月那天，吃過麵，杜教授解嘲似地爲小孩題名：小名「阿難」，名曰「勇」，字「自強」：這三個名字說盡了小孩的命運和雙親對他沒可奈何的期望！別的不說，單就買米一項而論，已經增加開支：杜夫人無法出外排隊買米；杜教授自己因爲服侍夫人和小孩，沒空出去久候；他只得委託三個「場三」頂着去買，每次每人給酬勞一元（半元買米酬勞，半元送至家中的力費）

，就是每一斤七兩糙米，由一元三角加至二元三角，幾乎漲了一倍！

在「市警團」裏杜教授認識了不少近鄰與遠鄰，本甲及鄰甲的團員。若干甲的警團是極當麻煩的，例如在先施、永安、新新、大世界、新世界、以及各娛樂場所附近的甲，常常出亂子，常常被封鎖：當團員的人默禱老天保佑，在自己值差的半天，太平無事纔好；至於杜教授所在的甲，毫無目的物，是相當清閑的。祇須日本憲兵巡查過了，無人監視，——濶奸們內愧於心，雖在旁監督，向例不敢多干涉的，——本甲的團員或與鄰甲的團員打起天來。他們所談的無非是些「窮經」，或甲長的訴苦。有許多人，即使住在同一弄堂，因為職業的不同，嗜好的相異，忙與閑的不湊合，很難認識，至多不過道路相逢點點頭而已。現今日人把上海的「士」，與「商」——即是「國民」的首尾——強聚在一起，長長的半天，若不談談說說，豈不悶死？至於「工」與「農」上海根本沒有，「農」，而軸心則需要「工」，工人是被優待免役的；——這也是「貓哭老鼠假慈悲」，日人固然免了他們「市警團」的役，可是逼他們趕緊製造軍火或商品，來屠殺他們的同胞，掙取同胞的汗血！在這種情形之下，杜教授認識了黃老圃。

杜教授與黃老圃很談得來。在黃老圃這一方面，當年肄業大學時，就久仰杜教授的大名；在杜教授呢，覺得黃老圃雖是商人，尙能免俗，而且心地善良，坦白無私，有北方人的長處。黃老圃名宏發，山東人，是裕豐布莊的主人，手中大概有四五百萬家私。日本人看中了

他，知道他跑不了，硬派他當甲長。他所管理的甲恰是杜教授的鄰甲。杜教授和他交好，先由黃老鬪邀杜教授杯酒言歡，繼而兩家家眷也互相走動了。黃老鬪財氣很旺，只是美中不足，接連娶了三位姨太太，所生的都是女孩！也很明瞭杜教授的窘狀，意欲勸他疏商，可不敢說，恐怕杜教授生氣。黃老鬪極端羨慕杜教授有福氣：一生生了兩個男兒子，而他自己半個都沒有！每次杜教授夫婦到黃家去作客，兩個男孩定在被邀之列，實際上「大寶」是那個名勇，號自強的小寶寶。誰看見了黃家全家——黃宏發打首，黃夫人和三位如夫人從旁助陣，——那樣「趨奉」這位小天使，誰便知道黃老鬪的真心愛這個孩子；——黃太太也是真心地愛，三位姨太太未免要打個折扣了。自從杜教授結交了黃老鬪之後，黃家常送禮物，尤其是給小孩的禮物，應有盡有。杜教授豈肯受人家的？曾經退還幾次，結果引起黃老鬪「天降山東脾氣」，迫得杜教授非屈伏接受不可！

夏歷新年，黃杜兩家合起來過了；說得再精確一些；杜家到黃家去過了。正月十五日，黃老鬪又邀杜家全體去喝財神酒。在十六日那天，杜教授接到本甲甲長楊俊時的拜訪。杜教授心中有些詫異；楊甲長雖則笑容滿面，而神情之間，頗為嚴肅，他一定負了什麼使命！敬過了茶，敬過了烟，——杜教授香烟是不會斷的，搭七堵八地談了一陣。楊甲長吐吐吞吞，終究說明了來意：黃甲長委託他來說情，希望收留自強為子。繼而楊甲長扯開話頭，談到別的問題上去。談了半天，楊甲長大寬轉拉回本題說：黃甲長很同情教授先生們的清苦；黃甲長

本年經商，備倖賺了幾個錢：他願意送杜教授一萬元，作為膏火之資，務希杜教授啣納。收自強爲子，同時致送一萬元膏火資：這還不是出賣兒子？

這是同情，還是侮辱？

他應當拒絕，還應該接受？

他是快樂，還是憤怒？

他呆了好久，糝掙出一句：

——楊甲長，這個……這個……我們再談罷！

——好！杜先生亦得與尊夫人商量商量，我後日來聽回音！

楊甲長「興」辭而去。

與自己的夫人商量這種事情確是十分爲難。幸而杜夫人幫助他解決這個困難：杜教授那副憂慮的面孔引起杜夫人的注意和追問。杜教授一吐爲快，鼓起莫大的勇氣，一五一十告訴夫人。她倒不生氣，只是很冷，很鎮定，深深思索。她眼觀鼻，鼻觀心，以心同心，考慮了好久，徐徐道：

——黃甲長的爱自強出之於至誠，他這次的動機是純正的，儘管手續上有些欠缺。

——那麼妳以爲可以答應的？

——我剛在說他手續上有些欠缺，他爲何急忙要送錢？誠然他同情我們，誠然朋友有通

財之義，他何必把收養子和送銀錢湊在一起？

——我也這麼想。難道我當了十多年教授，到頭來賣兒子不成？

——也許有另一種看法……

——什麼看法？

——生意人把義務與權利都看得很重；受了人家東西，必須有所回報，他們眼中認爲最妥善，最實惠的酬報自然是金錢。何況他所受的是他多年求之不得的男孩子，而我們恰好需要金錢：由黃老圃看來，這是雙方有益的事，真所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了！

——不過，我們應當爲自強着想。

——爲自強着想麼？怎樣着想呢？

——我們窮蹙窮，終屬書香門戶！

——愛，你不要生氣，聽我說：「書」是「香」的，不過這種「香」只有你我嗅到；不必說它飄不出大門，如果我們斗膽問老太太，她未必認識這種「香」有什麼好處！也許她口中不說，心中未嘗不這樣想。愛，我因爲管理開門七件事，無時無刻不與現實生活接觸；我敢同你担保，當我連買一塊豆腐都要計算一下，這陣「香」所予我的只是黃蓮般的苦味！愛，你切弗誤事：（一）我並不埋怨你，我知恨你，我早就走了；（二）我也非把金錢看作拷索大的逐臭之徒，否則我不會嫁你，而跟那個執椅子彭永年去了——你還記得罷，你的情敵

？在比我們老一輩的時代，「書香」是獨立的，所以「君子安貧」，窮儘管窮，「書香」還能保存。現今生活競爭的劇烈使任何人不能「遺世而獨立」：「書香」種子不是餓不死的！你說：「我們應當爲自強着想」，這是很對的。我說：「我們應當爲我們所有的孩子着想」，這更對。以目前我們的經濟狀況而論，我們有沒有能力：「保存這個「書香」呢？換句話說：我們有沒有力量栽培這些孩子，直至讀畢大學爲止呢？「讀完大學」是保存「書香」的最低程度罷！

——把自強給黃老圃便會讀畢大學麼？

——豈但在國內讀完大學而已，還有出洋留學的希望咧！黃家有的是錢，只缺乏一些虛榮。黃老圃應當明白：儘管人家看金錢面上敷衍他，人家心中不見得敬服他。這爲了什麼？爲了他沒有在國內大學畢業，爲了他沒有出洋競過金！老實說，愛，你可不要生氣，當初我的愛你也是由「敬」生「愛」的！黃老圃多年求子不得，一旦有了自強，豈非以掌上明珠看待他？自然要好好栽培，得個「洋狀元」爲止！

——不過……不過我們如何捨得自強呢？

——難道我就捨得他？十月懷胎的是我；出入於生死之間養他出來的也是我；難道我就捨得他？不過爲自強着想……

——好！謝謝妳的一大篇教訓！

——「嗚，（杜夫人笑了）何必生氣呢？以前我是你的學生，現今我還是你的學生；豈有學生教訓老師之理？不過你是學者，你是大教授，你所討論的是高深的問題，你的思想像老鷹那樣在空中盤旋。而我呢，可憐的我，自朝至晚，所見、所聞、所聞的無非是開門七件事，我的思想焉得不庸碌、跳不出現實呢？……」

她向他嫣然一笑，恍惚光陰過後了五年，滿懷杜教授追求她的時候。杜教授不讓她脫下去，一把拖住她，撲抱在懷中。

楊甲長獲得「好消息」之後，黃甲長選了一個黃道吉日，邀請杜家全家去赴宴。杜夫人原不肯去，經不起黃夫人、三位如夫人親自勸邀，方纔答應了。黃甲長很知趣，很得體；全家很興奮，很緊張，但並不邀外人參加，免得使杜教授夫婦難堪。黃夫人接過自驗，抱進自己的臥房，一會兒，將他換了全身綾羅出來。從頭至脚只見金、赤、碧三色，輝煌已極，尤其黃夫人，一刻兒都不肯離開自驗；招待客人，在席面上，她老是抱他在懷中。黃甲長紅光滿面，儘力勸酒，勸菜。宴畢，黃甲長又請喝咖啡。約莫鬧到下午四時，楊甲長——「惟一的陪客」——向杜教授雙手奉上一個大紅封套，裏面當然是一張一萬元的支票。杜教授心緒惡劣，尷尬地接受了，從牙齒縫裏溜出一個：

——「謝謝、」

楊甲長再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向杜教授道：

——請簽一筆！

杜教授接過一看，立即沉下臉，幾乎厲聲說：

——這個怎樣可以簽字！

——什麼？

杜夫人走近杜教授，就杜教授手中看那張紙，只見上面寫着兩個大字：「憑契」，接着是普通大小的字：「爲賣絕事……」她直嚷出來：

——你們要了我的兒子，還要我的命！

她哀叫一聲，昏厥過去。

室內一陣騷亂。

重慶，三十二年六月九日，端午後兩日。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外 遇

——以此博關勛一嘆。——

戴其昌倚在江安輪船的欄干上，呆望着浩浩森森的長江，以及向後移動的兩岸。船是在昨天下午六時半從南京下關出發的，今天一清早過了鎮江。照理說，戴其昌在這條航綫上，南京漢口或上海漢口往返了不知多少次，習慣成自然，他不該再有什麼旋愁了。然而他此刻確乎被一種無名的閒愁所包圍。這爲了什麼？有一部份的原因可以說出來。另外一部份的原因却連戴其昌自己都不知道。在這民國二十六年的五月，中日形勢日趨緊張，將來要否訴之於武力呢？很可能！萬一戰事爆發，依商爲生的戴其昌，他，怎麼辦？其實，他的經商乃是半途出家，「一、二八」以前，他是上海商學院的講師，「一、二八」以後，他覺得當一輩子吃不飽、餓得死的教書匠，終非了局，纔毅然決然改了「一半」的行。爲什麼叫做「一半」呢？他本來是商學院的講師，現在不過從理論家一變而爲實行家罷了！他沒有多大的資本，因此不能做大生意，只得往返販賣些洋貨和內地土貨。可是，人，相當精明，又能吃苦耐勞，結果總賺些錢，因此家用比「一、二八」以前寬舒得多了。美中不足的乃是每次要離開他的太太。

揭起了他的梅痕，他不覺驕傲起來：他的得到她比當年寫碩士論文都困難！吳梅痕是上海商學院的校花，他的學生。她在那時的風頭同現在一樣健：不過以前是小姐的風頭，現今是少奶奶的風頭。自然有許多年輕教授、講師、同學、以及校外人士追求她，戴其昌僅是其中之一。論他位，在外洋錢過金的博士先生們比他高；他祇是本國碩士而已。論年齡，同學們比他輕：——幸而他還在少壯派之內，比她大五、六歲，不算多！論面貌，論口才，——戴其昌想到此，不禁把自己的胸膛一挺，嘴角掛上一朵微笑。可是，說老實話，若不是「一、二八」幫助他，單就美貌與口齒伶俐也是徒然的！戰事爆發，凡是設在租界近區或越界築建所在的學校一律遷入租界。那時候的租界早已人口過密，房屋不敷。往往兩雙或兩隻以上的學校合租一座教室房子：上午由某校上課，下午另換一隻學校；甚而，某時至某時是甲校，某時至某時是乙校，某時至某時又是丙校了！上海商學院不是例外。在這種情形之下，學生宿舍就是雞籠子。雞籠子如何可以「裝」吳梅痕小姐呢？這成何體統！在此，我們不能不佩服戴其昌戴講師的思想靈敏：如果原在租界裏往的人「見利忘憤」，搖身一變而為一房東，出租寸金地，却也有滿不在乎這幾個子兒，留着房子自己舒服，梅痕小姐的追求者羣中就有這種「闊」少，……他們很可能「見美勇為」，邀梅痕小姐上他們家裏去住！戴其昌在學校決定搬場之前，早就打定主意，可不宜佈，「天機不可洩漏」；學校搬場之際，他也忍耐住，不開口：直到吳梅痕小姐看到宿舍其名、雞籠其實的房子而皺眉的時候，

戴其昌戴先生立刻——注意：「立刻」——以兩分鐘的時間說服吳小姐，以五分鐘的陣鬧，打電話僱來祥生公司的出差汽車一輛，以半小時的功夫把吳小姐「供養」到自己家裏！兵貴神速，轉變何獨不然。戴先生獨身住在上海，租了一幢一樓一底的房子，用了一個男傭人。他的惟一老母住在太倉老家；這不是戴先生不孝，不接老娘出來；倒是老太太自願如此。因為她老人家過不慣近代化的生活，吳小姐搬進來時，並未見到男僕，只知道有個黃媽：在三天以前，戴先生早已換了女傭人，服侍小姐比較方便些。上海所有的單幢房子一律如是：石庫門，小天庭，一間客廳，後面是廚房；樓上正中一間，亭子間一間，小陽台一所。戴先生本來住在正房裏，就是樓上的那一間，現今讓給吳小姐住，自己退到亭子間裏，黃媽晚間在客廳裏搭舖。爲了出讓正房這件事，戴先生頗費周折：在吳小姐，以爲正房應當由老師住，何況老師原來住在那裏；戴先生却以爲吳小姐是貴賓，貴賓自然住正房，吳小姐老是不肯，戴先生只得裝起老師面孔，「命令」她住！她住雖住了，心中總覺不安：這個「不安」增進了牠對於這位少年老師的好感。從亭子間到正房，只差三級樓梯：走上三級是正房間，走下三級就是亭子間；這是說師傅兩人會面很方便。最初，他去慰問她，和他談談家常，請她在家信中代他向素未謀面的蘇州「伯母」致敬，並且每天親自請問吳小姐今天想吃什麼菜；繼而吳小姐在上課之餘，——那時校中只上半天課，——覺得有些不甚瞭解之處，就去請教戴老師，終究爲了寫畢業論文，竟請戴老師每日給她上一小時的補習課。戴老師樂於接

受，就在吳小姐房裏上課。第一堂上了一小時又十分鐘；整整的一小時是講解時間，十分鐘談家常；到此彼此方纔知道一個是獨子，一個是獨女，而且大家只有一位不十分贊成物質文明的母親，吳小姐拍着一隻小白手，哈哈笑道：

——您只有一位母親，我也只有一位母親；您是獨子，我也是獨女；真巧透了！

——這話叫做「奇緣」！

戴先生笑着順着說，把「奇緣」兩字拉得很長。吳小姐聽到「緣」字，面孔一紅，却不生氣，俯了首只弄手帕。大家口中不說心中想：「補課的時間需要延長。」所以第二天的補習課加到兩小時，而上課時間和聊天時間各半。第三天，兩小時半，上課一小時，談講一小時半。第四天，三小時，說笑時間佔三分之二。以此速度，很快地下半天整個時間在「補習」；很快地下午還不够，晚飯也在吳小姐房間裏吃，——本來在下面客廳裏吃飯，——晚飯後繼續唧唧噥噥，戴先生捨不得離開吳小姐，吳小姐也捨不得離開戴先生。唧唧噥噥的結果兩位老太太由兒子女兒的信中，猜到他或她有了對象，有了愛人。她們以為亂世的青年男女最好早早結婚：一則父母了了一件心事，二則他或她本身有了歸宿。我們翻出歷史來看，每每逢到戰爭，或逢到君主選擇宮妃，民間婚姻驟然增多，手續簡單化，本為世俗所容許的重婚（娶妾，或娶「兩頭大」）更暢行無阻。這兩位老太太各自鼓勵並催促自己的兒子或女兒；——其實他和她對待於她們的鼓勵和催促！鼓勵和催促的結果，——姑且如此說，——他和

她在大場失守的那一天訂了婚，在淞滬之戰結束之日結了婚。這兩次儀節，雖說「兩難方殷，諸事從簡」，却處處覺得很有分寸，合乎講師和校花的身分。這次婚姻是戴其昌先生生平第一次大勝利。結婚之後，戴先生立即採取兩個步驟：（一）決計棄學就商，因為非此不能適應新太太的物質生活；（二）找到一個藉口，搬到南京去住家，如此可以很自然地和她的一班昔日的追求者今日的朋友們隔絕起來：這兩點是戴先生的第二次大勝利。

然而，今天倚欄而望的他為何心神不甯呢？一切的一切，都很正常，只是他心中覺得悶，有如大雷雨前第一般的氣壓那樣，使他透不過氣來。而且，說也可笑，他竟有些心驚肉跳！爲什麼？爲什麼？爲什麼？在大自然中，禽獸的預知覺很發達。譬如家貓不願人家看到牠的死亡，牠知道死亡已近，牠就失蹤了；——在大都會裏，貓的失蹤有時爲的是替代了兔子，上了宴席（例如在上海）；有時物以稀爲貴，被人偷去賣了，（例如在重慶）。又如象，牠深知獵人搜尋牠的牙齒，病老無望時，牠躲到最幽僻的山谷裏去死了。大凡弱小的野獸，出外覓食時，一半靠銳敏的嗅覺、聽覺、視覺，一半也靠預知覺以自衛。人，自然也有預知覺的，不過或者退化了，或者沒有發達，不能運用它，遠不及禽獸！然而，退化也能，不發達也能，並非說人類不能訓練他的預知覺。僧道中往往有能預知的，他們的預知本領大概從靜坐裏得來。靜則專，專則銳而敏，而宣乎指揮了。就是戴其昌自己也有這種經驗：他當然不是靜坐的人物，——有了稱心的太太如何「靜」得下來，——可是一大清晨，在一切事情尚

未做的以前，忽然心中若有所失，說不出緣因來：那一天，他必要達到不如意的事，或不願見的人。正因為他有此種經驗，對於今天莫明其妙的不安更覺害怕！

戴先生到了漢口，這個神祕的不安，就有明確的解答。每次他來漢口，他必定住在藥宮飯店，歷年來都是如此。這樣幹，有三種好處：第一，使他的夫人知道他的行蹤，便於通訊；第二，漢口一般商業朋友都曉得到什麼地方去找他，便於接洽；第三，旅館裏住熟了，招待比較周到。比較戴其昌一踏進藥宮飯店，劉掌櫃連忙放下水烟袋，立起來，笑着招呼道：

——戴先生來了？您可好？！

——來了！好！您好？

——托福！托福！茶房！快點替戴先生開兩百零兩號房間，泡兩前茶！

——多謝！多謝！

其昌向前走了幾步，劉掌櫃催着鴨步從後趕上來，邊笑邊說？

——戴先生！

——什麼？

其昌迴身立停了。

——這兒有封航空信，是舊著的。您老真是要人，人還沒有到，信已來了！哈！哈！

多謝！

他接了信。望一下信封，就覺得不妙！信封上寫的是：

漢口××路

璇宮飯店留交

戴其昌先生 大啓

(航) 上海知絨」

大不妙之處在乎「上海知絨」，鬼鬼祟祟！他大踏步走上二層樓，大踏步跨進房間，大踏步趨近沙發，坐下。他左手攔在沙發的欄手上，右手用大拇指與食指捻住了那封信，移到鼻子前，搖了幾搖，自己同自己商酌道：

——看？不看？

突然他把信拋在離沙發不遠的小圓桌上，自己立起來，燃了一支三五牌，繞着房間兜圈子。當他走近那封信時，他用卑夷的眼光看它一眼，繼續前進，約莫兜了十多個圈子，突然間，他一把攔在那封信，燃起一根火柴，口中悻悻地說：

——你總不會帶好消息給我的，鬼！留你做幹嗎？

當那火焰將要噏及信角時，他却把火柴吹熄了，依舊將信拋在桌上，依舊在房中踱來踱

外

過

四三

去，睡了半天，他忽然兩三箭步搶到桌旁，抓住便拆，便掏出信箋來，便看。信箋中央畫了二隻大烏龜，下面如此題了四句：

其昌其昌，

汝妻爲媧！

欲知細詳，

可詢東陽。

——鬼話連篇！

他一口氣把那封信撕作千萬塊。

——鬼話連篇！哈！哈！鬼話連篇！

他安祥地將碎紙塊投進痰盂，安祥地倒了一杯兩煎茶，安祥地坐在沙發上品茗。

——不過，……東陽是誰？姓什麼？做什麼？……他是寫信的人？還是……好夫？

他猛烈拍了一下沙發，幾乎高聲罵道：

——混帳！混帳！

他頓了一頓，用商榷的口氣回答自己：

自然是奸夫咧。那裏有署名的匿名信？

好幼稚！東洋姓什麼？假使那個寫信的鬼不做四字句，東洋的姓早已說出來了！

他雙手捧住了頭，極力思索，將太太婚前的追求者，——她婚後，這班人變成了「朋友」，就是戴其昌設法隔絕的「朋友」，——一加以考察：

——是宋思賢罷？……不像！……是賈爾康罷？……不至於！……是潘祥麟？……這個鬼！……不過……近來他和張小姐攪得火熱，張小姐不會放鬆他的……那麼，花倫呢？這隻老而不死的老烏龜，諸大年紀，還想吊少奶奶的膀子！……亦許梅痕在南京另有新
知？……

這一下，他坐不住了，再立起來，再走，再兜圈子。他一面走，一面喃喃地說：

——東陽究竟是誰？怎麼辦？怎麼辦？我的天哪！……事情，終得弄個水落石出，纔是徒然的！……那樣似乎可以獲到結果？……不，……還是這樣好！對，還是這樣好！就這樣辦！先得弄清楚誰是東陽。

他按一按電鈴，茶房進來。他吩咐茶房向掌櫃去借一本「明密電碼」，拿一張電報紙來。拿來之後，他揮茶房出去，自己坐到桌邊，取下自來水鋼筆，擬好一道電報：

「南京蘆簾營七號，吳梅痕：

或因事去宜昌，有兩三月耽擱。如甚寂寞，可返蘇州。行蹤一定，防卸覆。

自。」

他以明碼譯好了，叫茶房去了打了一個加急電。四小時之後，回電已到：

漢口鑿客飯店轉載其意：

小別何妨？不必返蘇！祝君順利！

。』

「小別何妨，不必返蘇！」——說得好大方！顯然那封匿名信有些來由了！雖然如此，乘陽暉東陽，看看咱的手段！

他出外「閒」盪了一回，解解悶，心中一直在打算：如何發現這個神秘的東陽？他走過招商局門口，靈機一動，進去問有沒有下天的船？船是有的，後天一清早開。他買了一張大菜間票子。買票的時候，他考慮先去上海，或逕返南京？終究決計去上海。船位既定，必須先有一半着落，比較輕鬆得多。他就一個人跑到冠生園去躉酌。無奈他喝的是悶酒，三杯下肚，便有七八分醉意了。他止杯停飲，用過飯，飄飄然「飄」了回去；「飄」進房，「飄」

上牀，橫身一倒便睡，一直睡到明天大天明。第二天，他在客棧裏呆住了一天，傍晚就上了船。第三天，大清早開了船。璇宮飯店的劉掌櫃見他往返匆匆，神情恍惚，以爲他做了賠本生意，不敢問他。

在船上，他思量這些問題：既然有好事之徒來報告他，他感激這位「知絨」的「知」麼？不見得！……足見這個「東西」就是這個「東陽」認識「知」，而「知」確乎知道其昌的行蹤，一定是一個很熟的人：大概「知」和「東陽」同時追求梅痕，「知」佔了平風，醜態大發，總寫了那封告密的信，如果確定了這個「知」是誰，一切便迎刃而解了。但是，如何去發現「知」呢？那封信是從上海發的，不但因爲信封上寫了「上海知絨」，而且有郵戳爲憑：這個「知」，不是住在上海，定是住在南京。何以見得呢？因爲戴其昌的行程是在五月二日決定的，而那封信是五月五日發的（見郵戳）：五月五日恰是郵航機從上海出發的班期。我們假定那位「知」在五月三日見到梅痕，知道其昌將在五月五日動身赴漢，而爲了×原因，「知」一怒而去（或回）上海，氣憤之餘，在五月四日寫了那封告密信，寫好後立刻付郵：上海漢口間的航快，如果航行正常，當天可到，航平隔一日可分發，「知」所寄的航平，信封上不寫出寄信人的姓名地址，只能作平信寄，所以先其昌一天，於六月六日到了漢口。倘使「知」不住在南京或上海，消息就不會這樣靈通！既然斷定「知」住在南京或上海，而且很熟悉其昌和梅痕，那就好辦了。有兩個方法去「捉」這個「知」：第

一個是釜底抽薪法：準備大規模請兩次客，一次在上海，一次在南京（如果上海這次成功，南京那吹便可免了），把其昌夫婦兩人的「熟友」都邀到，只請男客，灌他們酒，約莫有七八分醉意時，就把話題引到不正常的男女關係上去，其昌自己只能假裝喝酒，冷眼旁觀，自然有人會拖出狐狸尾巴來的；第二個是十面埋伏法：買通黃媽，查明梅痕行動，注意來客次數、姓名、和時間。這兩個方法同時並進都可以，不過要密切注意：（一）萬萬不能讓梅痕知道其昌已經回來，——關於這一點，其昌周密設計，早預備下若干封寄給梅痕的信，航寄宜昌友人，請他按照排定日期和排定信號，陸續由宜昌發出；（二）萬萬不能讓東陽曉得其昌即是吳梅痕的丈夫，即使東陽知道了他的姓名，也不能讓東陽把他的姓名和他的面貌配合起來，否則戲法便玩不靈了。使行十面埋伏計時，也有一點要注意：管心這個「埋伏者」先被人家購買了去！

其昌一到上海，下了大東旅館，立刻填發請客帖子：名單早已起就腹稿，照錄便是：時間是五月十三日下午六時半；地點就在大東酒樓。此刻他的心緒非常鎮定，並非他忘情物外，却是沉着應戰。大凡一個人的慌張，往往由於手足無措而起；現在既有所措，就不必慌張了。至於喜、怒、哀、樂，到了某種程度，情感自然會齊住，會凍結；又在喜、怒、哀、樂的方向來決定以前，不知是喜？是怒？是哀？是樂？儘管情感內在地在煎熬，外表上是平靜的，正如一盤滾燙的油，浮而不見熱氣那樣。其昌的心即是一盤滾燙的油：它不久便要冒火

了，可是此刻尚未開！十三日晚上的宴會進行得異常順利。不但三桌客——都是其昌夫婦的「熟」友——全到了，而且在未坐席以前，殷克昌一進房間便大喊大叫道：

「其昌，聽說你到漢口去的，怎麼你又在此地請客了？你到底去了沒有？」

「好開切！姓殷的都不是好東西！他不是「一知」，定是「半知」；我須得下一番功夫，試探試探！」戴其昌心中如此想，嘴裏却說：

是呀，沒有去成功！

——沒有去成功？沒有去成功？那麼……這個……很好！很好！

「這個鬼一定是「一知」無疑！真叫做：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戴其昌一入席，就向殷克昌鬧酒；——自然，他各人都招呼，只在無形中把殷克昌當作目標罷了。殷克昌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呢？說來很簡單，他像一個癆病鬼，亦許果真是癆病鬼！癆病鬼而想追求少奶奶的戴吳梅痕，真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不量力，不度德！戴其昌越向他鬧酒，越肯定他是「一知」，因為剛在他那副驚訝的神氣：「沒有去成功？沒有去成功？」，以及未盡言的：「這個……很好！很好！」都證明他賊人心虛！既然獲得線索，就不再專談女人，只要追究這條線索便了。因此宴會很正當地結束以後，戴其昌邀七分醉三分醒的殷克昌到自已開的房間去「坐坐」。戴其昌又吩咐侍役開了「一瓶香檳，直抱口中不停嘆：『我不醉；我不醉！』」殷克昌灌得飄飄欲仙，而當殷克昌欲袖手未仙時，就把這幾句話拖住他脚，不讓他

老兄，結交朋友真不容易：東陽在你背後講壞話咧！

他媽的！這個東家小舅子敢說我老子的壞話！他講什麼？你說！你說！

老兄，何必生氣。怪我多嘴的不好，來，乾一杯！

我不乾！你說！你說！

你乾了，我再說！

好！就乾！你說！你說！

還是不說罷！

你這個人，賣關節，娘娘腔，牽絲攀藤！

我說！我說！你聽清了，他講的勾搭止了二位復靈齋的少奶奶開房間，上館子！

他說的？

他說的！

他這樣說的？

他這樣說的！

你這個烏龜王八蛋！

怎麼？我好意告訴了你，你反而罵起我來！

——我沒有醉！沒有醉！可是這條鬼孫子的舌頭有些不聽指揮：我要罵的是他，說出却
是你！哦！……這個……你不是烏龜，誰是烏龜？好一個天字第一號的大烏龜！

——囉！

——又說錯了，王八羔子（般克昌自己打了一下嘴巴子）！你再敢說錯。我要說：史東

陽是天字第一號的大王八！

——你罵他的太太……？

——誰要你的老婆？……哦，又錯了！我可沒有醉！誰要你的？不，誰罵他的老婆？大

斑麻子，狐騷臭，雌老虎！枉爲藝術家，檢中了這種老婆！無怪乎他要找野食了！……他弄

？不，你看：有朝一天，那個黃臉婆終究要吵到那隻鬼什子的金陵藝術專門學校去的！

——罵得痛快！再來一杯！

——我沒有醉，老兄！

——你沒有醉，所以再來一杯！

——好！照！

——其昌接近了他，好像很機密地，低聲問：

——他同那位太太……

——什麼「太太」？……

外 遇

戴其昌顏色一變，上排牙齒咬住下唇，幾乎發作，但立刻忍住了，嗤笑說：

——他同那個女人……

——開房間，上館子！

——不至於罷？

——我肚子裏清清楚楚有本賬，你願意不願意聽？

——談談也無妨啊！乾一杯，潤潤喉嚨！

——就來一杯，潤潤嗓子。

——那一筆賬……

他們在什麼時候勾搭上的？如何勾搭成功的？我都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此事……那第一筆賬不遠。……這個……我沒有……很好！很好！……我第一次看見他們健健進大華

影戲院，是在……對！今年二月二十七日。

——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健健進大華影戲院？

——是的，二月二十七日。隔了兩天，我又在禮查飯店達到他們；當天晚上，我到福昌

飯店去跳舞，他們也在那裏，兩人的屁股扭得好有勁！

戴其昌皺了眉，緩緩地說，彷彿自問自答：

——二月二十七，再隔兩天，那是二月二十九？

——正是二月二十九。當天晚上他們有沒有在牀上跳舞？我可不知道。不過……

——不過？

——三月七日……

——三月七日？

——三月七日，我的的確確曉得他們在中央飯店二百十五號房間裏過夜。

——你打聽得這樣詳細？

戴其昌不禁立了起來。

——不是「打聽」，却是「釘梢」：不瞞老兄說，我也愛那個雌兒，無奈給老史攔尾先登、「登」了去！那夜他們住二百十五號，我住在隔壁二百十六號：自然，我知道他們，他們不知道我！

——你「釘」得痛快！

——「痛快！痛快！」杯中空空！

戴其昌再坐下去，道：

——痛快！痛快！連乾三杯！

——三杯就三杯，我怕你？我並沒有醉！

——我也沒有醉！好！來！

外

酒

何需三杯？第二杯尚未喝完，殷克昌早倚沙發睡着了。戴其昌接過他手中將壓未壓的杯子，看他一眼，長長地嘆一口氣。他想他一拳可以送這個癆病鬼一命歸陰；但是，何必呢？天鵝肉始終是天鵝肉，癩蝦蟆始終是癩蝦蟆；他的正真的敵人是史東陽，而不是殷克昌；——固然殷克昌也不是好東西。他燃了支香煙一面抽，一面想：這次釜底抽薪計德伴迅速成功，就不必再使十面埋伏計，不過仍得考慮下一次的步驟。他約莫想了半小時，望一望手錶：晚十一時。他忽然立起來，按呼人的電鈴。他吩咐進來的侍役道：

——我乘十二點鐘開的特別快車回南京，你把賬給我算清了，再給我僱一乘出差汽車，行李拿下去。這位先生（他指着殷克昌）已經睡着了，莫去驚動他，反正今夜的房錢我已付了。到明晨他問起我時，只說我走了，不必告訴他：我上南京。

——是！

不多一刻，戴其昌已經坐在頭等車箱裏。他並未購臥車票，深知今晚興奮太甚，無法睡。他很氣憤，梅痕對他不忠實；然而，然而，「商人重利輕別離……」，他也得負一部份的責任。何況他自己爲了生意場中的應酬，早已對梅痕不忠了不止一次！而且美人是世間寶物，一切寶物都能引起盜賊的窺覷；否則「金屋藏嬌」，有了「嬌」，何必「藏」呢？他只怨自己的疏忽大意，對於此次事變，幾乎是罪該應得！當他回想到「一、二八」困難時間的綺麗風光，何忍使梅痕受過度的委屈？他憤恨，憤恨那「顛」藝術家史東陽！他想像史東

陽是一個中等身材，小白臉兒，戴了黑色蝴蝶大領結，穿了皮甲克，長頭髮，三分流氣，一臉子的吊兒郎當。因為中國的西洋畫家——史東陽大概是西洋畫家——老是這個典型，畫得好不好倒在其次，太黑領結不可不戴，非此就不成其為藝術家了！他恨這個藝術流氓，——這個「藝術流氓」並非「藝術紳士」的對稱，不足引以為榮，——恨，恨，恨之入骨！他要報復，可不是太平凡的報復：他想懲罰梅痕，却不要正面的懲罰。他思索了半夜，總得不要滿意的答覆。直到車過鎮江，他纔恍然大悟，研究出一個辦法來。他的神經像漲緊的弓弦，特然一放鬆，就昏昏入睡了。

他一到南京，先找一家雜蘆蓆營甚遠的小客棧住下，休息了半天。然後上街尋一印名片的店，和店員商量，只印二十張下列的名片：

漢口翰芳中學校長

邵 琪 昶

江西九江

名片須印三天，其實半小時便可印好，不過店中規矩如此，非三天不印，——戴琪昌在

外

過

五五

客棧裏蜷伏了三天。第四天上午，他去取了名片，——店員在背後笑他吝嗇，名片只印二十張，他也不管，——逕到八府塘金陵藝術專門學校來拜訪史東陽教授。不巧史教授不在校。戴其昌在門房裏買了一本金藝雙週刊，裏面恰巧有教職員和同學的題名錄，查到史東陽是法國留學生，西畫系主任。而那個門房，因為戴其昌不但作成了他一筆小生意，而且還請他抽支香煙，覺得戴其昌——不，邵琪昶，——和藹可親，就願意同他稍爲擺一擺擺門陣：

……不瞞邵校長說，自從今年二月起，每逢星期四，史教授總在外面過夜的。年輕人，又沒有娶親……嘿！嘿！嘿！嘿！

——那麼，我明天再來。

——好的！好的！邵校長的名片我一定送到！

——謝謝你！再會！再會！

——好說！好說！勿送！勿送！

在回客棧途中，戴先生任意翻閱那本金陵雙週刊：學生總數只有二百二十人，教職員中，什麼「長」，什麼「主任」，應有盡有，正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史教授史東陽在這冊子裏發表一篇論說，祇有兩三千字長短，題目却是「藝術家的人生觀」。

——呸！藝術家的人生觀！藝術家除了軋妍頭，還有什麼人生觀！

他就懶得讀下去。

第二天，戴其昌和史東陽在金陵蘇專的會客室裏見了面。最初的一剎那，大家心中有些震動：在戴其昌這方面，仇人相見，份外眼紅；在史東陽這方面，因為「邵琪超」三個字的讀音，不由自主地聯想到「戴其昌」，就難免有動於中。然而，大家立刻恢復鎮靜。戴其昌走上一步，含笑問：

——這位是史教授？久仰！久仰！

——這位是邵校長？久仰！久仰！

史教授伸手給戴先生，握了一握，將客位讓出，說：

請坐！請坐！

——不敢！不敢！

——坐了可以領教！

——告罪了！

——工友，倒茶來！

戴其昌一聽他喊「倒茶」，就立刻掏出香煙匣子，打開了，說：

請！

——我有！我有！

——一樣的！一樣的！

說着，彼此還睜一番：戴其昌只見史東陽果然中等身材，小白臉兒，大領結，長頭髮，外加差肩架（左肩高於右肩），望人時不正眼看；史東陽却見戴其昌，——不，邵琪昶，——西裝筆挺，儀表大方，那隻香烟匣子是白金的，道地來路貨，香烟也是上等貨，這個傢伙手頭大概有幾個子兒，不妨拉攏拉攏！——大家心頭打算，口中繼續談話。

——邵校長這番來京有何公幹？

——報告史教授：敝校是華僑開的，敝校董會董事長就是蟻光炎蟻先生。那麼，華僑辦的學校為何不開在上海而開在漢口呢？那因為在上海，已經有許多規模俱備的中學了，不必錦上添花；而在漢口，這種中學還沒有。不是鄙人誇口，敝校經濟充足，設備完全，數員的薪水照武漢大學教授的薪額發給，所以請得到好教員。哈！哈！哈！

——兄弟十分敬佩！

——言重！言重！鄙人這次進京，一方面，有些事情與教育部接洽；另一方面，就是：——

——邵校長有何見教？

——敝校教務主任黃先生，也是一位留學生，因為母親，懇切辭了職，回到福州去了。鄙人久仰史教授的大名，所以斗膽拜訪不知史教授肯否屈就？

——不聽……

——待過依照武漢大學系主任的薪俸致送，外贈旅費三千元。

——不過兄弟毫無教育行政經驗。

——那是客氣的語，務請幫忙！

——請邵校長讓兄弟考慮兩三天，好不好？

——當然可以！不急！不急！今天鄙人斗膽邀史教授到六華春去小酌幾杯！

——那裏的？邵校長到南京來作客，這個東應當讓兄弟做來！

——鄙人心儀史教授已久，小酌三杯，正好表示敬意，那裏有反而讓史教授破鈔的道理

——邵校長太客氣，却之不恭，兄弟只好老實了！

——正當如此！

——那麼，請！

——史教授先請！

——邵校長是客，邵校長請！

在六華春，一個存心排闥，一個蓄意「承歡」，兩人一見如故，很談得來。那天盡歡而散。

此後，戴其昌——不，邵琪起——天天去找史東陽：上餚子，聽清唱，叫條子，昏天黑

地，攪得火熱。史東陽引戴其昌為知己，相見恨晚！史東陽吃得玩得不過意了，費了多天的

勁，然而還請一次，總覺不如！

有一天，那在兩星期以後，戴其昌一時冒失，上大華影戲院去，幸而不與史東陽爲伴。他看完出來，在中山路上，有人喊他：

「喂！其昌！」

其昌回頭一看，糟！是他的太太！她從兄弟商店出來。

——你說去宜昌，怎樣在此地？

——我剛回來，親愛的，我剛回來！

——你的行李呢？

——寄在車站上。

——爲何不預先通知我？

——給你一個 Surprise

婦報之以微笑。爲了這個微笑，當年戴其昌和他的情敵們血戰一場；也爲了這個微笑，今日第二次大戰又起。可是，未結婚以前，戴其昌爲這個微笑而昏迷；既結了婚，驟則他還愛這個微笑，可沒有爲它神魂顛倒；必待今日知道她有了外遇。這個神祕的微笑又恢復了當年的轟動能力；戴其昌一陣心酸，幾乎掉下淚來，他們邊說邊走，直走回蘆蓆營家裏，情濃意密，有如一對新婚夫婦。晚上，他告訴她？

歡迎？

——我新近交了一位朋友，意氣相投。我想於明日領他到我們家裏來吃晚飯，你歡迎不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當然歡迎！

——不過，他第一次來……

——我知道，菜預備得豐富一些。

——對了！我的聰敏的小寶貝！

——少肉麻！

她笑着擰了其昌一把，擰得其昌低低叫痛。

明天，他們起身很遲。喫過早點，戴其昌托故去拿行李，溜了出去。他先到金陵尋專找着史東陽，——現今他可以不用經過傳達，一直跑到宿舍裏，——向史東陽說：

——老史，今晚我有位好朋友請我喫夜飯，我打算拉你同去。

——好啊！幾點鐘？在何處？姓什麼？

——不用問，我來領你去。

——好！準定如此！

——我六點鐘來找你。不要忘了，跑了出去！

——不會！不會！

此後，他上客棧取回行李，送到家裏。他的太太在廚房裏大忙而特忙：原來賣媽只會燒些家常菜；若要請客，須得太太親自動手。他就去幫忙，太太推開他：

——走！——不要你幫忙！你愈幫愈忙！

——我至少會洗洗碗盪碟子！

——讓賣媽去洗！你洗，保闖禍！

——我洗！我洗！

他洗滌還不到五分鐘，一不留神，——他眼望了太太，——一隻碟子掉在地上，跌得粉碎。太太便埋怨他道：

——果真闖了禍！快快看你的書去！

其昌不敢做聲，一溜烟溜走了。中午，主菜齊備，放入冰箱。其餘的菜，黃媽會做。夫妻兩人吃過飯，到國民大戲院去看電影。電影散後，梅痕先回家，作最後的準備；其昌去領那位客人，先在馬路上渡了一個多鐘頭，然後再去八府塘。他一腦心中計劃如何如何。進了金陵縣專，他先請門房打電話僱一輛汽車，再入內找東陽。和東陽聊天，一刻鐘後，門房來說：

——邵校長。汽車已在大門口了。

——謝謝你！

——我們坐汽車去。東陽驚奇地問。

！這得很！坐汽車去。

史東陽肚中在想：「既然這得很，何不坐公共汽車？真是闊少！」其昌也在想：「坐了小轎車，不怕你中途溜掉！」拉開汽車門，其昌吩咐車夫：

——蘆蓆營！

史東陽吃了一驚，却不敢問，有些不安。從八府塘到蘆蓆營相當遠，東陽的不安依照距離的縮短而增高了。車子由大路轉進小街，那就是新住宅區的蘆蓆營。車子開慢了，車夫等待其昌的命令。

——停！其昌。

我的天！車子停在七號門口一點不錯，定規是七號，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史東陽驚出一身冷汗！不過，這是惟一的替解，梅痕明問告訴他：「戴其昌上宜昌去了，有兩三個月耽擱。」這個人是邵琪親，而不是戴其昌；亦許邵琪親也認識梅痕，所謂「好友」也者指的是她：如此想來，史東陽心中稍爲安定些。安定了不到一分鐘，心又跳了：戴其昌泰然按七號的電話。黃媽出來開門，一見少爺和史先生同來，料知不妙，想趕緊進去通知少奶奶，戴其昌思想更靈敏，從腰包中掏出一張鈔票，遞給黃媽，說：

——黃媽，你去買一聽大前門來！

黃媽心中雪亮：「什麼大前門，大後門。活見鬼！家裏有的就是香烟，還要買？明明是支我

出去！」可是，她又不能說：「不！」戴其昌領史東陽到客廳裏坐下：——說到：「領見史東陽用得着戴其昌領麼？面子上不可不如此！梅痕還未下樓。戴其昌仰首喊道：

——梅，客人來了！

「好親熱，單喊一個「梅」字？」史東陽如此想，難免有些酸。

——昌，我就下來！

「好極！好極！一個是「梅」，一個是「視」！難道她不知道我來麼？還是故意做作給我看的？我倒要問個明白！」可是，史東陽不能當面問，也不敢管戴其昌的面調。梅痕嫵媚地從樓上下來，口中還問：

——是那一位貴客啊？

她的鏗脆的嗓音直打人兩個男子的心窩。她走到樓梯最下的三分之一時，望見客廳裏的人：一個丈夫，一個情人！什麼一回事？什麼一回事？她呆了，若非抓住欄干，她就要搖搖而墜。戴其昌裝作不知這，但搶上樓去，挽了梅痕。一半扶，一半拖，挽她下樓，步入客廳，口中說：

——我來和你們介紹：這位（另一手指着東陽）是史東陽教授，法國留學生，金陵藝術專門學校西畫系主任。這位（他把梅痕攆得更緊些）是吳梅痕女士……

史東陽眼巴巴等待下文。戴其昌繼續說：

……內人。

青天霹靂！史東陽裝傻，企圖萬一：

——嫂夫人？

——是，內人！

——那麼，先生是……

——戴其昌！

——邵琪昶！

——翰芳中學校長？

——翰芳中學校長！

史東陽都墜入五里霧中：梅痕不知道戴其昌搖身一變而為邵琪昶，正因為讀音相同，她把「邵琪昶」也認作「戴其昌」，然而從什麼時候起他當了校長呢！東陽只知道梅痕的丈夫是戴其昌，今天邵琪昶冒充梅痕的男人而梅痕並未否認：這是什麼一回事？因為，依常理推測，邵琪昶不會就是戴其昌，否則的話，除非戴其昌不知道東陽和她的關係，知道了，豈肯和平招待？假定戴其昌不曉得他們的苟且而和平招待東陽，戴其昌何需乎假名？總之、悶葫蘆一個，至於戴其昌此刻的心緒，大似貓玩老鼠，腳爪稍為鬆一鬆，老鼠連忙逃走，以為得生了，却不知貓的爪又從天上蓋下來！終究還是這隻「貓」打破了傷局：

外 遇

——大家請坐！

大家坐定後，戴其昌自己敬茶敬烟。原說這是主婦的任務，但是此刻輪梅痕有脚力走動麼？

——黃媽呢？梅痕有氣無力地問。

——我差她出去了，就回來。親愛的，你要什麼？

——我不要什麼！

在紅樓夢裏，王熙鳳挖苦裝腔做勢的婦女：蚊子叮咬的纔是美人。梅痕是美人！此刻有些蚊子叮咬，却非裝腔做勢，而是實逼至此，沒可奈何？戴其昌要笑，要縱聲笑，要哈哈大笑，要十萬八千個汗毛孔都在顫動地笑；可是。只能笑在心裏，笑了出來，戲法便不靈了，至多只能在嘴角掛上微笑。這時，「說到曹操，曹操就到」，黃媽回來了，手中拿着一聽香烟。她懷着鬼胎探進頭來，只見少爺、少奶、史先生三人規規矩矩在客廳裏，並未打得落花流水，心下大定。梅痕一見黃媽回家，心中叫聲：「慚愧！救兵來了！」口中說：

——你們坐坐，我去指揮黃媽開夜飯！

——也好！

——有勞邵夫人了！

「死鬼！」害人精！梅痕想，竟狠狠地瞪史東陽一眼，以為丈夫沒有注意，丈夫却看到了，肚子裏在暗好笑；在席上，戴其昌有說有笑，極力打破冷冰冰的局面，於是空氣逐漸緩和，

因爲：從戴其昌的行動上觀察，他似乎不知道吳梅痕和史東陽的戀愛故事，因此吳史兩人略放心。史東陽畢竟男人膽大，接連飲了幾杯，話匣子就打開了。梅痕見他們兩人杯酒言歡，毫不仇視，更覺膽壯。其昌蓄意灌東陽的酒，灌到八、九分而止。就一般情形看來，宴席的下半成續非凡，大家感覺痛快，儘管各人的痛快不相同。

吃完晚飯，黃媽收拾碗盞。各人散坐着，飲牛奶咖啡。戴昌其一口氣乾了一杯，再來一杯。史東陽學他的樣。只有梅痕不多飲。各人燃起香烟，緩緩地抽。其昌在烟缸上碰去了香烟灰，頭仰倚在沙發背上，徐徐地說：

——蘇東坡有一首詞，我很喜歡，它開頭就說：「人生一場大夢，世事幾度秋涼」；好悲壯！對，人生一場大夢！豈但是一場大夢而已，簡直在夢中做戲。

他頓一頓，望望梅痕，望望東陽。梅痕比較機警，直覺地感覺不妙，可料不揮其昌的文章事做得何處去，東陽是老處，讀別字的壞子，假使他見了「蘇東坡」三字，準讀「蘇東坡」！——唯唯否否，不懂其昌別有所指。其昌放下半節香煙，立起身，走到梅痕面前，握了梅痕的手，輕輕拉她起立，可不放糖的手。他如法泡製，又執了東陽的手。他左手握着梅痕，右手執住東陽，繼續道：

——人生在夢中做戲，而今晚的戲你得最高明。梅，妳不必抖！老史，你不用變色。你們兩人是老相識，而我像模像樣地爲你們介紹，你們像模像樣地接受；演得逼真，真好

！真妙！叫你們不要抖，你們偏愛抖！抖有什麼用？與其今日抖也抖，當初何必偷也偷！我到宜昌去，當翰芳中學校長，都是假的，都是劇中應有的情節。老史，我不姓什麼「台甫」，台甫的「台」，右邊加一個「邑」字偏旁；我姓不共戴天之仇的「戴」，我就是戴其昌，吳梅痕的丈夫！你鬼也鬼，吃了老子的漱口水！不錯，算你有眼光，吳梅痕值得追求；無奈你晚了一着，她已是我的人了！若是你只貪快樂，不肯負責，專門在有夫之婦的羣裏兜圈子，天下沒有這樣便宜的事！我是愛梅痕的，而且很愛她；不然的話，今晚不會這樣和平而談？你們或許要想——問是不敢問的——我如何會知道你們的好事。那是……（戴其昌頓一頓，想：「不必太便宜殷克昌那個傢伙！」）那是你們的朋友殷克昌告訴我的（史東陽果然咬牙切齒）：我人還沒有到漢口，殷克昌的匿名信早在璇宮飯店等我了。信箋上別無所有，只畫了一隻大烏龜，下面附了四句詩：

其昌其昌，

汝妻爲娼！

欲知細詳，

可詢東陽。

「娼」字下得太重，梅痕，你以爲如何？可憐的寶貝，除了偷漢子之外，你只懂抖！所以

天我要詢問東陽：你們的經過如何？

……
說啊！

……
耗子的膽量，偏要做獅子纔配做的事！幹都幹出來了，還不好意思講！

……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老史，大概你還有幾分天良存在！你既不肯說，想來梅也不肯說的了；讓我來代替你們，只舉幾個例：今年二月二十七日，你們雙雙在大華看電影……
：對不對？

……
——不做聲，那是默認了！同月二十九日，你們雙雙在禮查吃中飯，當天晚上在福昌跳舞：是不是？

——不否認，顯然是真的了！三月七日，那更嚴重了：你們兩人在中央飯店開了二百十五號房間。幹什麼抖？不要抖！不要抖！不需要這麼抖！你們不知道另外有個人，神不知鬼不覺地，住在你們的隔壁二百十六號房間：這個人便是我！不要抖！問你們說不用抖？而且

還帶了手鎗……唉，親愛的，你抖得這般厲害！想坐罷。大家坐了講，也好！……幸而那天我理智克服了情感，沒有鬧出事來！至於今晚我有手鎗？回頭等待事實來證明，哈！哈哈！哈！

他又起立，又着腰，站在史東陽的沙發前，一個字一個字地說：

——現在到了結論的時候。青是青，白是白，我向來不喜歡拖泥帶水，尤其在男女這個問題上。如果你們真誠相愛，我很願意成全你們。老史，你坦白告訴我：最初你追求梅痕，有沒有存心娶她？

她中止了抖，仰起直到此刻俯下的頭，盯視着東陽。其昌背上沒有生眼睛，自然看不見；但是他的靈魂却看見了。他預料第二次勝利在望，而且這是一勞永逸的勝利，只須逼東陽：

——說啊！

——你說！你說！我不見怪你！

——爲何不說呢？老實告訴你：今晚我並未帶手鎗，你放心說好了！

——你看！你這個人一點良心都沒有！剛才我以為你還有些，我說錯了！老實說，假使不是我戴某人，你還會太平地進來，太平地出去麼？

——我的確感激你！

——既然感激我，爲何不回答呢？你會否打算娶她？

這時，史東陽站了起來，梅痕也跟着起立。史東陽囁嚅了幾次，然後鼓足勇氣，一連串地說

——你這樣坦白待我，我也應當坦白待你：這件事，我幹差了，求你原諒！若論輩初，我並不打算娶她！

其昌回過頭來，微笑着問：

——梅，你聽清了沒有？

她漲紫了臉，搶到東陽面前，左右開弓打了東陽兩下耳光，罵道：

——混帳！

又翻身奔過去開了客廳門和大門，厲聲叱道：

——滾！

於是立在光明之下的梅痕和其昌目覩東陽消失在黑暗中。

涪陵，烏江，崩渡坎；三三、八，一四。

外

遊

茶 苦

——嗟彼茶苦，甘豈如薺？——

余東萊教授和他的夫人余楊碧如呆呆地對坐着，不做聲，各自想各自的心事。飯桌上放着幾隻空碗，碗中剩餘些不見油花的汁或湯，面上浮着幾片菜葉。另有一隻比較大的陶盤，內中盛着三四隻烘熟的山芋。停了一忽，女傭人黃嫂進來收拾東西，嘴裏叨着：

——真倒霉！頓頓吃山芋！買不起米，偏要撐面子，飯和雜糧纏了吃！難道我們做傭人的人不是人？主子有飯吃，雖則只吃一碗飯，我們只配吃山芋！這批「腳底下人，硬是要不得」！

她說話的聲音相當高，當然是說給主子們聽的。余教授正待發作，忽見太太雙眼偷淚，只得忍耐住了。想了一想，不禁直笑出來。碧如問他爲何笑？他說：

——李太白寫的是菩薩蠻，我所逢到的是「婆娑蠻」！

——咄！過這種日子還要窮開心！我看你一輩子做畜獸子是做成了的！

碧如嚶的一聲哭了，疾趨入房，再不出來。余教授覺得掃興，真的，近來太太過度「散

文化」了，全不似當年他揷住了她的蜂腰，低聲共誦歐陽炯的浣溪沙：

——相見休言有淚珠！酒闌重得敘歡娛，鳳屏鸞枕宿金鋪。蘭麝細香聞喘息，綺羅纖縷見肌膚；此時還恨薄情無？

那時的碧如是天仙，是化人，婉約綺媚，舉動咸宜；詩意多麼濃厚！而今……唉！而今一開口便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他希望碧如還是碧如，莫使碧如變作了柴、米、油、鹽、醬、醋、茶！而且當年的碧如綽約處子，肌若冰雪；現今卻眉顴腰粗，舉止遲鈍，全不是曠昔風度！「書獃子」！「書獃子」！——做了書獃子便怎麼樣！一頓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樂；這不是大聖大賢的行爲麼？「書獃子」！「書獃子」！做書獃子豈不勝似做柴、米、油、鹽、醬、醋、茶？余教授越想越氣，而所以生氣的緣故，因為：「書獃子」這三個字，在余教授思想中是一個清高榮譽的名稱，而在余太太心目中却變成了「無用之人」的別名！他越想越氣，正在生氣的當兒，偶然望了手錶一眼，看見長針指在12上，短針在12上，他微微一驚，立起身道：

——哦！幾乎忘了開會！

他向房內高聲道：「我到學校開會去」！但是碧如不睬他，不回答。他只得牙癢癢地，嘖咕着：「柴、米、油、鹽、醬、醋、茶！柴、米、油、鹽、醬、醋、茶！」終究大踏步踏出門去。在途中，兩句古人的詩奔赴他的腦海：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盡還復來！

不禁吟了出來，而且說，勝利地說：

——「呼！『書獃子』！『書獃子』！有朝一天書獃子得了發……呼！你們看罷。」

他所起的是教職員聯合會，是友四大學中最龐大、最有力的「在野集團」。今天所待討論的各問題以「如何維持教職員最低生活」為中心。余教授本來不打算出席的，——哦！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只因為太太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太太委實是可怕了，而且，——說句私話，——余教授這幾天爲了常吃烘山芋，患了大便秘結，由大便秘結引起痔瘡，痛苦非凡；他不得不低頭！何況這幾天米賣到二百零五元一市石，五斗米便是一百零二元五角；他不肯折腰也只得折腰！他深深嘆了一口氣，走進會場。

平常教職員聯合會開會時，出席的人是不會踴躍的。今天却到了全體三分之二以上；大概意見儘可人人不同，而肚子饑餓的苦楚是一樣的，所以不約而齊了。雍克昌當了主席，很簡短地報告了一番，立即宣布討論提案。提案共有十四件，都齊齊疊疊抄在黑板上，而第一項便是米貼；原來因爲米價飛漲的緣故，學校中員生以及機關中公務人員難以維持生活；如果家中人口一多，——不必十分的多，——薪金所入還不夠買米！所以發給米貼，以資

彌補。可是，各機關，各學校都發了，惟有友四大學不發，友四大學的教職員當然震怒。第二項是教授級別問題：教育部體念教授辛勞，頒布了大學學院教授講師待遇章程，最高級是月薪六百元，友四大學歷年教授的薪金原是很低，抗戰以還，數度加薪（以二十元爲一級），仍舊最高薪只有四百元：倘使與部頒的章程一比較，友四大學第一級的教授難免要降到六七級裏面去：這是物質上的不公平，也是精神上的不公平！第三項是跟了上一項來的：萬一薪金不能提高到部頒的數目，就是說校長不願遵行部令，至少也要請求依照目前薪額十足發給。這三個案子是中心的中心，所以討論得好久，也很緊張。對於這三個議案，原則上沒有人不贊成的。只在實踐手續上意見分歧。討論到差不多時，萬夫雄萬教授忽然提出：

——假使校長不尊重我們的意見，不肯執行我們的議決案件，我們便怎麼樣？

——全體罷課！

——大家走！

——向教育部請願！

……

好像一陣狂風暴雨，鬧得天翻地覆。余東萊心中自有一種見解，却不肯說出來：他覺得校長不以同人生活爲重，不遵行部令，是不應當的；而在教職員方面，爭固然可以爭，爭而至於以罷課要挾，在抗戰時期，這種舉動似乎不十分「漂亮」。總而言之，雙方的爭執都是

爲了柴、米、油、鹽、醬、醋、茶，而最使教授頭痛的便是這些開門七件事！他溜了出來，仰天長長呼吸了一口氣。他自言自語地說：

——啊！無恥！無恥！真是無恥！

誰是無恥？是校長？是教職員？還是余東萊自己？余教授並沒有說明，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甚了了。他在外講立了片刻，隱隱覺得痔瘡痛，——在會場裏時，蹲則坐着，不宜於痔瘡，却因精神貫注在討論的問題上，所以不覺得，——由痔瘡痛而聯想到烘山芋，想到了烘山芋，柴、米、油、鹽、醬、醋、茶立刻追蹤而至，使余東萊教授不得不捺了憂傷的心重新回到會場裏去。這時「對付校長」（假使他不肯執行議決案）的辦法已經討論終結，——余教授並未打聽是什麼樣的辦法，——接着討論第二項：教授級別問題。這個問題又是很嚴重，很複雜。校長自己支的是一級校長的薪，而在他手下的教授們只支六、七、八、九級的薪！論學術，論資格，這批教授並不輸任何中國大學裏的教授，那麼，他們爲何受這樣刻薄的待遇呢？而且，一經級別，終身註定，將來即使這班教授脫離友四大學，因爲級別太低，決無「高」就的希望。所以，爲目前，爲將來，這些教授先生們必定要據理力爭的。這番的討論，比商議上一項案件是更熱鬧，更激烈。余東萊頭痛如劈，忍受不了，只得拋棄了這透的柴、米、油、鹽、醬、醋、茶，遷就那邊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就是說：早早過席，回家讓太太去！

實際上，余教授怕見太太，她口口聲聲稱他「書呆子」，太刺耳。可是，太太總是太太，與其他聽別人的柴、米、油、鹽、醬、醋、茶論，還不如聽自己太太的；——可憐這雙小雲雀不再囀「生命的頌歌」，而降為「現實」的囚犯，揣揣了開門七件事做幌子！余教授畢竟看太太的一副赤可奈何的神情的臉；他自己想想：自從這位如花似玉的楊碧如女士嫁了他這位窮教授以後，她過了些什麼樣的好日子？艱苦困難的生活把她磨折成一個半老徐娘，究竟他對不住她；即便她說他幾聲「書獃子」，洩洩氣，也是需要的。他想到此，一陣心曠，潸然欲泣。

余教授準備看太太的抑鬱的臉，却出乎意外，余太太含笑迎接他。她說：

「小菜，我做了一件快事！……」

論年齡，余東萊教授比他太太大九歲，論體重，他有一百六十餘磅，他的太太只有九十幾磅；所以「小菜」這個稱呼裏的「小」字沒有着落，——除非她表示親熱。凡是一位女士愛上了一位男士，當她熱情奔放而無第三者在一旁時，她有權變更她的愛人的名稱，隨意以「貓」、「狗」、「豬」、「羊」、……呼他，或在名字上加以「小」字，或加一「大」字。——如果耗子不是高天賦的動物，那麼，一班因困難而入川的小姐太太們必定要喊她們的情人或丈夫：「我的小耗子」了！自從柴、米、油、鹽、醬、醋、茶生插入余教授與余太太之間以後，不聞「小菜」之語者幾兩年矣，今日忽然從天外飛進，余教授焉得不受寵若驚

呢？他連忙用同樣的音調回答：

「我的碧，什麼快事啊！」

「碧，我把黃嫂辭掉了！」

「碧，你別說！」

說起黃嫂，她確是一個大問題：她的脾氣之壞，壞到極點。當初因為余太太產後不能動，所以除了不得不用奶媽之外，忍痛再用了黃嫂；又因為出不起比較大的工資，無法聘請來代替黃嫂。然而用黃嫂一天，就是對付她一天，否則便得忍耐一天：人家開門有七件事，余家却有八件：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外，再加上黃嫂！倘若黃嫂不起，連舞孃都要給她帶壞了。余教授早就想辭退她，可不方便啓口，因為沒有足夠的錢去找替身，而太太產後比滿月不久！現今太太毅然決然自動驅逐黃嫂出「家」，豈是雙重的快事！三不過，碧，她的工資呢？

「唔！算清了！」

「我的碧真能幹！」

余教授一把拖住了太太，正待吻她。她漲紅了臉，推開了他，低低地說：

「當心奶媽！」

余教授不禁有些悵然，但是她已經溜到房裏去了。他跟着進去，只見她抱着小女孩子迎

他走來。他就她懷中吻了嬰兒的額，很感動地，用着微抖的聲調說：

——祝頌她將來像她母親那樣的美，那樣的飽幹！

——祝頌她將來像她爸爸那樣，變爲一個書呆子！碧如笑着說。

當晚太太親自上灶，煮了幾色菜，「牙擦」一番，慶祝「禍根」的拔除！

黃嫂一走，一切仰賴余太太親自動手，奶媽呢，專管小孩，無暇顧及；余教授呢，叫有心有餘而力不足，他五穀不辨，斤兩不知，什麼事情都不會做。然而廢物尙得利用，何況一位堂堂大學教授呢？聰明的太太就支配他洗滌碗盥，而有「屈」奶媽入灶腳燒火。太太再三叮囑他，在洗碗盥的時候，千萬不要眼望了青天，口中背誦詩句；因為「碗」「詩」不兩立，居今之世，物質食糧重於精神食糧，詩歌估錢！他戰戰兢兢聽從了，居然沒有闖禍。

黃嫂走後第三天，上午，約在九小時左右，余太太正想問她何事，尙未開口，黃嫂便不問情歸來，背後還跟了兩個不認識的「婆媽」。余太太正想問她何事，尙未開口，黃嫂便不問情由上前一把攔住余太太，問余太太爲何扣她的工錢，余教授立起身來，喝問原因；大概余教授在教室裏，嗓子尙算宏亮，此時又氣又急，葛葛得得，說也說不清楚；凶狠的黃嫂和婚敵同黨根本不把他看在眼里，「口」聲聲稱他「山芋先生」。他喝問了半天，急出一身汗，方才明白：原來他的太太以陽曆來計算工資，黃嫂只知道用陰曆，這其間不知如何上下了一天工資。照余教授的主張，這一天的工資，所差無幾，補給了黃嫂，就完了。無奈余太太受黃嫂

的氣委實受够了，此次決不讓步。於是雙方越鬧越響，幾乎有動武之勢。此刻奶媽聞得室中人聲嘈雜，抱了小孩出來看熱鬧。黃嫂一見小孩，眼中出了火，拋了余太太。向奶媽直衝過去。想抓住嬰孩望地下摔。余教授睜出她的毒計，用了莫大的氣力，擺脫另外兩個婆媽的糾纏，勸黃嫂拚命擡去，把黃嫂向側邊撞過一尺三寸三分，因此救得嬰孩的小命。那個奶媽吃了一驚，自動地躲入房中，而且把房門緊緊閉了。黃嫂眼見策路失敗，又給余教授撞了一下，認為吃虧太甚，便一個老子、「個老子」地大罵起來。其餘兩個婆媽幫着黃嫂，彷彿三個軸心國家，大張雄威，把余教授的長衫拉下大襟一片，把余太太的衣袖完全撕光，而且抓傷了她的手臂。正在不可開交的當兒，余家的鄰人，也是友四大學的教授，聞聲而至，勸戒不開，就去喊了兩個校警來。荷槍的同志一到，刁惡的黃嫂反而說余教授夫婦打他們。幸而這兩個校警不是瞎子，一眼望去，看出真相，立即把他們三人押送校警室，問了一通口供，再解送她們到鎮上的警察局去。

到了那天，余教授親自到警察局裏去辦交涉。不料警察局長是黃嫂的同鄉，反而調斥余教授一頓，私下把黃嫂等一行人放了。余教授抱了撞天的冤屈，回校向同事們一講，激怒了眾憤。校方立刻具備公函，由學校當年法律顧問律師當面交給警察局長，直捷了當警告他：校方預備向地方法院提出訴訟，黃嫂等三人和警察局長自己是被告，如果傳提時缺少人推他，警察局長是問。這麼一來，警察局長——這個糊塗虫！——方纔知道余教授有些「來歷」。

，不由得着急起來，連忙改變口風，向「修大律師」解釋「誤會」，拍拍自己的胸部，「定要捉到「在逃」的「凶犯」，並託「修大律師」向「余教授」道歉。黃嫂始終未曾捉到。從犯兩人，只捉到一個，她是跛子，而且在三人中她是最醜的一個，這也許是被捕的原因。她在局裏被押了兩個星期，結果還是放了，總算給余教授夫婦出了三分之一口的氣！

余太太的體質，本來就不十分強壯，而當她做產的時間，又受了若干次虛驚：她產後第二天便達到空襲，幸而那家醫院有防空洞，護士們把她和新生兒抬進洞去了；此後第四朝，第七朝，第十朝，第十三、十四朝都有空襲。產後一個月內，她並未服什麼補品，因此種種，身體弄得更弱了。這番她在勞動了數天之後，又經黃嫂一氣一嚇，再也支不住了，病倒在床。她病倒在床，可苦了余教授。在一個米珠薪桂的時候，莫大的幸福便是不生病。譬如說，不幸患了四川最流行的虐疾，多少是惡性的，單吃奎寧丸尅不住，勢必要服奎諾百司母藥（Quino-Plasmoquine），每粒三元，每次至少要陸續服完一瓶（十二粒）；病情劇烈的，還得注射六〇六或九一四。藥的價目至少比平時漲三四十倍，醫生的診費依比例增加！不題，米貴了，可以吃雜糧；醫藥貴了，病人却不能等死！余教授的月薪是三百四十元，以五十元為生活基金（不打折扣），餘下的二百九十元須打七折；兩合計洋二百五十三元，扣除所得稅，純餘二百五十元。余家每月的開支：房租五十元，（共租兩間，每間二十五元），奶媽五十元，吃米六斗（成人每月兩市斗）約一百零二元（以平均每市石一百七十元計

算)：合計二百零二元。若在收入項內除去此數，只剩四十八元：余教授要拿此四十八元去買煤、水、鹽、油菜等等，而豬肉漲到二元六角一斤，——聞說上海的豬肉更貴，已經超過三元一斤！如何再生得起病？但是太太既然生了病，如何可以不醫？何況在余教授的心目中，總覺得自己是「書獃子」不懂得讚狗狗，不懂得貪污，以意一貧如洗，累太太吃苦，甚至於害她積勞成病；如果再不同她醫治，那是太無天良了！然而……唉！然而，說到醫治，唉！這筆醫藥費從何而來？他想向同事中去移借，但是誰還有餘款呢？說出來也痛心，同事中不如他的人正多啊！假使有家八口之家，八個人中有兩個大孩子已進中學，——中學裏的費用比國立大學裏的費用昂貴得多（國立大學裏的學生有米貼可領，有貸金可以請求），每人每學期須用三四百元，而每月每人五十元的伙食幾乎全是素菜，——就支撐不了：不庸說吃粥吃飽，連吃雜糧都難果腹！余東萊只須養活一位太太和一個奶媽，他花在小千金身上的錢不能算多！無奈「屋漏偏逢連夜雨」太太病倒了！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辦？沒有辦法亦得辦！而且不能遲緩，提防担誤了病人！他想了半天，想到錢上的舊貨店，——雖則店稱「舊貨」，實底裏是拍賣行。這是一種新興事業，是賣客與買客間的媒介：一班「腳底下人」（即「下江佬」），急於等錢用，便把一部份不需要或用不到的東西（例如皮貨）拿到這種店裏去待售，售出後只須繳若干手續費便行。有了這種店，當然比上真當要便利，要光鮮得多，可是無形中增加了不少小儉！余東萊瞞了太太，取出一件八成

新的灰鼠袍子，拿到兩宜舊貨行中去寄售，言明標價四百元。總算運氣好，僅三天便有買主，以三百八十元成交（標舊貨行老叔說如此），扣去十分之一的手續費，實收三百四十二元。手頭有了錢，肚子便壯了，硬把太太送進醫院；——起初太太怕用錢，不肯去。幸而他強送了她進去，總算送得早，她所患的是肺炎！醫生背了她，輕輕告訴他：

——倘使余太太晚進敝院一天，病就很危險了！現今的情形，還算好，余先生儘可放心！余東萊嚇出一身冷汗：萬一他想不到賣衣服，萬一賣衣服而找不到買主，或買主晚來一天，萬一他遲疑一下，不立刻送太太進醫院，太太的生命便算完了！他安慰了太太一番，又趕回來上課與看小孩。那個奶媽心地頗老實，她眼見余東萊教授忙得可憐，慌張失措，儂攆去頭的蒼蠅，就自動上街買菜，入廚煮飯，閒下來洗衣服，並且申明不要加工資。余教授非常感激她，賴藉了她的大力，他每日除上課外，還有時間到醫院裏去望太太。因此主僕間的情感增進了一層：每餐他們同掉飯食，食際隨行閒談。有一次，她忽然好奇地問：

——老爺每個月賺多少錢？

——名義上是三百四十元，實收二百五十元。

——二百五十元？好奇怪！我的男人每月能賺三百元，只可拾拾滑杆，我還得出來當奶媽。老爺的收入不到三百元，居然養得起一位神仙般的太太，有餘錢雇奶媽！老爺，你怎樣幹的？

「怎樣幹的」？連余教授自己都不知道，沈思了半天，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便說：

——「老婦好福氣，真能幹，畢竟是讀書人強！」

余教授心中想：「老婦何嘗有福氣？一點都不能幹，讀書人畢竟無用！」可是說不出口，只得望媽苦笑。她給小波遞給他抱了，起身收拾碗盥。他欣賞着夜中酣睡的嬰孩，粉紅的皮膚薄如蟬翼，鵝黃脂塗。他不禁動了父愛，徐徐抬起孩子，俯首吻他的胎髮；兩潮清淚，從他眼眶中拋出，跌在孩子的額上，孩子微微動了一動，他趕快取出一方手帕，輕輕替他拭乾了。

在這種環境之下，假若余教授不幸中有大幸，太太害了內險的病，居然及時弄到醫藥費，及時送進醫院，避免了生命的危險；這位奶媽，這位月入三百元的滑汗夫的太太，居然肯爲這位月入二百五十元的大學教授帶小孩，上街、燒飯、洗衣服，不要加工資！可是好景不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位做義的奶媽也病倒了！她所患的是瘧疾，這是四川最流行的疾病，尤其在重慶一帶，一年四季都有瘧病。治瘧疾的土方法是煎了金雞納霜樹的樹皮內服，可惜效力太薄。余教授爲了小孩，又爲了自己感激她，破鈔買了奎雷丸和一種單純的百可母困，叫她每日服三次，每次服奎雷丸和百可母困各一丸。奶媽既然病了，嬰孩再不能吃她的奶，孩子又太小，不能吃奶類以外的東西；惟一的辦法是吃新鮮牛奶。說到牛奶，近日也漲漲了；抗戰初起時，許多下江人運到重慶來，重慶的牛奶因之抬高市價，每日送一磅，每

月七元正；目下却漲到四十元，而且增加了水分，——大概長江和嘉陵江的水也漲價了！孩子是餓不起的，即便牛奶漲價到每磅三十元，也得買！牛奶商人刁奸捉狹，漲了價還不算，每有定戶，必須先買牛奶券一整冊，計三十張券，每券換掉牛奶一磅；這就是說不買則已，一買就要買四十元。余教授只得屈服，照章訂購了，——他想說：「照章被『竊』了」。起初，奶媽還支撐得起，除了發燒得太厲害時稍稍躺躺外，其餘時間還在外邊，照常做事，照常領孩子。掙扎了三天，臥床不能起來。人的心是肉做的，苟其它不為罪惡之煙所薰黑，它應該是鮮紅的。余教授深深知道奶媽出力幫他忙，他就不能藉口她有病辭掉她；——何況再找一個奶媽不是易事，尤其要找到這樣善良的奶媽。他無可奈何一身兼當教授、老爺、廚師、保公（保姆的對稱）、奶媽的護士！他花了三元買了一本「育兒法」，從頭至尾仔細讀了一遍，依照施行。他滿想再雇一個女傭人，最好短工。可是，不但找不到人，他所能出的工資和「短工」兩字早就拒人於千里之外；他只能實行集權政策，諸事一身担了。

諸事一身担可不容易：第一，按照「育兒法」，每隔三小時要喂乳一次，日間已不便當，——因為他要上課，——夜間更困難，他恐怕睡失聲；第二，服藥奶媽猶可說，——反正很簡單，——馬桶却沒有人倒。他原來打算與鄰居去商量商量，請他家的女傭人代倒一下，他情願出些小費。然而面子要緊，這樣的通融辦法是大家酸了，要失面子的，所以他不肯啓口。不啓口，怎麼辦？馬桶是要滿的，不可不倒。於是每天晚上，子時左右，他喂過了奶

，偷偷地出去倒馬桶，倒了回來，還要爲孩子洗尿布：這兩件工作，他不敢在白晝裏做，恐怕給旁人見了！，傳作笑柄。照道理說，倒一個馬桶正與倒一盆臉水一樣，並無什麼差異；不過，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場所道理是說不通的，余教授只得偷偷地做了。每次他提了馬桶出去，雖在深夜，雖無人看見，他還漲紅了臉，心跳不已，彷彿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似的！其實應當羞恥的不是他，而是社會。

余東萊余教授這樣熬了幾天，心中有說不出的鬱悶，這個懷惻隱釀成悲世的觀念。他往往半夜裏哭醒過來；半夜裏哭醒過來也是徒然的：如果睡在他身旁的小寶寶半夜裏哭醒過來，有他喂她乳，有他爲她換尿布，有他抱她，哄她，安慰她；但是他自己呢？他一肚子的苦楚向誰去訴說？向親親愛愛的太太麼？她自己在病中，還受得起刺激。即使不在病中，他這位窮教授已經誤了她一生，還忍心使他愁上加愁麼？向嬰兒去訴說麼？她豈懂得？不要說嬰兒不懂，就是向他極表同情的奶媽也不會了解的。他去向同事們敘述麼？他所能博得的將是同病相憐，還是譏諷。他向比較富有的親友們乞援麼？有錢的人們那裏會體諒窮人的苦處；——他們或許也是窮苦出身，可是一入小康之途，便把往事忘得一乾二淨！他們不說你「活該」，一定罵你「飯桶」！一個人的悲歡，到了最高度，只有自己知道；一個人的智慧，到了相當高度——不必是天才！——便處處發見空虛，處處感覺寂寞；舉世之大，祇有余東萊自己能夠十分瞭解余東萊。天賦於他的責任是安慰人家：安慰嬰兒，安慰太太，安慰奶媽，安慰一切的一

切，却輪不到他去接受人家的安慰！他的憂戚的心，好如掛在檐頭的鐵馬，風吹，雨淋，嗚嗚，鳥啄，還得叮噓作聲，去娛樂他人！他真想痛哭一番，但他不敢這樣做，他恐怕驚嚇了嬰孩，他恐怕吵醒了奶媽。笑與哭都爭論權利的；他沒有權利笑，他也沒有權利哭。祇有在睡夢中間，方才是他的世界，他可以放胆痛哭快哭，然而哭醒過來，又得把熱淚收起！

余教授實忙了一星期。奶媽是鄉間女子，體質好，又是吃慣苦的，病倒了第七天便能起床，經過了一整天的休養，體健恢復了十分之七八，立即替代了余教授大部的工作。在已往的一星期中，他照例每日上醫院去望太太一次，照例滿臉含笑，不把家事報告給她聽。他眼見她一天好似一天，他的心中好像冬春之交的太陽，陰霾後退一寸，光明跟着前進一寸。他私自祝禱：但願太太早早恢復體健，但願今後母女平安；——即使此後太太向他吩咐些柴、米、油、鹽、醬、醋、茶，他也願意聽；即使此後太太呼他「書獃子」，他也願意接受；因為從今他認清自己的職是「書獃子」，而「書獃子」的確是世界上最不中用的東西。太太在醫院裏住了兩星期，回到家來。僑伴醫藥費沒有超過余教授的預算！太太歸來，當然身體還很倦，不能多勞動，不能多操心。余教授照舊服務，連孩子都不許太太多管，惟恐她吃力。這個小小家庭似乎充滿了陽光；固然，手頭拮据一些，早上祇有這幾天吃粥，——爲了要滋補病後的太太和奶媽，——午晚兩餐還得吃一半飯，一半烘山芋；然而精神上可稱和無間了；余教授不再嫌太太去了當年天仙化人的風度，天仙化人不過是裝飾品，在生命

審門過程中是個累贅，在抗戰建國工作中是一種廢物；余太太也不再像丈夫是「書獃子」了，能够上街、做菜、洗衣、領嬰孩、甚至至於倒馬槽的「書獃子」，即使獸些，也就獸得可愛。所以這個小小的窮家庭，爲了心理上的和諧，應當是幸福的；——除非遭遇旁的事變！

不幸旁的事變追蹤而至，打破了這個「窮的幸福」！向例，余家和四五家鄰居的水是雇人從嘉陵江裏挑上來的，挑價每担從幾角漲到一元；——這也罷了，還須有人肯担。不料敵機來轟炸數次之後，毀滅了不少的房子，無數的建築物急待開工，人手突現缺乏，工資提高到每人每工八九元，竟有超出十元的，每月供給兩餐，每餐必須有肉！挑水伏儘可做工，不願挑水；人家答應他每担水加至二元，他搖頭不肯。余家因爲有小孩用水更感急迫。余教授覺得其他各種工作都已嘗試成功，挑水一項也不妨試試。他瞞了太太，拿了兩隻鉛桶，一根扁担，到江邊挑水去了。誰知山芋這物，塞他肚子則可，若說養料則幾乎等於零；余教授本是一個文弱書生，自從吃了山芋，書生更變爲文弱了。他在江畔立脚不穩，一個倒栽葱連人連桶跌入江中。四川人有個習慣，——至少在江上度生的人有此習慣，——叫做「救死不救生」：一個人跌入江中，一定有個溺鬼找替身，誰去救他，誰便結怨了溺鬼，將來溺鬼勢必把「救」的替死！所以余教授跌入江中，儘管目睹的不止一人，却沒有一個人入水救他。幸而那一段的水流並不算急，余教授還在那兒載沉載浮，未曾沉入江底，也未曾被水沖去。正當危急的時候，湊巧有兩個下江校工走過，又是都知水性的，他們連忙划了一隻小舟，把余教

授救起：他已淹得兩眼向上插了。他們抬他回家，灌了不少濃濃的薑湯，安置他睡了。他一嚇，一受冷，加之營養不足：積勞過度，步太太和奶媽的後塵而病，病勢相當嚴重。友朋大學所有的教授們聞得此事，誓亡衛寒，聯合呈請校長維持教職員們最低的生活。經此一番運動，校方一面派人為各家挑水，一面担任余教授的醫藥費。余教授幾乎送命，却換得同事家的便利：這次的冒險獲得小神代價！

余教授病了半個月，總算痊癒了：體力雖則尚未完全恢復，然而因為在抗戰時期，不願使學生多曠課，所以勉強到堂「行課」。上課後第二星期，也就是他體力恢復的一週，他以評判員資格，出席友朋大學二、四、六年級的英語演講競賽會。同時當評判員的還有教務長何烈德，訓導長俞士芳，外國語文系主任宗立範。與會的學生只講過了兩個，——每人講十分鐘，——余東萊忽然阻止第三個學生開口，自己跨上講壇，向下面數百個學生說：

——你們懂不懂人生的真義？人生的真義便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你們的父母生你們出來是爲了柴、米、油、鹽、醬、醋、茶！你們到學校裏來讀書寫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孔夫子周游列國是爲了柴、米、油、鹽、醬、醋、茶！柏拉圖著理想國，寫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你們出席英語講演競賽會是爲了柴、米、油、鹽、醬、醋、茶！我們來當評判員，寫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你們一肚皮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敢說不懂得柴、米、油、鹽、醬、醋、茶？

他說到此，在羣人驚異中，高聲喊：

——何烈德，立起來！

教務長不由自主的立了起來，余教授向他道：

——你連柴、米、油、鹽、醬、醋、茶！都不懂，還當什麼教務長？

何烈德莫明其妙地被罵了一陣，見他形動反常，不敢辯！恐怕激變。但是，余東萊又指着訓導長道：

——俞士芳，給我立起來！

訓導長目覩情形不對，不肯立起來。他就拍棹大罵：

——好小子，我，余東萊，喊你起立，你不肯服從：你搭什麼狗肉架子？我賞你的臉，纔同你討論柴、米、油、鹽、醬、醋、茶！你不服從？呵！我就揍你這小子！

他衝上去撲擊俞士芳，給大家擋住了。宗立範便站起來，向大家宣布：

——今天余東萊教授有些精神錯亂，所以言動失常。我們對於余教授的學識非常崇敬！我們衷心祝願余教授不久便能痊癒！今天的演講會暫時宣告中止，等候註冊組重新訂定日期後再舉行。

大家都站了起來，心中異常悲痛：不料一位有學問的同事，一位為大家所崇敬的師長，一旦受了經濟壓迫，無事無端變為瘋子！俞士芳指定兩位高大有力的同學，叫他們扶余東萊

回家。而在場的人們，逐漸於嘆息聲中散了。

沙坪壩：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晚十二時半

投 淵

豹狼從目，往來佻佻些；

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

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

——宋玉招魂——

一

南京鷓鴣山鷓鴣寺的景陽樓中，此時只坐着父子兩個茶客：五十多歲的岳秋崖，面對了敞開的窗，手托着頰，正在複索他的詩腸；他的兒子岳小秋，是一個二十八九，三十來滿的青年，靠了父親是行政院祕書長的勢力，雖則資格欠缺些，已在外交部當了科長。今天是重陽佳節，岳秋崖雅興不淺，爬上這座三百尺高的鷓鴣山來「登高」；而岳小秋，只因爲這幾

投

淵

九三

天手顛拈拈，想哄老子幾個錢，只得忍耐着，陪伴父親來欣賞紅葉。

如醉的紅葉陶醉了喬秋崖的心，他憑今弔古，百感叢生；尤其是這位三次捨身的梁武帝。至今佛堂裏還供奉着他的像，——使他咨嗟傷懷不已。他向寺僧討了紙墨，即席揮成一首

高樹凌雲石磴長，上方鐘磬證蕭郎；

雲屯漢洛遠天紫，蕩落鸞龍遍地黃。

豈有后妃廬色相？更無消息報空王；

至今鳴咽青塘水，猶似吹唇沸建康。

他寫完了詩，抬頭看見小秋那樣不耐煩的神情，偏偏假裝欣賞楓葉，心中不禁有些暗好笑。他這些話與小秋談天，打破這太沉悶的氣氛。他說：

——小秋，你可知道這座山爲何叫做「鷄鳴」？

——爸爸，我不知道。

小秋肚子裏想：「山是山，我是我，即使我知道了它的命名的出典，便怎樣？」可是，他不敢說出來，只得裝精會神地聽父親講。

——這座山原來叫做鷄鳴山，這個名字當然是象形的。宋元嘉中，玄武湖裏常有黑龍出現，此山坐鎮湖上，改名龍山。齊武帝射雉鍾山，不獵至此，忽聞鷄鳴，賜名鷄鳴嶽。元朝

至正元年，山椒築觀象台；明改名觀象台爲欽天，此山亦名欽天山。從前，山上有涵虛閣，觀象閣，望湖亭；山半有橫軸閣；都已圮廢好久了。吳偉業觀象台詩云：

候日觀雲倚碧空，一朝零落黍離同，

昔聞石鼓移天上，今見銅臺投地中；

黃道只看標北極，赤烏還復紀東風，

郭公枉自師周髀，千尺荒台等廢宮。

孫星衍觀龍山詩云：

四陵北去一成山，塔影湖光盡日閒；

書館類類文物盡，癡雲只解誑禪關。

詩中所謂「書館」即指雞鳴寺；王士正游雞鳴山烏龍潭詩勝記云：「……登雞鳴寺，下觀台城，俯臨十廟，原野蕭瑟，林木蒼涼，悲風卷蓬，西日欲墜。寺始於晉永康間，即南宋僧宗綱所建，齊竟陵王子良抄四部書處。……」梁改同泰寺；明洪武二十年，再改爲雞鳴寺。寺中供奉觀世音，故俗稱觀音樓。廢清咸豐間，觀音樓與憑虛閣均毀。光緒六年，僧西池募資重建，十五年，張之洞督兩江，闢寺後經堂爲豁蒙樓，用杜甫詩「憂來豁蒙蔽」之意。民國三年，僧石齋石霞增建景陽樓；這就是我們此刻所在的景陽樓了，不是古時的景陽樓。王士禛登雞鳴寺詩云：

巖窟山上鷓鴣寺，紺宇凌澗鳥路長，
古堞尚傳齊武帝，風流空憶竟陵王；
白門柳色殘秋雨，元武湖波澹夕陽，
下界銷沉幾谷異，楓林十廟晚蒼蒼。

張之洞詠鷓鴣寺云：

雨暗覆舟山，泉響鷓鴣城；塊流南朝水，僧住南朝寺。當時造宮城，選此陵阿地；朝市
皆下臨，江山充環衛。白門游冶子，奢極無生氣，心醉秦淮南，不踏鍾山背。一朝關僧
樓，雄秀發其秘；城外湖皓白，湖外山蒼翠。南岸山如馬，飲江駐鞍轡；北岸山如屏，
委青與天際。鷓洲沙出沒，浦口塔標識；煙中萬樓台，渺若蟻經綫。亦有杜老憂，今朝
「豁蒙蔽」！

說到此地，岳秋崖回過頭來，指着樓中掛的一副對子，道：

——小秋，你看這副對子：

鷓鴣山下，玄武湖邊，振起景陽樓故址。
帝子台城，胭脂井，依然同泰寺舊觀。

不但此地不是景陽樓故址，——景陽樓故址當在景陽台畔，——而且氣魄欠雄偉，遠不如這
副北極廟裏的對子

倚斗極，望京華，萬里雲霄，浩氣遠蒸楓陛影。
把芙蓉，朝玉闕，百靈奔走，僊風都帶桂花香。

岳秋崖一面談，一面吩咐寺僧下了兩碗素麵，和小秋一同點點飢。嘗過了素麵，吃過了素麵，秋崖攤了小秋的手，憑欄面眺。鷓鴣寺面臨後湖；一般人總以為玄武湖即後湖，其實五洲公園以北的湖是玄武湖，以南的是後湖。它的西面，有北極閣；它的東面，相距約工百步，有覆舟山，比鷓鴣山略高。宋孝武帝遊覆舟山詩云：

東野好怡行，弱冠頗流薄；素想終勿傾，聿來果丘壑；層峯互天絕，曠濬綿地絡。蓬泉洞神苑，遺瓊樹仙籍；松燈含青暉，荷源煜彤燦，川界泳遊鱗，巖庭響鳴鶴。

鷓鴣寺外有一節破壤不搭的古城，乃是台城，梁帝蕭衍被魏於此。岳秋崖攤了小秋的手，步出景陽樓，向台城走來。這時落日西照，紫金山深處是一片金。疎疎的幾支密柳，反把紅葉舖滿了一地。地上有紅葉也有黃葉，也有半就枯斃的灌木與野草，人行處，瑟瑟作響。百十隻肥雀，在林間喧噪，從這枝飛到那枝，從此石跳至彼石。天半突然飛來一隻飛鷹，一擊長擊，把這羣雀子嚇壞了，頓時逃遁得無影無蹤！岳秋崖一手握了杖，一手扶了兒子的肩，辭社台城。他們在城上往返走了十多遍，然後席地而坐。秋崖贊嘆着說：

——多麼美麗的景緻，偉大却又淒涼，可惜你們這班少年只愛熱鬧，唐松廣韻的新編，不覺得領略大自然的之美！更可惜你們不讀古書，不識歷史典故，即使你們知道欣賞自然

景
圖

秋
景

不也。只看到了表面，因為不曉得某地的歷史，就是不認識該地的靈魂；眼睛所見的是「外表美」，情感所探索的才是「內在美」！譬如說：我們坐在台城上，你我都知道候景造反，梁武帝被斃於此；然而我的感慨一定比你來得深刻，因為我讀過南史，詳細知道這件史實；而你呢，你至多只記得韓退之論佛骨表中這一節：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候景所逼，餓死台城，國亦殄滅。……小秋，小秋，多麼美麗的風景，多麼淒涼的故事！劉禹錫說得好：

台城六代說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

滿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

哦！當年自居臨春閣的陳後主，居結綺閣的張貴妃，居望仙閣的龔孔兩貴嬪都死去了，都到何處去了。真所謂：「瓊蕊無徵，朝霞難挹；蔓草榮骨，拱木斂魂」了！今天，我們憑弔着古人；明日，有沒有後人憑弔我們呢？

小秋坐在旁邊靜聽；秋崖所背誦的詩文，他有的懂，有的不懂，他無從插嘴，也沒有資格插嘴。他只知道歌女唱的好壞，若說祖國的文學，他肚子裏只有幼年讀過的幼學瓊林，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而已，並且已經模糊得很了。他暗佩服他的父親，却也笑這個老頭兒

噴氣沖天。

抽秋藤哨嘆了一陣之後，已是暮色蒼茫了。鷓鴣寺僧，鳴鐘伐鼓，做起晚課來。秋藤身首返。他們緩緩地下了台城，緩緩地下得鷓鴣山。在下山途中，經過燕支井，——卽胭脂井，又名景陽井，——是陳後主攜帶張麗華孔貴嬪兩人躲藏的辱井。陳退廢在懷的陳叔寶，卷四，頁三千，三十五）裏疑心入井的恐怕不止他們三人，或許王李兩美人，張麗華也在此裏昭儀，何婕妤，江修容，女學士袁大捨等也入井的，不過沒有被救活了。秋藤不曉得這事，摩訶弄井欄。俗謂以肩拭井欄石賦，作胭脂痕。他一時興起，又把舒位的一首詩背給他兒子聽：

易隨樓外樹棲鴉，腸斷銀床一抹霞，壑谷未爲長夜飲，隔江已唱使庭花。

六宮祿盡坐同穴，九地遊魂死戀家，

失笑天明茅渚在，轆轤惆悵子陽蛙！

秋藤讀完了這首詩，引起了自己的詩興。他背着手，在井旁往回走了片刻，口中念念有詞，忽然立停了，笑向兒子道：

——小秋，我此刻吟成了一首胭脂井弔陳後主，讀給你聽：

陳主當年步屐遙，孤城高柳晚煙多，

青苔野渡迷桃葉，古井雕欄長薛蘿，

樓

編

如雲長髮：七人喚取侍神仙，十客呼來伴明月。江總文章足大觀，客情詩賦是靈心。
宮裏佳人學士，殿中才子孔都宣。

雲光采桃花色，哦詩寫近君王側；不須安世譜房中，何必周南勝諸國。驪留樂罷
奏琵琶，彈盡吹笙盡內家；那曉春花月夜，只知玉樹後庭花。縹緲中八姨嬪，空值

樓下呼兄弟；天子宮中且莫愁，尙書不討君王計。班姬文學左姬賢，飛燕如花事事專；
左右玲瓏才五十，後宮巫蠱僅三千。

三宮昨夜傳妖厲，一足由禽字成謎；閨中天子夢黃衣，山鳥來歌奈何帝。君王身是
佛家娥，黃庭草萊不須呼；人間萬歲爲天子，不若長星醉一壺！蜀江流到中江陰，烽火

南來一衣帶；靈書十萬下江陵，飛來忽到南天外。春官絃管正登臺，京口城門昨夜閉；
小費妃傳在者玉膝，天子焉知有禍來！

雷轟鐵山鐵馬登山谷，擒虎南軍勢如作；江蒲已掘上流軍，白土岡前懸懸戰。孫郎健少
不姓兵，游戲承當太將營；蠻奴兵伴迎降計，司馬焉能一背城？摩訶少小蘭陵族，急作

響響大都督；平生名勇冠三軍，今日爲俘陣前辱。此時天孫嫁宮廷，麻葛草草事事
候射不堪遺獻籍，舍人那敢更談諧。

官家最是風流子，不作陸王未飽死；金井無波好誓心，河魚已著春秋死。流傳此井
已數年，欄口丹書字字錦；愚公推石焉能塞？樺衛漸沙不緩堤。襄陽氣脈氣氣漸，

埃 源

1101

相傳照形影；香徑宮花百草荒，君山鼓吹千年聲。景陽宮瓦已成灰，孤鳳寒山燒烏陵。
山僧不忍前貞婦，重與官家釐一环。

從古繁華若轉燭，琵琶浪寫開元曲；京洛門前舊日粧，闕闕盡下當時處。銅雀西陵
事可哀，行人誰識故宮槐？六朝脂粉成塵土，八代風雲變草萊！寒食猶花真相逐，
公老胭脂痛；天子風流自古然，往來多少難豪彥！

岳秋崖吟畢這首長詩，恰巧走到山脚自備汽車旁邊。車快開了門。秋崖已經跨上一隻脚，
小秋在後面說：

——爸爸！

——囉！

——我不陪你去了，我還要開會呢！

——今天有什麼會開？一籠鬼話！不過，你聽了半天的詩，難為你，悶得慌了；我放你
的生，你去罷！

但是岳小秋不立刻就走。秋崖覺得奇怪，把那隻跨上車的脚縮下，週身抖擻，嚇着兒子：

——噢！

——爸爸，我要參加的是聚餐會，可是我……我……我……手頭……

——算了！算了！菩薩面前不撒謊，你有屁的聚餐會！還不是去跳舞，捧場去……

「這！呀！比這三百塊錢，你拿去用罷，能够省幾得省一些！」

知道了，謝謝爸爸！

岳小秋笑了，岳秋崖也笑了：岳小秋的笑，爲的悶了半天，總算獲得了這個代價；岳秋崖却因爲想到從前自己也是荒唐過來的，溺愛的心，使他見兒子笑而笑了。他拋下小秋，跨進汽車，嗚嗚而去。

二

岳小秋懷裏裝滿鈔票的皮夾子，心中一五一十地計算着，他父親給他的錢加上自己積存的錢，自言自語道：「够了！够了！至少可以舒舒服服過這個佳節！」他僱了一乘人力車，興沖沖上五臺山新村去，在那兒，有他的金屋，金屋裏有他的瓊嬌。他原是多妻主義者，他深知：「在大自然裏，一頭雄的動物老是配着不少雌的動物，我們日常看見的鸚鵡與鴉便是最好的例子。爲何萬物之靈的人反而行起一夫一妻的制度來呢？這是反自然的！」他立志要做個「才子」，因爲他的父親除了東摸西儉不算外，家中正正式式的錢太太已有五位之多，他所以做自前的地位，目前的景況論，尙未取得討錢太太的資格，大凡官越做越大，越在職越有去的資格，如果有槍桿作後盾，那更難行辦罷？誰都不敢說半個「不」字；

——怎麼癱了！什麼癱？

沒有人回答。室中暗沉沉的，尚未開燈。他一手摸着電鍵，想旋轉，却又放下手來，孤零零光剩「病人」的眼。他向來上一望，只見床上懸着一點火光，身有一股珠蘭香味鑽入鼻空。室外已是黃昏，室內更覺黑暗。只有這點星星之火，忽大忽小，浮在枕邊，灑灑灑，灑灑灑，是枕邊罷。他想了想，恍然大悟：他的癱在抽香煙！一個抽着香煙的病人所患的病不致是最嚴重的：他炸着胆，開了電燈。

秋芙閉着眼，安祥地和衣躺在床上。她穿着大紅作底遍酒銀色小花的旗袍，火紅絨線半節秋季外披，米色貼肉紐約絲襪，紅面鑲綠線跟皮鞋，配着一支寶石紅錢袋，兩枚珊瑚垂環，額上以黑緞帶束髮，鬢腳插一朵巴黎製幽香紅茶花，出落得混身是火，反映着兩百支燈光，熠熠燦燦，莫可注視！剛在黑暗中煖煖似豆的香煙火，早已隱滅失色了。一切燦爛，都示着她並未生病；然而她躺在那兒，閉着眼，抽着煙，老不睬人：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小秋逼近床邊，俯身視察，則見：蛾眉淡掃，蟬鬢低梳；丹唇外朗，皓齒內解；明肌似雪，素腕凝脂；脣若削成，腰如約束；嗔兮如夢，溫乎如整。這張百看不厭的蛋兒臉從來沒有今晚那樣明媚，她從容不迫地抽着香煙，吐出一套一套的藍圈，酥胸起伏，鼻孔斂張，微閉蘭鼻，臉上脂粉薄施，彷彿一隻未經人手觸過的玉梨；而口紅粉點，流香浮芳，有似玉雕太虛蒸的櫻桃。清姿瑋態，令人心醉，可是她躺在那兒，閉着眼，抽着煙，老不睬人：究竟

是什麼一回事？

小秋忍不住了，索性再折些腰，懇吻她。當他的嘴唇尚未觸着她的唇時，她斗地翻床裏，躍起身去，繼續抽她的香烟，繼續不理他。小秋陪着小心問道：

「笑，親愛的笑，誰得罪了你，害妳生這麼大的氣？」

「我的笑，你說哪！」

他去扳她過來。她把香烟望地板上一擲，狂怒坐了起來，把小秋嚇了一跳。她繼續憤憤地

「哼！你說誰敢欺負我？你說！你說！」

「好太太！我那裏會知道？」

「羞！羞！面色俱厲地叱着！」

「還不是你？給我跪下來！聽見了沒有？」

如果矮子化為長子是件不可說的事，長子變為矮子倒很容易；何況在受人面前，這難辦的事是最好辦的：所以我們這位岳小秋大科長頓時縮短了一市尺三四寸。

「再跪上來些！」

「好！再跪上來些！」

冤家！我好不怕你！

她伸出玉手給他一個耳光，這其間，我們要聲明一聲：若說她用力打，那冤枉了她；然而也絕對不是輕如拂塵那樣摸一下，因為那個躲在房門外看熱鬧的小寶明明聽得清清楚楚的一聲，而這一聲確是肉與肉相擊的聲音。當然，岳小秋不敢發怒，他只想收斂他混身所有的勇氣來問一個青黃皂白。不過他這位「太太」不讓他有半分鐘的餘暇，她雙手捧住了他的頭，拚命亂吻，眼簾，鼻尖，以及這張心字形驚得半開的口都吻過，於是她用最膩人的鼻音說：

「小鬼！我就愛你能下跪，能挨耳光！否則，誰稀罕你這個小小的科長前程？」

青天裏有時會掉下霹靂來，掉下了霹靂依舊是青天。這時的岳小秋不知是驚是喜，是甜是辣：他只覺得老天使他多生了兩隻手，不知放到何處才好，也覺得他的腿是多餘的，讓它們曲在那裏呢，還是應當使它們伸直？秋芙一把拖他坐到床沿上去，爲他解決了這個難題。

她說：

「今天下午我特地妝扮得齊齊整整，預備你領我上陵園一帶去散步。我原想讓那隻蝴蝶是它經過我呢，還是我紅過它？我要使你的朋友知道你有這麼美麗的女朋友。可是我的朋友知道我有一個比羔羊還溫柔的情侶！偏偏你不來，累我等到現在！難道你去找什麼「霞」什麼「瑤」去了？如何叫我不氣？」

我的朋友中間根本就沒有「霞」啊，「瑤」啊這一套，妳不必燃酸！我今天陪了老

頭子去玩鷓鴣寺，一玩就是半天！

「好個孝順的兒子，」老頭子「三字脫口而出，多麼自然！你既然立志要做孝子，為

何再要來找我呢？

「好太太，不是這麼說！妳曉得我的科長薪水不夠我用，不夠我們用；只有老頭好情

濟我，也就是救濟我們，所以我不得不敷衍他。今天我正要向他開口，他與我搭話上幾句

寺去：我如何可以說「不」呢？

開過，沒有？

開過。

成功沒有？

成功了。

多少？

一百。

你撒謊！

他實心佩服，一官說，一溜煙了上來：「妳是活神仙！我如何會知道我在撒謊？」

——你的眼睛，你的喉音，都證明你在撒謊！究竟多少？

——老實實說，三百。

——那麼，我們三〇三十一地分掉它；你拿一百，我拿一百，其餘的一百給你的老婆。這位可憐的婦人，懷着你這個沒良心的丈夫！

——「沒良心的丈夫」出諸妳口似乎有些不方便！

——我是代替她說的！

——妳這樣的分配，當然是最好的了。不過，老婆不老婆，暫且不提；我想留這一百塊錢，讓我們今晚到福昌飯店去好好地吃一餐，然後再跳舞。

——不！不！你如果愛我，就得服從我，明天你把這一百塊錢交給你的太太，你向她索取一張收條，藏與我看。倘使你不這樣辦，或者作了弊，你休想再上我的門！你看：由太太們看來，我們是一班沒有良心的歌女；然而我們這班歌女往往比那些太太們來得慈悲；固然，我們用了她們丈夫的錢，——他們自己來找我們的，我們並未去勾引他們，——有時我們會遇到她們的苦處；但是，反過來說，即使我們餓死凍死，她們會來憐惜我們麼？

——好！好！遵命！遵命！

——那才是好孩子！

——好孩子可挨了耳光！

投

漏

「不服氣麼？你打還我便是！」

她把自己的臉送上去。他攔住了她，說：

「我如何捨得打妳！閒話少說，妳去不去福昌飯店？」

「我不想去。福昌飯店也罷，禮查飯店也罷，吃來吃去，吃得膩了！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我親自爲你煮了幾色菜，清清爽爽，包管你滿意。」

「吓！我的心肝，我的寶貝！妳預備了什麼菜？」

「菜色並不多，可是沒有一樣是油膩的：停一會你嚐了再說罷。我還爲你預備下一瓶

上好的法國白葡萄酒與瓶三星牌香檳。」小寶！開夜飯上來！

小寶飛腳尖走路，從房門口溜到樓底下，然後再高聲回答：

「來了！來了！」

菜色有五，是：火腿燉雞，清煮水蝦盅，蟹黃蒸蛋，廣東金銀豬肝，蘑菇麵筋湯。小秋

快樂得直跳起來。他攔住了秋芙，把她橫抱在懷中，仔細端詳她的粉臉。他一手指着壁上懸

的一副對子，——那是他的「大筆」，——道：

「笑！笑！妳真不愧爲：秋水爲神玉爲骨。」

將隨盆的那月起，——竟沒有發現這顆明珠！她被他盯視得不好意思起來，把那張條子輕輕望他手中一塞，迴轉身去逗弄嬰孩。秋崖迅速看了一眼，上面寫：

「愛：×院長約我跳舞去了，你不要聖念，跳完了他自會送我回來的。請你在家照顧我們的小寶寶！」

你所喜愛的夢。」

秋崖讀了微微有些心酸，但這股辛酸立刻被展開的希望所衝散了。這希望是雙層的：×院長是幾位院長中最紅，最具實力的一個，聯絡得他，無異乎為自己的位置築一聚風火爐，——至於五姨太太的忠實……「她確是為了我，疑心她總是對不過她！……而且官場中……」。她叮囑他在家照顧小寶寶，照顧小寶寶的有保姆，有奶媽倒是這位保姆，孤零零的，沒有人照顧她！

那晚上五姨太太不曾回家。岳秋崖並不着急：因為他知道她在跳舞，因為他知道有×院長陪她，因為在他懷抱裏橫陳着一位非正式的六姨太太！

到了明天，近午的時候。五姨太太跳舞歸來，岳秘書長好夢初醒。推曉曉地向他解釋如何跳了一整夜的舞，他也訥訥地向她申請討一個「六姨來侍候她」……於是彼此會心一笑，彼此澈底諒解，訂立了君子協定。

過了幾天，行政院有要公，岳秋崖奉命到上海去一應。本來，南京與上海相距不到七百

華里，往返是很方便的。每逢週末，南京的妻人們忙碌了幾天公務，理應到上海去玩玩，去忙碌一些令人怡暢的私務。這次岳秋崖的去，所以大書特書者，因為是「出差」，不是私遊。

雖說是出差，他也準備着私遊一番。他的公務在兩小時內便了結了，餘下的時間都是他的。混上的玩意兒比南京多得多了。可是，一切的飯館，一切的戲院（平劇、話劇、電影），一切的賽場，以及回力球、跑馬、跑狗……都不甚引得起秋崖的興趣；能夠使他眉飛色揚的乃是賭場。他常常自稱：

牌、棋、拳、詩、酒、

天下無敵手

「牌」原指一切的牌，此處象徵着賭；「棋」乃下棋之棋；「拳」非太極拳之拳，而是蘭酒時常拳之拳；至於「詩、酒」，毋需註解。由此以觀，足見他的抱負了。

公事既畢，他乘了海上某鉅公的自備汽車，開到愛多亞路一百四十號。這是一八〇一三以前，十里洋場中最大賭窟之一。在門口，並無特殊的標記；一重高大的鐵門，一座高大的房屋，與旁的鐵門，旁的房屋初無二致，大鐵門裏還開着小小鐵門。上等賭客，即汽車擁擠的賭客，汽車一到，開了大鐵門，讓汽車連入開進去；中等下等的賭客，只能安步以當車，在小鐵門裏出入。

這得鑽門，便是一道夾在高屋與鐵門間的狹馬路。着狹馬路走，轉了一個灣，繞路然開明，展陳着一片大草地。在愛多亞路上的行人，觀的舉動。這片草地像公園裏的草地那樣，收拾得很整齊，有椅，有檯，共會客人們遊息，就是席地而坐，也很舒座夜花園。

我給高牆阻住了，所以看不見裏面，很靜。草地上處處有草。入晚則明燈高天，彷彿是

那座大房子是樓屋，各層樓都是賭場，有件事值得記載：一走進屋，不上樓，有一間大廳，廳的中心擺着正放着的張大師椅，椅上披着虎皮，椅的四周用很粗的絨圍圍住，不讓賭客逼近。這是當代江湖俠杜××、黃××、張××的寶座！

周用很粗的絨圍圍住，不讓賭客逼近。這是當代江湖俠杜××、黃××、張××的寶座！

中西點心與飲料，各色俱全。賭客或在賭檯旁邊點了東西，由侍問裏去吃，櫃可以。下大注的賭客，吃了東西，自有人來招呼，不必破鈔；下注小的賭客，吃了東西，自有人來招呼，使他出些極合體的代價。

賭場裏的人頭最雜，單說賭客罷。上中下三等，男女老少，形形色色。此外有賭場裏，本是與賭場有關的幫圍，裏面各色人等來賭，勤助興，乘機命申草賭花，給與賭客上。此外有正式的賭場管理員與各色人等；此外有流氓，有保鏢，有雞鳴狗盜，有各色人等。郭備流，賭場裏也備流。在議貨的朝奉；客人的現金輸光了，可以拿值錢的東西出來抵押。場上有人來估價，估價多少，就送多少籌碼過來。一言而蔽之：務求客人方便，務使客人

在那一門便是那一門的賭客贏了：壓一元，可以收入三十六元。秋崖的手氣越降越低，不但吐出了在壓寶桌上贏入的四千元，還賠上了兩千元的老本！他決定暫停一下，看看風色。

他喚侍役取來了一大杯可可。他端了可可，邊飲邊走，回到壓寶檯上去看人家賭。這時來了一位儀態萬方的少奶奶，捧了六百元的籌碼，全數注了獨門。贏了，一大堆的籌碼推到她面前。一連贏了五次，面前的籌碼堆積如小山。從第六次起她就不行了，不到十次，她所贏的錢與六百元老本都輸光了。她還談笑自若，徐徐從手袋裏取出一朵珠花。旁邊走過一位估價的人員，估量這朵珠花值三千元，徵得原主的同意，把珠花捧了去，換一張珠花的收據，——這是預備她來贖的，——和三千元籌碼。三千元一剎那間也投入了無底洞！這時她有些慌了，但還抑制着自己。她卸一隻金鋼鑽戒指，一忽兒這隻戒指也化為烏有了！於是她面色蒼白，身子搖搖欲倒。侍役連忙送上一杯白蘭地，請她飲。她飲過酒，坐了一忽，定定神，由兩個侍役扶了，雙眼流淚，登汽車而去。

岳秋崖嘆息了一回，頗為警惕；可是他的「翻本」的思想強於一切，他走近牌九的桌子。他開始推。這回，他走了「邪運」，他每注必勝。不到一小時，他的三千元老本增加了十多倍！他發了一個狠，一下注三萬元。他取到了一個「天槓」，他想：「這次穩贏了！」，誰料莊家翻出一副「賞」來——一顆骰子三點，另一顆六點，湊成九點，一天槓雖凶，終究被「吃」了！這下子，秋崖搖三萬元，連本帶利，統給莊家賞收。

第二天是星期日，江灣跑馬，他去玩了一回，可沒有買馬票，當天晚上，他的老舅孫豹他在憐儀老九那裏吃花酒。他打了四兩麻將，就匆匆忙忙搭乘子夜的驛車，趕回南京。因為星期一早上有總理紀念週，他得出席。

四

一個人的貧窮不應當以財產的多寡來論，應當看他如何享受這種財產。享受得法便是富有，享受不得法便是窮苦。饑寒飢飲身居陋巷的顏回精神上不減其樂，而富有銅山鐵樹天下無窮的鄧通到頭來寄死人家！三家村裏的守財奴臨死口噤，這俸着兩個指頭，直等到人家把茶燭燈裏的燈草三根中滅去了兩根，方才瞑目：這又何苦來？

岳小秋的揮霍日甚一日，這可不是李秋美的過失，秋美吃他住他，每個月自己限制自己只用他四百塊錢，再不超過這個數目。秋美有秋美的打算：她覺得小秋這個人，除了缺乏一些丈夫氣概外，還算聰明，還懂得慇懃，她要正式嫁給他，即使做姨太太也肯，免得將來年老色衰，遭遇悲慘的下場。因此她處處爲他着想，不願多花他的錢；有機會就爲小秋的太太打算，監督小秋不至十分拋棄她。小秋心直口快，回去老實告訴自己的太太，稱贊秋美的賢事，他的太太自然感激秋美，因此她與她之間無形中生了默契。由小秋太太不聲不響的掩護，

岳秋崖逐漸聽到一些風聲，他也暗中變成把秋美娶到家裏來。他知道他的兒子是愛慕秋美的，用錢好像和金錢作了對，而他的媳婦太老實，不懂得管理丈夫。如果秋美進了門，他媳婦的財產和他兒子的財產可以獲得相當的保障。他只等小秋回他提出這個請求，他沒有不答应的。無奈小秋太懦弱，暫時不敢啓請。

在這種情形之下，李秋美離開還沒有踏進岳家的門，早就「家庭化」了。民話說得好：「家花有風香十里，

野花無風十里香！」

現今秋美的地位介乎「家花」與「野花」之間。假使依「家花有風香十里」的比喻，她像「有風香十五里」，她一定輸如正真的「野花」，只輸「無風五里香」了。這就是秋美和秋美的愛李秋美，已經打了折扣。海的高潮是不能持久的，愛情的高潮亦復如此。實際上來，秋美的小秋負心：「新奇」與「平淡」永成死敵，而厭故喜新永是人類的弱點。岳小秋百分之九十的心仍舊用在李秋美身上，却抽出了百之十用諸獵取野食。好在過江名士多如鯽，秦腔歌女聚如雲：梅君、佩蘭、鳳侶、鴻壽、素卿、玉雲……人材不愁缺乏，所愁的乃是岳小秋岳科長囊中的金錢！

岳科方面，他不敢減低秋美的月薪，他深深知道「錢」這幾個錢，萬一少錢，秋美難從別的男子處獲得更高的代價，那，他，岳小秋，可就受不住了。另一方面，他因

說愛他，無奈不是富翁，不能每子大開口，向父親索取相當巨大的款項。若說別處之類，大家都是同一階級的人物，偶而通融是可以的，常常塔口必要達到拒絕，以致失去他的，以及他父親的面子。這種苦楚雖有他自己知道……他敢向他的父親，他的秋芙，他的梅君，佩蘭，鳳侶，碧濤，素卿，玉雲說麼？不敢！不敢！不敢！

他總得想個辦法，打開一條出路。除了自己的愛人，父母，親戚，朋友之外，還有什麼門路可走？他總之又想想，考慮了又考慮。有一天，魔鬼上了身，他找到了一顆救星：那就是駐南京的日本總領事須磨彌合郎。他同須磨有相當的交情，本但因為他是日本留學生，他在東京銀座寓居了兩年，更因為他是岳秋崖的兒子，而岳秋崖是中華長蘆暗政院的老會長，佩孚須磨特別青眼看待他。須磨彌合郎以內中極通日自蒙，半瓶醋地講得中日的藝術與古蹟，他常常到岳秋崖家裏去，繞詩論畫，鑑賞秋崖所藏的古董，和秋崖說得很入滑。有時小秋蘇家也參與他們的談話，有時須磨在總領事館裏去宴請他們父子兩人，須磨以岳秋與須磨交得很穩，已經不止一次了，須磨向他表示：他很願幫助有志上進的中國青年。如何幫助他們呢？須磨自己說：或資助他們上學，或派遣他們留學日本，或選擇他們的文筆介紹登載於其報刊物上……

岳秋明明白他沒有什麼藉口可以向他索借錢，他只觉得賣文章為作冠冕堂皇的舉子，覺得動工，一旦刊出，名利雙收，萬一不成功，也拿不得恥辱。雖然看顧文章登在報上，辦辦

刊物上面，就得說幾句日本人所聽的話，小秋寫了一篇中日親善論，約莫有萬字左右。他袖了這篇文章去見須磨，抖抖地把文章遞過去，惟恐遭遇拒絕。須磨約略看了一遍，似乎很高興，向小秋道：

「文章寫得很好，不過我自己不能決定去取，三天後請你再來聽回音，同時請你帶兩張你的半身照片來。」

岳小秋回去焦灼了三天。到了第四天上午，他跑去看須磨。須磨一見他就口稱：「恭喜！恭喜！」熱烈握他的手。須磨說：

「大作連同尊照決定在朝日新聞專論欄內發表。刊出之後，我立即送你五十份。這兒有一筆小小的稿費，請你賞收了。我希望你常常投，我還可以介紹你到旁的刊物裏去。我們這樣合作，關係你的前途是很重大的；因為你可以把譯文贈給你的上司，你的上司讚了會更賞識你，更重用你。」

須磨從皮夾裏取出一張準備好的支票，遞給岳小秋。岳小秋接來一看，幾乎疑心自己眼花了，因為支票上填着：

「岳小秋……五百元正」。

須磨見他驚愕，笑着拍拍他的肩，說：

「你在貴國從未拿過千字五十元的稿費罷？這還是我們合作的開始，往後的希望還多。」

啊！世界上的人都喊「窮！窮！窮！」自己不去找，也不懂得找，難道金錢會自動地跑進你的口袋裏來？

岳小秋再三道謝而歸。

歸途中他低頭冥想：這種口號式的文章，寫來毫不費力，竟值五十元一千字！他看金錢面上，每半月寫一篇，豈非憑空增添了一千元進賬？即使每月儉些懶，祇寫一篇，稿費所入也足以應付李秋芙而有餘了！這種買賣，他何樂而不為呢？他忖度自言自語道：

——且慢告訴老頭子！等到發表之後給他讀，嚇他一跳，免得他再以小孩子看待我！

當晚他住在李秋芙那裏。秋芙問他爲何這樣興高采烈？他只是笑，不肯回答，秋芙沒有特別加以注意。

兩週後，他收到五十份朝日新聞；果真他的小照和文章都刊在顯著地位。他高興了不得，立即捧給他父親看。秋崖見了也自歡喜，着實稱贊了一番，但勸他不必把這事宣傳，文章亦不必送給任何人讀：小秋服從父命，照辦了。

這是第一次日本人給岳小秋吃的餽糖，也就是岳小秋踏進魔道的第一步。

世上的事往往難於開端，既然開了端，便可按着成規進行了。岳小秋在此數月內，接連發表了許多文章，平均每兩個月三篇。文章有長有短，稿費有多少。同時，須磨也選了幾篇日文文章，請岳小秋繙成中文，在中文刊物上發表；譯費依照華文字數計算，比小秋自

己著的減少一半，即每千字二十五元；中文刊物所給的稿費也歸小秋享受，兩台每千字十元上下。這樣，岳小秋在半年內賣了好幾千元的文章，手頭頓時闊綽起來，於是傅漢軒正式娶李秋英爲姨太太。他想父親不至於反對的，即使反對，目下他經濟有了辦法，也不怕了！

沒有一天，他把一摺剛寫完的文章交給積慶。須臾暫時不讀，把它放在一邊，笑迷迷地問岳小秋道：

「近來李秋英李小姐好麼？」

「你怎麼知道她？」

「我們對於好朋友的行動都很關切，所以我知道李小姐住在五台山新村××號。」

「呀！」

「你既然愛她，爲何不娶她？該姨太太還是貴國真正的傳統文化啊！李尊大人不是有五億姐夫麼？」

岳小秋一震：這傅鬼怪精靈的須臾像望見他軟弱勝似的。

「不過……我恐怕家屬不贊成。」

「他贊成的，一定贊成的！」

「小秋抓住了須臾的兩臂，發狂似的問。」

——你如何辦這？如何曉得他贊成？

——我們老早就談過了，他很稱許李小姐。他等你去請求，你偏不開口！

——我的天！我一定娶她！一定娶她！

——事情可沒有這樣容易！

——爲什麼？爲什麼？

——爲什麼？因爲周家，在赤孽之下，要火燒燻澡，無奈：「諸事齊備，只欠東風」！

——怎麼辦？

——你娶了李小姐之後，當然不能再讓通住在五台山了；而你的府上，委實人太多，住在一處很不方便。幸而你的太太賢惠，她雖購還未認認李小姐，而對李小姐頗有好感，——

你看：合算這這件事都告訴我了！——你們三人不妨同住在一個宅子裏。日本總領事館有一塊地在新住宅區，空在那兒，別無用處；我可以租給你造房子，每年你只需出象徵租金一元，以二十五年度爲限。去蓋一座三層樓的小洋房；你們每人占據一層，將來有了小孩子也有地方住了。你說這條計劃什麼樣？

——好是好極了，所欠缺的還是東風！

——東風就在我口袋裏！你看我够不够朋友？

——你從衣袋裏取出了一本支票簿子，簽了一張四萬元的支票，填了岳小秋的抬頭，撕了下來。

——

——

——

來，放在寫字桌上，用水晶鎮紙壓着。

——總領事，你是我的大恩人！我不知道如何報答你纔好！

——「報答」兩字不敢當！假使因為我幫助了你，你也願意為我效勞的話，倒有一件事情可做。

——什麼事，我勝任麼？

——於你是容易之至，真所謂：「不用吹灰之力」！

——如此說來，我豈有不盡棉薄之理？

——令尊以祕書長資格，自然出席國防會議的了。

——當然！當然！

——他何時和你談談國家大事麼？

——有時他和我談；有時我問他，他回答。

——那好極了！你祇需把你所聽見的消息隨便告訴我一些就夠了；凡是你所覺得太重要的儘可不說。

——像談天那樣談談是可以的，我可不負任何責任！

——沒有人叫你負責呀！

——好！作準如此！

——一言爲定！

須磨緊緊握着岳小秋的手，表示感謝。繼而須磨將支票傳給岳小秋，鄭重的說：

——現在這四萬元是你的了！願你不要忘掉你的諾言！將來我們合作順利，你的小家庭
的經常費用可以由日本政府供給。

岳小秋此時只見到：蓋屋、討姨太太、須磨是好人；他腦子裏沒有怎樣地位榮華的思
想。他告別言返，走到辦公室門口，須磨又喊住了他，向他叮囑道：

——關於娶李小姐和造房子的事情似乎不必先告訴李小姐：給她一個驚喜，豈不更
好？

——對！對！

——……至於消息不消息，原是閒聊天，毋庸告訴令尊，更不必與旁人提起，免得發生
不需要的誤會。

——一點也不錯！

——那麼，再會罷，祝你幸福！我等待你的好音！

——請你放心！我決不辜負你的囑托的！再會罷！

五

岳小秋是一位「肖子」，岳秋崖也是一位「肖子」。怎麼說？小秋身為兒子，在耐姨太太這點上努力求「肖」父親；所以是「肖子」。秋崖呢，身為父親，手頭的拮据不下於他的兒子，所以也是「肖子」。依文法來分析，岳小秋的「肖子」兩字：「子」是主詞，「肖」字是有形容詞作用的現在分詞，岳秋崖的「肖子」兩字，「肖」字是動詞，「子」是間接足詞，補足「肖」的意義的。

岳秋崖近來確很拮据。固然，他的正常薪金和不可告人的收入不在少數；然而，他的賬上發着「十二金釵」的一半，加上小孩與奶母，以及這位長公子不時需要些津貼，長媳又是天生老實人，不願向丈夫索錢，只知向公公哭訴，據是少要要照照顧。這種種已盡落進他收入的一小半，他的經濟上的致命傷却在平賭和投機生意。他常以為做官的人必須懂得嫖與賭；做大官的人可以藉此聯絡其他要人；做充一些的小官的人可以藉此邀功邀賞。他已經藉此接近各級要人，毫無痕跡地與他們訂交，獲得平日由正規不易獲得的委任狀。倘若自己已有善於社交的美麗的太太或姨太太，或私人女秘書，同心協力合作起來，那更是終身操縱中的捷徑。等到嫖，弄出於藍而勝於藍，他不及他的兒子，請他的做父親的像他一樣在賭桌上爭了回來。他的賭的技巧已經登峯造極；無奈在賭場中除上「精」字外，還須有「運」字；

他的手氣之壞使他百戰九十九敗，殘酷地加重了經濟負擔。因而他想到開源。外快的收入是無規律的，而且顧忌甚多；他至多只能維持現狀。他就想到做投機生意；以他的地位，以他的交際，要探聽些金融消息或其它與商業有關的消息不是難事，似乎他對於這個「機」有相當的把握。不幸他所探得的消息是真的，等到他去「投」，那個「機」便跑掉了！

岳秋崖還有一件事是他的兒子所沒有的，即是面子問題；他身為堂堂行政院祕書長，好意思開口向人借錢麼！須彌合部的拉搦小秋，他雖則不詳細知道，却不是不知道。他自己也有動於中，幾次三番想向須彌開口，只是下不下這個面子，所以欲言又止。他思索了好久，想出一個頗為「光鮮」的辦法，決計試一試。

秋崖家裏藏了相當多的古董。他原是許多詩社裏的社員或朋友，其中比較著名的，華北的採風社，華中的南社，都與他有直接或間接關係。這班詩人詞客，除了吟詩填詞外，還愛好古董；存錢的人，自己買些來收藏，沒錢的人，祇能鑑賞鑑賞；這本是騷人雅事。秋崖想把自己收集的古董，檢幾樣比較次要的，假託是朋友的東西，請須彌想法出脫它們，——不好意思直說賣給他！——想來須彌不至於拒絕的。他依計試驗一下，須彌果然上鉤了。秋崖第一次嘗過「甜頭」，難免再來第二次；第二次以後常然是第三次；第三次以後成了習慣，一邊賣，一邊買，變為極自然的了！最初，岳秋崖所賣的古董，雖則次些，——好的他捨不得割愛——却是真的。繼而他竟須彌這樣歡喜買，買時並不仔細觀察，——秋崖向他說

什麼，他就相信什麼，——他忽然想混一些假的在裏面。混在真古董裏面的假古董果然賣出了。他再進一步，完全拿出假古董來；這批假古董也被收了！有一次，須磨向他說：

——我收買了令友們許多古董，內中頗有精品。我想在東京美術雜誌上出幾頁專頁，求你購一篇鑑定文章，和兩張半身尊照。

岳秋崖當然不能拒絕。文章與小照送過去，換得一筆很高的稿費回來。

有一天，須磨單請岳秋崖喫飯。這是很平常的事，他們的往來應酬早已多至不可勝數了。秋崖坦然而往。喫飯的地點在日本總領事館，由須磨做主人，邀幾位參贊作陪。喫得很暢快。飯後，那幾位參贊告謝退出，只剩了岳秋崖與東道主。須磨邀秋崖到吸煙廳裏去談天。每人坐了一張很舒服的皮圓椅。侍役送上兩杯濃濃咖啡，放了糖，遞置室外。

須磨彈去了一些雪茄煙灰，緩緩說：

——唉！近來中日邦交已經進入微妙階段！我們原是同文同種的，應該互相提攜纔是，偏偏事實卻我們走上相反的途徑！

——這是國家大事，我們不談，好不好？

——哈！哈！哈！祕書長！國家大事不和你祕書長談，應該找誰談呢？

岳秋崖低了頭，猛吸煙，他覺得不妙，又不知須磨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日本政府想知道一些貴國的國防計劃，祕書長可以供給麼？

岳秋崖痴如癡了電，斗地立了起來。

須磨直笑了出來，輕輕按他坐下，道：

——莫慌！莫慌！我們談談而已。日本政府當然不會忘掉你的辛勞！一切由我負責，而且絕對守秘密，你可以放心！

岳秋崖集中了所有勇氣，堅決拒絕：

——不能！不能！

——真的不能麼？須磨狡猾地問。

——不能就是不能！你便怎麼樣？

岳秋崖立了起來。

——「你便怎麼樣」？好得很！須磨也立了起來。秘書長沒錢用的時候，自然會來找到我。賣古董，賣朋友的古董，「！你想騙誰？還不是你自己的？你以為我須磨有錢，肯買古董；我那裏有這種閑錢？老實說：這筆錢是日本政府的！日本政府連你的假古董都出錢買了，對待你還算不差罷？

岳秋崖面如死灰，兩條腿載不住他，癱倒似地坐了下去。他哭喪着臉，口吃地說：

——這個……這個……

——這是命令！你應該聽從大日本政府的命令去服務！不然的話，禱！告訴你，你的

生命在我手掌之中！不必說這支……

他突然掏出一支手槍，槍口對了岳秋崖。岳秋崖直覺地高舉兩手，須磨繼續着說：

……這支手槍足以取你的命而有餘；——放下手來（他笑了）我沒有那麼蠢，在總領事館內做掉你！——而且我還有東西給你看。

他把手槍放在身邊。按了按電鈴。一個祕書走了進來，垂手立着。須磨向他道：

——請你把準備好的照片拿來。

——是！

祕書遞了出去，不到三分鐘，又走了進來，把一個大信封遞給須磨，再鞠躬而出。須磨從信封裏取出一張十六寸大的照片，遞給岳秋崖說：

——你看！

岳秋崖接過來一看，照片上註着：「支那南京特字第×號，岳秋崖，支那行政院祕書長」。照片的上方是岳秋崖的半身肖像，下面是一筆筆的賬：「某月某日付岳秋崖特別費××元，下面是岳秋崖親筆簽字。這些特別費便是賣買古董的錢，而這些簽字，原在「代朋友」出的古董售價收條上的，現今被移植到此地來了！岳秋崖看了頭昏腦脹，耳中鐘鼓齊鳴，神智有些不清了。凶狠的須磨用最自然的語音接着說：

——如果你敢說半個「不」字，我自自辦法把這張照片送給……最高領袖，讓他親自過

目。他看了這筆賬發生何種結果？那你自己去想像罷！

岳秋崖作態欲撕。須磨笑道：

——好幼稚的祕書長！這是照片，不是底片；你撕它有何用？

岳秋崖上了刀山，又跌入冰窟。須磨從信封裏取出同樣大小的另一張照片，給岳秋崖看，又說：

——令郎畢竟聰明，他早已自動加入我們的間諜隊了。他不但獲得應有的酬報，日本政府還準備爲他蓋房子，娶李秋芙小姐。你看，這項四萬元的款子，就是給他造屋討小老婆的！日本政府何嘗待差了忠於它的人？

岳秋崖接過照片，睜大了昏花的眼睛，——急昏花的，——看了一遍，照片角上也有肖像與註腳：「支那南京特字第××號。支那外交部科長，（以下用括弧註了一筆）：「岳秋崖之子」。下面也是一筆筆的特別費；而與岳秋崖不同之處，在乎岳小秋的眼內，往往有「報告某項消息，賞金×××元」。這些消息都是岳秋崖父子兩人談天時間，秋崖告訴兒子的！當時以爲骨肉之間，毋庸顧忌，誰知小秋用以出賣父親，出賣祖國！須磨看見秋崖在沉思，知道他意思動搖了，於是邁進一步：

——我的親愛的祕書長！令郎這張照片如果落在蔣委員長手裏，令郎固然沒命活，足下亦未能逍遙法外！因爲每項消息顯然是出諸足下之口，入於令郎之耳的！所以，你現今只有

兩條路可走：一條是黃泉路，你自己送了命之外，還得陪三令郎的命；一條是康莊大道，你可以穩穩當當做你的祕書長，同時很容易增添鉅大的額外收入。

岳秋崖被逼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不，上天有路，只是他不敢走，就是寧可犧牲自己，回家自殺，同時宣佈須磨的陰謀；入地並非無門，他越是貪生，越陷入地獄！岳秋崖另一入地獄的途徑便是一個「貪」字；近來小秋生活闊綽，引起他的熱羨。不是說他的生活不及他的兒子，不過兒子的進賬太多太容易了，他自己的進賬並不十分多，反而要担相當的風險！他考慮了半天，毅然決然道：

——好！我寧備拚掉這條老命，讓我來試試看！

須磨酒合郎楓熱烈地走上前去，緊緊握了他的手，道：

——好朋友！我們究竟是好朋友，決無不瞭解的道理！我叫人取了一瓶香檳來，慶祝我們第一步的合作。

他藏好手槍與照片，然後再按電鈴。

六

民國二十六年仲夏，中日膠鬚極端緊張。中國雖在準備萬一，瀋大政方針尚未十分確定。政府方面，有若干措施，事關軍事祕密，不能告訴百姓；因而百姓感到絕端的苦悶。彷彿

被囚於一間窗不透風的銅牆鐵頂的屋內，全室漆黑，望不見半點星。然而岳小秋科長却異常高興，因為在南京住宅區所築的小洋房已告落成，日內正在佈置內部，兩三天即可完畢。這種種費用都由日本政府代出，不勞他操心。

佈置齊備的那一天，岳小秋喜孜孜地去稟知了秋崖，——秋崖假裝第一次聽見，甚為喜慰，而且准許他娶小，——又奔到五台山新村去告訴李秋美小姐。岳小秋的要娶李秋美，早在秋美意料之中，可沒有預備它卒然而至，連秋崖的准許和藏嬌的金屋都全了，真是喜出望外！她立刻泥着小秋要去欣賞那所洋房，小秋自然很願意領她去參觀。她樓上樓下都跑遍了，稱贊這樣，擁擠那樣，十分愉快！她自願居三樓，把二樓讓給「姊妹」住，——「姊妹」自然指小秋的大太太。她又說出一連串的話來，忽而稱許小秋購置的能幹，忽而自與自商量如何裝點室內，嗒嗒咕咕，活像一串珠子脫了線，又如雨過天青，羣雀噪晴那樣。這時，廚房裏的碗盞還沒有買；秋美自告奮勇，明天去採辦。其餘的東西差不多都全了，床上只缺乏了鋪蓋。小秋主張即晚搬進來住，秋美却不贊成。

——這是我們正式的家室，等我和你正式結了婚纔住進來；你可以先請姊妹來住，理應她先進室，然後輪到我。

——鄙人惟命是從！至於我們的吉期，我去請靈敏之推算。

——好個留學生，如此迷信！

——好妹妹！此事關係我們的幸福太大了，星宿命運之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人家都說童老頭兒靈驗非凡，我們何妨去試試？

——好罷！只希望日子還得近些！

——心肝寶貝！難道我喜歡遲？

他揀着秋芙出來，直送上包車；自己僱了一乘人力車，跟在後面，雙雙回五台山新村。自從李秋芙立志要嫁岳小秋之後，她總勸他少上館子，少去跳舞，少揮霍。她常留他在他們的臨時家庭裏吃晚飯。她如高興，便自己下廚，弄幾色精緻的菜；否則由小寶代勞，也燒得很可口的。今天秋芙當然與頂到了不得，不但欣然下廚煮菜，還弄了幾樣西點，預備了咖啡，可可等甜飲。

晚餐雖遲了些，——實為秋芙下廚多添了菜，——却吃得十分快樂。秋芙拉小寶坐下來同吃，小寶自然表示同意。秋芙深知小秋是一位「魚，余所欲也；熊掌，亦余所欲也」的腳色；與其將來他娶第二位姨太太，不如先走上一着，把小寶梳攏了，做個幫手！所以她處處優待小寶。吃到中間，秋芙想起了一件事，問小秋造房子的錢是何人給的？小秋高興過了頭，得意忘形，把他與須磨的關係一五一十說了，等待秋芙稱贊他。秋芙忽然了半天氣，推托身上不舒服，離席而出。小寶跟她上樓，問她有何不舒服？她不肯回答，和衣躺在床上。小寶要服事她睡，她又不肯脫衣服，並且叫小寶仍舊去陪他。小寶只得為她披上一些東

西，再下樓。樓下飯堂裏的小秋，早已睜了七八分，秋美的離席而去，他根本不會介意。他一半糊塗一半醒地隨口問了一句，就一把拖過小寶，抓她癢，吻她。小寶幾次掙扎，終歸失敗。當晚小秋胡亂睡了，沒有去理會秋美。

到了明晨，老不見秋美下樓來。小寶懷了鬼胎，上樓窺探，只見房門虛掩，秋美不在房內。她四面找尋，那有影蹤？她慌了，奔下樓，衝進自己的房，推醒了小秋，告訴秋美的失蹤。他也着了慌，披了一件浴衣，上得樓來，望見梳妝檯上端端正正放着一封信，信封上寫的是他的名字。他悉格扑扑把信封折開，取出信來讀，上面寫：

「我們歌女們有時不得已而賣身，却絕對不出賣靈魂；你們做了官，有錢有勢了，信願賣了身子更賣靈魂！我與你論交數閱月，祇覺得你稍爲懦弱些，其餘都好。誰知你是個狗彘不若的漢奸！罷了！罷了！我看昔日情懷面上，不同你吵鬧，悄然走了。如果你不識相，欲來找尋麻煩，那我既然知道你是漢奸，我只能用對待漢奸的方法對待你了！小寶願留則留，不願留則去；你不得強逼她！我寫此條時，只有悲憤，沒有留戀！永訣了！」

李秋美 二六，六，二六」。

小寶不認識字，問小秋紙上寫的是什麼。小秋只說秋美逃走了。小寶急得直哭出來。小秋捧抱她，安慰她，老羞成怒地說：

「這種辜恩負義的娼婦，逃了就算送鬼出門，哭她則甚？她纔配做我的姨太太！此地

一切的東西，以及新房子裏的東西，都是她的！我們今天就讓去，覺得這此生氣！

小寶好像中了發財票；爲了顧全面子起見。嗚咽了一回。然後她拭乾了淚，侍候她的新丈夫進餐。……

中日的情勢，經過了一度的呆滯，因「七、七」事變而突然明朗化。蘆溝橋之役，在中國當代史上，是對時代的一頁。日本武裝侵略，中國武裝抵抗；情形之清楚，皎如日月，再沒有絲毫老百姓們所恐懼的「妥協」的黑影在中間！「瓦全」麼？我們不屑爲！「玉碎」麼？前途尙未可知，「碎」的不致在我們一方面！當時還有少數人患着「恐日病」然而沒有一個不贊成與日本拚個你死我活的！如果有人暗底下不贊成，或贊成交戰之下希冀日本勝利，那只有漢奸！

民氣之旺遠勝「一、二八」。因此，漢奸的行動大有顧忌。民氣像一隻一千支先的電燈，漢奸們像臭虫：試問在這樣的光明之下，臭虫敢出現麼？岳秋崖岳小秋父子倆，「臭虫」的身，再也不敢在日本總領事館直入直出了；——須磨也不許這樣做。岳秋崖做他的主子的同意，接連在報紙上發表愛國詩。可是光明之下，臭虫自然不敢出現，而小縫細隙，還是牠們的世界：此時不待不用除虫菊粉來掃除牠們了。漢奸的「除虫菊粉」便是我方負有反間諜責任的特務隊。

岳小秋新婦燕爾，諸事懶懶，……除非每日向須磨的情報：他不敢不做，因爲這是他的

命根，也是他的聚寶盆。每日下午五時正，他總有一封用火漆印固封厚厚的信，這派包車夫送到白下路××里××號，面交××先生，並且要取收條回來。送信一次實洋二元，算是車錢，——叫車夫坐車，着實滑稽！實際上他坐不坐車，隨他的便。包車夫貪這筆六十元的外快，樂於去送，從來沒有誤過事。無奈這個車夫，受了主子的薰陶，像香藕玉起來。他的情婦姓楊，是新住區熱河路××號××公館裏的娘姨。有一天，××公館的主子們都到鎮江去了，一時不得回來，京中只留楊媽和另一老婆子守家；這個老婆子既聾且笨，什麼事都不會做。包車夫有此好機會，豈肯錯過？他乘主人派他送信，暗中去赴幽會。但這道封信呢？他就分潤半元，哄那個老婆子代他送。老婆子看五毛錢面上，滿口答應了。她拿了信，藏了錢，信步而行。她半字不識，包車夫又昏頭昏腦沒有說清楚：叫她到何處去？唯一的辦法是問路警，把信封給他看。她正在問詢，他正待答覆的時候，忽走來一個穿中山裝彷彿是機關裏的工友的青年，取過信封一看，說：

——白下路××里，恰巧與我同路，妳跟我走好了。

她以為是真的，照了就走。路警也不覺得奇怪。他領了她轉了幾個灣，立停了，向他道：

——白下路還得到很咧。我代你帶去好了，保證你送到。

——但是，這信要取收條啊。

——收條？我回頭還要經過此地，妳住在附近什麼地方？告訴我。我索性把收條給妳送

來，省得妳小腳伶仃地跑。

那個老實透頂的老婆子，把妳所知道的事情一古腦兒說了出來：信是岳家岳科長的。岳科長派他的包車夫送，包車夫跑到她的主人家的公館裏來找楊媽，就把信交給她送，許她每次給半塊錢。這樣的老實，這樣的蠢，使這個素不相識的青年笑了。他開玩笑似地說：

「妳每次把信給我代交，我也給你半塊錢：好不好？」

那豈有不好之理！錢是好東西，誰肯給她錢誰便是好人，其它一概不管，也一概不懂！她謝天謝地謝過這位「好人」，眼見他拔步走了，却不敢回去，立在那兒等。等了半天，——實際上至多不過一刻鐘，她總有些「等人心焦」，——他果真回來了，這次是乘了腳踏車來的，把收條給她，並且賞她半塊錢，約她明天再地相見。老婆子欣然而去。

如此過了三天，老婆子得了一元半的外快。可是，須磨接連三天沒有收到岳小秋的情報，就寫了一個條子去問小秋。小秋嚇了一大跳！可是，他不敢說送信的人出了毛病，又不敢說這兩天無「情」可「報」（說出來使人不相信），只得說：「這幾天關防森嚴，急切探不到什麼，但我依舊在努力」；他如此回答了來人，托他轉達須磨。來人出去之後，小秋想了一回，喊車夫上來，婉言責備他幾句，反而增加他每次的送信錢。車夫則內愧於心，二則恐怕打碎這隻金飯碗：所以從即日起，恢復親自去送，沒有出毛病，岳小秋也放下了心。

某天晚上，約莫十二點半，外交部來了電話，請岳科長立即到部裏去，×司長有要公函

附談。岳小秋忽披好衣服，乘坐包車而去。包車拉到上海路，經過一輛汽車旁邊，汽車裏忽然走出一個人，問道：

——前面來的是外交部岳科長麼？

——是的！

——×同長派汽車來接你，請上車。

岳小秋無疑地跨上汽車，汽車立刻如飛地開走了。包車夫剛剛掉過頭，黑暗中出來一個憲兵，執了匣子炮，命令他停下，讓自己坐下去，叱道：

——你聽我吩咐向前拖，如果你不服從我，或者想叫喊，我先一槍打死你！

那天早晨四時，小寶接到小秋的电话，說他因公馬上要到某一地方，——他沒有說出地方名字來，大約有幾天耽擱。小寶正待問個清楚，對人把電話掛斷了。四時一刻，岳秋崖也接到了小秋的同樣電話。秋崖也想問個究竟而未果。正值政局緊急的時光，因為半夜出差是常事，所以秋崖和小寶不疑慮。

七月下旬，華東華中也吃緊起來。日本軍艦雲集上海與漢口；軍在長江中段，已經大有五十多隻。中國政府決計封鎖長江，把它一網打盡。可是這些軍艦與其它日本船隻在封鎖前一天便逃個精光。這其間當然有人洩漏秘密。當時行政院除密查長外，下面有八個秘書，每個秘書管理一科。當局就派人密查，一個個查過家只有岳秘書最可疑，於是派了專員親

案他的行竊，岳小秋的逮捕，更證明了岳秋崖當了漢奸。十多天來，岳秋崖一興下午三點，準定僱了一部人力車，——不坐行政院的汽車，——到鼓樓下車。獨自一人，登上鼓樓公園，坐在一張露天公共木椅上，取出一本舊帳簿子，用鉛筆寫了許多字，把紙折攏好，塞入木隙內，起身便回。他一走，便有人來把那張紙攏去。我們不要忘掉日本總領事館就在鼓樓公園旁邊！我方的特務隊想乘岳秋崖寫好條子，起身歸去，行走未遠，而日本總領事館所派的人來取紙條時，一併予以逮捕。無奈沒有這樣的機會。

十多天來，岳秋崖常到中山東路禮查飯店去吃可可。這也引起了特務隊的注意。岳小秋「出差」的當日，岳秋崖又去喝可可了。他走入禮查，獨據一個桌子。他取一張銀刀又用的紙，寫了若干字。待役送上可可，秋崖便把條子折好放在侍役托盤內。侍役托着托盤走到另一個獨據門頭的客人前，正欲交給他，走過五七個便衣隊隊員，有的是吃客，有的是從外面衝進來的，一下子把岳秋崖，那個侍役，以及那個客人，都捉了來！

隔了一兩天，有一輛敞開的大卡車在南京城裏遊行，車中載了十九個漢奸，內中兩個是岳秋崖和他兒子小秋。車子週遊一遍，然後開到雨花台，就在這臺台上，執法的槍手把他們的靈魂送上「東」天，不讓他們去朝見「玉皇」，而使他們去朝見「天皇」。

沙坪壩：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反 間 諜

九月中心的天氣，在上海，是相當涼爽的。即使在白天，從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三時，太陽直晒在頂上，還是很熱；然而早晨與傍晚已有幾分秋意，尤其當晚潮衝進了吳淞江，寒暑表中昇華再降，使赤臂露腿的女士們感得羅衣不足保持體溫，不得不披上一方五采的披肩，彷彿撈取天上虹霓，圍住了自己的嬌軀。

「八、一三」已經過去了一個月，中國英勇抗戰的序幕也已揭開了一個月，滬上各界的抗日工作極度地緊張，却比上一次淞滬中日血戰時來得沉着——緊張不是積極，更不是成功的因素，——來得有組織。所以從表面上看，似乎人民照常度日，神經有些麻木；如果仔細調查，你便要大大驚奇抗敵範圍之廣，工作之繁重，而且神龍見首不見尾，從敵人與漢奸捉摸不定！隨便舉一個例：假如你走過任何跳舞場，目視汽車盈門，你懷了好奇悲憤之心，走進去看，爵士樂掩蓋住蘇州河以北的砲聲，綠女紅男癡狂似地跳舞着。你難免要長長地嘆口氣，說：「醉生夢死的人們！」醉生夢死的人們不是沒有；可是，在醉生夢死的煙幕之下，有不少青年男女來此探聽消息，採訪行蹤，而明天，也許這些「沒腦子人們」中的一個，爲了這些青年們的報告，要失去他的生命。

丁偉便是擔任這種工作的一個，實際上，他已是壯士，——三十五歲還算青年麼？戰事

爆發之前，他在××大學裏教書。戰事在暑假中爆發，因而假後××大學還離開課與否，暫時難下斷論。丁偉乘此空閒，做些救國工作，他家中只知道他每天出去作國際廣播，——他的確信的，——却不知道他還擔任了反間諜工作，反間諜是極機密的工作，除了擔任同樣工作的幹部人員外，任何人都不應當知道的，自然丁偉把這件事瞞得緊嚴了。

這時是下午三時左右。丁偉在家與妻子等殺西瓜吃。實際上已無吃西瓜的必要，——然而一則習慣成自然，吃慣了，似乎非吃不可，二則因為時局的關係，賣西瓜的份子來源減少，漲價居奇，而賣西瓜的小販只希望早早把存貨售出，忍痛減價，因此丁偉比往年多買了一些西瓜。丁偉剛剖開瓜，他的朋友源士欣來拜訪他，他便留他吃瓜。源士欣是東北人，黃埔出身，頗有些文學修養，戰前當自強報的主筆；戰後奉命領導上海的「救國工作」。源士欣常來丁家，幾乎每天必來，有時一天要來兩三次，除非他到前線去的日子纔不來。丁偉夫人爲他們選了一個大西瓜，請丁偉剖了，每人吃半個，給了他們叉子和銀匙，讓他們到書房裏去邊吃邊談。

丁偉與源士欣一跨進書房，士欣便向丁偉一笑，丁偉懂得笑的意義，也就報之以一笑，這就是說：「工作」成績甚好。丁偉所住的房子雖則是新蓋的，却是半中半西的石庫門兩上兩下的房子，樓下正中一間是客廳兼飯廳；側廂很深，一隔爲三，以一半作書房，以另外一半分爲兩個房間，內中比較暗的一間是女僕住的。此刻丁偉夫人和丁偉的妹妹等都在客廳

裏吃西瓜，而分隔客廳與書房的門敞開在那兒，所以丁偉和士欣未能暢所欲言了。丁偉低低地問他的朋友道：

——五十七號有沒有報告來？

——有；而且他的報告業經十五號與二十九號證實了。

——多少噸？

——三萬餘噸。

——堆在那兒？

——匯山碼頭。

——他媽的，鬼慈善家！

說到這位慈善家——以慈善起家的慈善家！——大大有名：「一、二八」之後，他接濟敵人糧食三百萬担，每担純利九元，三百萬担共得純利二千七百萬元；這次却以煤斤接濟敵人，那些煤既然堆在楊樹浦匯山碼頭，在日人勢力範圍以內，便沒法去扣留。至於那個慈善家，表面上吃佛誦經，正人君子，實際裏助敵殺害同胞，是有蛇蠍那麼毒的老狐狸精；他自身防衛森嚴，一時難於着手「做掉」他！

——在愛多亞路近外灘處，南京大劇院的斜對面，新開了一月四川館子「口味」甚好，你知道不知道？原士欣問丁偉。

「我不知道；「口味」甚好嗎？」

丁偉回答着。恰巧他的妻子吃過西瓜跨進書房裏來，只聽得「口味甚好」四個字，便問：

「什麼口味啊？」

「我們談到一月新開的四川館子，——士欣笑着回答：「改天我做東，請偉兄與嫂子去

嚐嚐。」

「不敢當！你初到上海，是客人，這個東應當做我的。」

「對！對！我當然做東，恭請士欣兄賞光，而妳是「當然」的陪客：這樣好不好？」

「理應如此！」

大家談着笑了。丁偉夫人以為「口味甚好」是句很普通的句子，而由丁偉聽來，立刻明白其中文章：這是說：該館子是漢奸的集會所，是漢奸的交易場。在那時，上海尚未淪為「孤島」，漢奸的行動是秘密的，正因為求秘密，所以反而跑入公共場所如跳舞場及餐館，咖啡店裏來，以娛樂的形式，進行背後的勾當！「八、一三」戰爭一開始，原士欣便疑心漢奸們有個「或幾個」接洽地點，傳達敵方命令，上級漢奸指揮下級漢奸，收集中下級漢奸的報告，在政府機關等等。原士欣從他親自訓練的八千個便衣隊中間挑選出三百人來當間諜，再從這三百人內，精選出三十個作為幹部人員。他遣派這些幹部人員，攜帶了活動費，假裝吃、電影院、圖書館、跳舞場、餐館、咖啡館、賭場、回力球場、跑馬廳、跑狗場。

爾爾入方去打聽渡好的活動中心；經過了種種波折，探得了好幾處接洽地點，而這月××飯店是個中首腦。這些，丁偉未嘗不知道。然丁偉之與原士欣，並非上司與下屬，他不過以友誼立場，從容相助而已。尤其因為丁偉精通德文及俄文，利用這一點，他的工作着重在對付外國人。——為敵人當間諜的外國人，——特別是曾付滯留在上海，無家可歸，無惡不作的兩萬多個白俄。關於他們所提及的四川餛飩子，如果丁偉高興，自然不妨通問；即使他不過問，早已派有人員專責去應付了。

說到此地，原士欣與丁偉已經吃完了瓜肉，飲盡了瓜汁。可是，丁偉還捧住了西瓜殼，儘力在那兒用匙刮水。丁偉夫人見了好笑，一把搶了過來，憑着，說道：

「你這個人，多麼認真！瓜皮都要穿了，還在那兒刮，不怕人見笑！」

「你！」「嗚西瓜皮說大話」，我還沒有暗咧！」

丁偉向他夫人做了一個鬼臉，又伸出舌頭舐着兩脣，表示味美，引得大家笑了。習習的微風送來涼聲，一陣緊，一陣稀。丁偉夫人聽了，嘆氣道：

「又鬧噱了，我恨死了日本鬼子！」

「哈！哈！嫂子，這下怎麼竟狂了日本人！怎麼？您替他們辯護？」

「不！我不替他們辯護；不過，這些壞的總是中國軍隊開的。中國軍隊因為高射炮與

飛機的缺乏，仗越打下去，我們越有辦法，不愁會永遠缺乏的，！不能掩護敵兵陣地

所以等到傍晚纔放敵，放一個整夜，放到天明，使倭寇不得安睡！

——這話說來，我們應該喜歡纔是！

——對了，我們應當高興，希望多羅死幾個鬼子！丁偉順着妻子說。

——哦！原士欣掏出錶一看，說：我該走了！偉兄，今晚九時，我們在大馬路外灘沙利

文會見。嫂子，再見！再見！

——我準時到沙利文，丁偉回答着。

丁偉夫妻兩人送原士欣出大門。

沙利文是飯店（西餐），咖啡館，糖果店的混合物，開設在南京路（即大馬路）外灘附近。它的門面完全是玻璃的。它的斜對面是著名的法國飯店馬賽兒（Mareel）；坐近行人道的客人，從沙利文店內，可以瞭見進出馬賽兒的人們。那天晚上九時差三分，丁偉走下電車，來到沙利文門口；隔了玻璃，原士欣已在向他招手了。原士欣早叫了一杯冰牛奶，丁偉要了一客「聖代」。原士欣很優閒地執着麥管，向丁偉道：

——戰爭已經開始了一個月，上海的市面固然冷落了許多；然而一到晚上，這條南京路上依舊是人山人海，而娛樂場所的顧客反而增加。譬如那月馬賽兒罷，顧客們進進出出，沒有安靜過兩分鐘。

丁偉懂得他的暗示，也就盯視着那家法國飯店，口內拉雜道：

——聽說那家飯店的創辦，馬賽兒出身很窮。當年，因為在法國本國一籌莫展，馬賽兒夫婦流浪到中國來。到了上海，東借西貸，籌得六百元資本，就在當時的洋涇浜，租得兩間房子，開起糖果店來，一切都自己動手。三十年不斷的奮鬥，使他一躍而為富翁，店也移到南京路上來了。直到「一·二八」，這所飯店是上海最出名的飯店：資格老，味道好。就在「一·二八」左右，他的女兒嫁給一個白俄；「一·二八」之後，馬賽兒老夫妻雙雙回國，把店交給他們的女婿，却由他們的女兒出面，爲的要保存這個「法國飯店」的老牌子。馬賽兒老頭子一走，菜的質與量都低落了，甚至不能與新起的西餐館——例如水上飯店——相比。然而上海是個神密的都市，慕名而來馬賽兒的客人依然如此之多。

原士欣和丁偉兩人談談說說，添叫了幾次東西，不覺已過了一個多點鐘頭。原士欣自言自語道：

——是時候了！

他會了鈔，却不立刻走。約摸再坐了五分鐘，他一眼不睜地凝視着玻璃窗外，猛地立起來，用最簡短、最肯定、最有命令意味的語調向丁偉道：

——走！

他們迅速地穿過南京路，走上那邊的人行道，跟在一位穿黑色服的外國女郎後面，朝着

外灘走去。丁偉立刻明白那位女郎有可疑的行動，引起特務隊的注意；而且，她的地位相當高，所以一動原士欣親自出馬，還揀上了丁偉。他們不即不離地跟在後面。那位女郎到了黃浦灘，沿了江，從銅人碼頭，以散步的姿態，直走到法租界外灘與十六舖交界處為止；再從十六舖走回銅人碼頭。黃浦灘這時行人稀少，汽車也稀少到幾乎看不見蹤跡，電車早就停駛了。在太平的時光，時近子夜，在外灘納涼的人正多咧；有錢的人坐了小火輪到吳淞，高橋去兜風；沒錢的人就坐在草地上乘涼，外灘公園裏都是人。戰事一起，黃浦江裏泊滿了各國軍艦；尤其在江日本大使館旁邊，停泊旗艦出雲艦，引起中國飛機的數度光顧，機關鎗彈子、高射砲破彈碎片，縱橫亂飛，使人畏懼，不敢駐足於此。她是什麼人，偏有閒情逸致，來此散步？平時小姐們見了老鼠都要嚇得怪叫的，她居然見了流彈不却步，也就大膽極了。

她忽然立定了，倚着沿江的欄干，若有所思地向遠處眺望。俄而燃着一支香煙，徐徐地抽。江海關的大鐘敲了十二下，已是子夜了。在浦東，在江灣，我們的砲不停地向敵陣射擊。天空裏劃着一條條長痕；是海燈的交奏，是巨彈飛過處的閃電；雲霄中也紛紛降着血點，那是日人和漢奸所放的紅綠色信號彈。原士欣低聲向丁偉道：

——你獨自去接近她罷，我還有事去。她大概是白俄，但自稱是德國人。你得當心一點，這個人是相當神祕的！再見！祝你成功！

丁偉向着她走來，以絕對自然的態度，也倚上了欄干，靜她並不違。丁偉長嘆一口氣，

用德語自語自說：

——戰爭！戰爭！使我統浪在上海，回不得故鄉！假使還要延長下去，叫我如何支持呢？

丁偉說時，聲浪雖則不十分高，却也相當強，能使兩丈外的「她」聽得清楚。她果然上鉤了！她逐漸移近丁偉，有時還偷偷望他。他在眼角尖裏早已睇見了，但不露聲色，繼續他的「沉思」與嘆息。她逐漸走近，終至立在丁偉的身旁；她裝做不在意地撞了丁偉的手肘一下，又把手姿拋在地上。丁偉乘機俯身拾了起來，遞給她。她用德語說：

——謝謝先生！

——小姐，這是我應當做的！丁偉也用德語回答。

這是最簡便的，也是最普通的「接談」方式。兩人談得很好，雙方都避現實問題：中日戰爭。談了約摸半小時，那位小姐遂請丁偉去喝杯咖啡；——注意：依照歐美風俗，大都是男請女的，現今適得其反。丁偉自然答應了。他們去的地方依舊是沙利文，馬賽兒已經「打烊」了。他們相對而坐。在雪白如晝的燈光下，丁偉得以從容不迫地觀賞這位神祕小姐：由她的身材看來，顯然是德國人；——或許她的母親是俄國人罷？總之，她不是德國人，也不是純粹的德國人。她生得很美，蔚藍的眼睛，漆黑的鬚子，金黃的頭髮，雪白的皮膚，唇若鮫朱，齒如編貝，兩頰笑靨貼着顴頰，談吐文雅，舉止大方；倘使遠處碰擊不時時來提醒丁偉，他簡直要忘去坐在他對面的是何等樣的人，而疑心自己變為羅曼斯中的主角了！

說先笑，睜了丁偉一眼，又復含羞似地低下眼簾，——長長的睫毛直垂下來，在明燈照耀之下，於下眼皮上淡淡畫上數筆球筆影，——柔婉地說：

——真對不住得很，我還沒有介紹我自己咧！請您多多原諒！

——這是我應該請妳原諒，丁偉也很有禮貌地說：我既未介紹我自己，也沒有請教小姐的姓名，真正失禮之至！

她又向他迷人地一笑，打開她的手袋，從中取出一張小型名片，寫的是：

Dr. Edith Gerhardt

Frauenargia

與譯成中文便是

婦科醫生

愛蒂脫葛爾哈脫博士

如果這個學位是真的話，葛爾哈脫小姐是一位絕頂聰明的人；德國醫科大學至少要讀十一學期，此後是醫院實習，終而是「國家考試」，——共考十三門課目，每一門須經三位教授分別試驗，——前前後後需時至少七八年，而我們這位愛蒂脫·葛爾哈脫博士芳齡不過二十四！

丁偉也給了她一張德文名片。

他們談得很久，最後走出沙利文。臨別時，她再三約他於明日下午四時半，到她寓所去喝茶。她又加了那麼一句：

——我初到中國，沒有朋友，怪寂寞的！

翌日上午，原士欣已經得了丁偉的報告，極力慫恿他去赴約。他們估計這次約會並無危險，所以不帶武器。

她住在跑馬廳對面，南京路與靜安寺路相接地點，××大廈五樓三〇六號，是三間式的寬大 Apartment。凡是去過上海的人，知道這段地帶純是些華麗的大商店和高聳入雲的大廈；住在這種的 Apartment 裏，當然是很奢侈的。然而因為交通便利，醫生設診所於此，倒是極相宜的，——祇須醫生自己有號召力，能够吸收一班華貴的病人，即使開銷繁重，也不難應付裕如了。

所奇怪是這三間大房子空洞得令人不相信：一間是臥室，祇有一牀、一几、一櫃、一箱

，與臥室相接的是洗澡間，丁偉當然不好進去；一間是大會客廳，地板上鋪了氈，却將桌盤，頗像跳舞場；另一間比較小些，是書房兼小會客室，有書架而無窗，此外鍍銀鋼脚玻璃的小圓桌一，配着鍍銀鋼骨帆布長椅四張。葛爾哈脫向丁偉解釋道：

——我因為初到上海，一切不熟悉，所以設備簡單得可笑！

誠然，「初到上海，一切不熟悉」是一個入情入理的原因。但是，一則，停了一忽，坐到玻璃圓桌前，僕人捧出冰淇淋之後，她又說她到此已無四個月，「四個月」與「初到」配在一起有些不相稱；二則，她是醫生，醫生的設備終有一部分是隨身帶的，她的「吃飯家具」放到那裏去了？難道包紮起來，放在丁偉不便搬入的洗澡間裏去麼？未免太不合理了。爾其引起了偉注意的是小會客室內一盞蓮蓬式裝在一根長長的鍍銀架上的電燈：各室的燈光裝置都很新式，電燈完全嵌入天花板或複壁內，而此獨否。即使說：晚上她獨自在家，用不着點許多燈，開了這一盞就足够了；那麼，這盞燈了一半紅一半綠的紗罩的燈為何恰巧裝在着口呢？燈罩或紅或綠，或五彩紛陳，固無一定形式；然而齊齊整整，一半紅一半綠，却是少見的。玻璃窗下便是大街，在街上微微仰首即能望見這兩扇大窗，自然也就望見了這盞特殊的不會使人認錯的怪燈：如此說來，難道這盞燈是個記號麼？

這次談話與昨夜首次談話顯有不同：談話的範圍逐漸收小，直落到談話人自己身上。愛蒂脫相當詳細地陳述她的身世，不知是真是假的身世；——如果是假的（假的成分多於真

的成分)，那麼，不得不佩服這準備嚴密，該想周到！丁偉也自負一籌，倒是真的成分多於假的；結末隱隱說出，故意如此說，倘若戰爭繼續，學校停辦，便有失業的恐懼；到了那時，家鄉回去不得，上海又是米珠薪桂，如何是好？

——那時候，愛蒂脫笑着說：我希望我們的友誼已經進步了，它允許我幫他的忙，至少在經濟方面，不會發生問題的。

「第二次見面便談到錢，有些『路數一子！』丁偉如此想。他裝作很感激，很熱烈地謝謝她。她留他在她寓裏晚餐，開了電燈，連帶那盞燈光線絕對不需要的半紅半綠的燈也點了。晚餐很豐富，冷盤居多，好像是從外邊買來的，飯後繼續談天。愛蒂脫拿出幾本照片的簿子，翻給丁偉看：大部分是她們身的照相，有時與朋友在一處。照相的背景都是採取中性的，不論天然風景或建築物，沒有特殊的個性得以引人判斷這是在德國或在俄國。畫了丁偉，約摸九時左右，丁偉起身告辭，並且邀她明天在水上飯店晚餐。

就在這個九月十九日的晚上，正當愛蒂脫。葛爾哈脫向丁偉惹惱的當兒，在上海的敵兵分數路向我總攻，經我軍忠勇抗戰，敵兵大大慘敗，自從「八、一三」開戰以來，已有十五日敵機便襲我國首都，八月二十一日敵海軍犯吳淞受重創，九月五日寶山失守，九月七日敵占伶仃島；這次我軍大捷，真令人揚眉而吐氣！原士欣最先開得勝利，高興極了，雖則知道了丁偉已去赴約，依舊奔到了家來報信。他看見了丁偉尚未歸來，與丁偉夫人談談幾句，再趕到

葛爾哈脫的住處。他剛下人力車，恰巧丁偉從大廈內出來。他們相見，只裝做不認識，
恐怕那位女大夫躲在窗後窺探，——不打招呼，直向前走。丁偉回首一望，當窗的半紅半綠
燈果然不見了！走到相當地遠，兩人纔用最簡短的句子交談：原士欣所獲的捷報是可以真談
的，而丁偉所得的「戰果」却不能詳細說出。他們邊談邊行，終究原士欣都知道了。他們約
定明晚在水上飯店相見：原士欣將約了一位女同志同來，假裝偶而相逢，由丁偉介紹給葛爾
哈脫，以圖進身。

水上飯店開在一隻趸船上，兩下兩層，一面憑臨黃浦江，一面倚傍大馬路外灘，內外
部裝飾華美，餽土樂抑揚頓挫，憑欄處涼風習習。這樣高貴的餐館，餐費每客不過一元半、
二元、二元五角而已；——若在民國二十九年的重慶，即使××飯店有五十元一客的西餐，
所吃的純是些罐頭食品，還遠不如水上飯店所吃的新鮮咧！丁偉，爲了情人似的，在第二層
船首定了一張桌子，預備四個人的菜，却先設兩個座位。第二層船首是最風涼的地方，人人
喜歡，所以他先來定了。——幸而九月十日是星期一，不至太擁擠，然而大勝的消息也許會
吸引顧客來的。

愛帝脫，葛爾哈脫準時降臨。今晚她着意裝飾之後，更美麗了，混身是墨白的交響曲：
閃光黑色羅袍，白絨半節大衣，肉色蟬翼長統絲襪，墨綠銀滾亮皮鞋，銀絲小錢包配着白絹
手套。一朵盛開的大紅玫瑰浮在羅衫左襟，顯也顯地，搖搖將墮。她薄施脂粉，淺淺灑上髮

滿香水精，經過處，風陀蘭香，刺人欲醉。丁偉笑着她，彷彿接到了一位天仙！她熱烈的和丁偉握了握手，然後就吻。她要卸去她的大衣，丁偉便委婉地阻止她：

——愛蒂脫，今晚太涼爽了，還是不脫罷！

丁偉一不留心，直呼其名，說出了口，着實有點窘。但是，對方來了一個會心的微笑，使他放了心。

葛爾哈脫未到之前，原士欣與馮婉蘭早就來了，不過立在遠處，沒有走近來。他們等待着丁偉與葛爾哈脫吃過了拚盤，纔手挽手地走來，裝做找座位似的；——那時，所有的座頭的確都座滿了。丁偉先立起來招呼，又爲他們互相介紹了。丁偉用漢語問原士欣：

——沒有座位了罷？

葛爾哈脫不得原士欣回答，便用德語說道：

——請同坐好了。

哦！聰明的愛蒂脫呵，你說你初到中國，你如何聽得懂漢語呢？這個小小瀟瀟自然毫不過馮、原、丁三人的注意的。馮與原裝作不懂德語，乃用英語與葛爾哈脫談話。葛爾哈脫一口德語，說得很純粹！而她的英語，微微帶些外國音：這個外國音乃是俄國人講英語時所帶有的，益發證明她是俄國人，或是有俄國人血液的德國人。

依照了原定計劃，丁偉介紹原士欣時，說他是燕窩富商的兒子。——原士欣雖是愛蒂脫人

身材卻是南方人身材，又因爲在關內久了，很可以冒充江浙一帶的人。至於馮鶴齋女士，他是道地的蕪湖人，此刻冒充××大學的皇后。蕪湖是極富饒的地方，日本人早已注意到了，所以原士欣自稱蕪湖人，又得了馮女士的幫助，不致顯露假藉。果然馮爾哈脫對於蕪湖發生很大的興趣，問長問短，問個不停。餐後，原士欣，這位冒充的關公子，邀他們上樓。愛娜或楊子飯店去跳舞；馮爾哈脫却要請他們到她的客寓裏去談談；結果，當然是獲勝了，因爲尊重女子的意見是東西外交的基本原則。

馮爾哈脫回到寓所，走入書房，先開了那盞有半紅半綠罩子的怪燈，把它從屋角移到窗口，然後請他們圍了小圓桌而坐。她又叫僕人取來冰淇淋與冰凍汽水。她敬過冷飲，敬過烟，就極自然地探聽昨日「光榮的勝利」。原士欣與丁偉儘力描畫中國軍隊的忠勇，日本軍隊損失的慘重，她又裝作不經意地探聽中國主力軍隊在那裏。原與丁是初回答不知道！繼而以「大概」、「聽說」、「或許」、「我猜想」等字眼開始的語調，說出我方主力軍在某某與某某幾點。實際上，凡我方軍力比較單薄的地方，說是主力軍所在地；而我方軍力比較雄厚的地方，却當作是軍力單薄的地段。他們明知敵軍得到了馮爾哈脫的報告，不致於露其真面目，必須查過；但是萬一信任了，請他們去上一個當，未嘗不是件快事！他們很明白，爲間諜或反間諜之道，虛虛實實，假假真真，他們豈肯吐露半點真消息？

他們一直談到十一時。原士欣始終裝着沒腦子的流筍子弟，馮爾哈脫始終是癡狂的蕪湖

假使我們以狐狸來比喻葛爾哈脫，原士欣便是這狐狸的獵犬。原士欣的銳敏遠出於了偉與馮赫爾之上；此晚一夕談，已令他若干線索，使他得以探訪葛爾哈脫本人的真面目。他一回來，即對動員他的得力助手，內中有三位高麗志士，面拆機宜，叫他們出去偵探；另一方面，他與馮丁繼續他們的「戲劇」；丁偉自己逐步扮演熱情於愛蒂脫，扮演得逼真，或許最初是「逼真」，繼而「通」字掉落，變為「真」了！——對方似乎起了同情的反應。

原士欣初步的成績證實了愛蒂脫，葛爾哈脫是生長在哈爾濱的白俄，真名綺娜。瓦西里愛蒂脫 (Irina Vassiliev) 她曾與川島芳子同過學，有一時瑜亮的美稱。抗戰軍興，敵人派川島芳子在北方活動，派綺娜，瓦西里愛夫南下主持開講工作。繼而原士欣探得綺娜，瓦西里愛夫有兩個活動機關：一個是她的「醫寓」，專門用來招待知識階級的人物；一個在法租界邊，稱爲愛路二百×十×號，是著名的「台基」，專門用來招待腐化的政界要人；最後一個機關在虹口，那機關是指揮中下級漢奸的大本營。進出於她醫寓的人並不多，而且進去的人並不像個常漢奸。——不過，有幾個人，當時沒有「下水」，等到國民政府遷渝之後兩年，却在香港當起用賣淫窟的商人來了！——至於這「西愛路的「台基」，門禁森嚴，出入的弄「大老」不尋。當時某妻入與另一要人，爲了爭取一隻「蝶」兒的歡心，曾經向蝶兒下跪，獻上一張五千元的支票，博得蝶兒的微笑，以及一次華爾士舞。三來原士欣探得與蝶兒敵入密約，與那另新開的四川館子，直接間接，都有關係。原士欣心中決定「做掉」她，並等時機動手。

十月二十六日，大場失守，我軍退守第二道防線。二十七日，敵軍進占關北，我方掩護大軍後退的八百壯士，堅守蘇州河畔四行倉庫，繼續抗戰。這時候，漢奸加倍活躍；而愛蒂脫、葛爾哈脫女大夫也分外忙碌，原士欣以爲時機已至，要取她的血，去祭戰死的英雄。他與丁偉商量好了：由他借了一乘流線型的私用汽車，——闊公子如何可以沒有自備汽車呢？——去邀葛爾哈脫兜風；由丁偉與馮婉蘭作陪。愛蒂脫，葛爾哈脫欣然答應了，跨上車，開始在寬大的馬路上疾馳。那個汽車夫當然不是真的汽車夫，乃是一個特務隊員化裝的，所以不久車子開到冷僻的所在來。原士欣笑迷迷地伸手到袴袋裏去，以一個管狀的硬硬的東西頂住了葛爾哈脫的腰部，笑迷迷地向她說：

——葛爾哈脫大夫，請你不要吃驚：這是一支手槍，槍子是橡皮做的，放槍時絕無聲響！

她宛如觸電似的一震，但立刻鎮靜下來，也笑迷迷地回答：

——原士欣先生，請你不要開玩笑，怪可怕的！

——玩笑還得繼續下去，真是失禮得很！小姐，我覺得你的名字「愛蒂蒂脫·葛爾哈脫」不十分自然，不如改作「綺娜·瓦西里愛夫」，你以爲何如？

她一聽到自己的真名，知道全盤失敗了。但她絕不收起翅的笑容，很坦然地說：

原士欣先生，除了「佩服」一字外，我向你別無他語可說！

她又集中了她所有的何人魔力，向丁偉道：

—— Bitte, fragen Sie Ihr Herz, ob Sie Mich retten wollen?

（「請你問你的心，願不願意救我？」）

丁偉聽着喉嚨回答：

—— Aber der Geist Meines dem Vaterland tapfer Geopferten Bruder hat Meine Hand
Gehalten, Lob wohl, Edlich

（「但是我的忠勇同胞的冤魂束縛住了我的手。永訣了，愛蒂脫！」）

丁偉抱住了她，長長地接了一次吻，最後一次的吻；然後他噴着淚，向原、馮二人道：

—— 恕我不陪你們去了！

他俯着首，開了門，迅速地下車。

沙坪壩：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正午。

反

國

籍

⑩

務

NIKO

貧是罪

想起了往事，真似一場噩夢！

那時我在江南×縣一個縣立中學裏教書。縣立中學裏的教員薪水當然不會高的，何況我所教的又是次要的課程：圖畫，音樂，手工。可是，地方小，生活程度很低：每月四元的膳費，已能吃到相當好的菜；除此之外，別無其它消耗，偶而買些菱角，毛桃，花生米，豆腐乾等小吃，也所費無幾。最昂貴的消遣便是上茶館，聽說書：一百文的茶費（居然是兩齣茶），一百六十文的聽書錢，再加若干小賬，至多不過三百文。每日課餘的時光，或選擇一塊風景明媚的所在，調色舒卷，作野外寫生；或攜唐詩一冊，徐步至離校三里外的明珠泉，席地而坐，朗誦生平所愛的詩，於時柳枝拂肩，桃花灑頂，清風過處，幽香陶人，仙乎！仙乎！或約知友二三，上茶館，聽評書者說三國志，或紅樓夢，或三笑姻緣。如此度了數年無憂無慮的生活，囊中居然積有兩千元了。

兩千元！數目雖則不多，可是與每月四元的膳費一比，可以使我坐喫五百個月，就不得不驚其龐大了！靜極思動，我既然富有兩千元，半鄉半村的生活不再能稱留住我：友人們徒然勸阻，我決定要到上海去。到上海去幹嗎？我自己也不甚了了，似乎幸福在上海等著我。

我不去便辜負了它。我先一天買了船票，——上海與×縣間有小火輪往返直航，——再整理東西：一隻鐵皮箱，一個鐵蓋，一隻網籃。×縣沒有銀行，所以無法匯寄；我把兩千元整款鎖在鐵皮箱內，身邊只帶七十元零用錢。上船的時光，人多手雜，一時竟找不到腳伙。那隻鐵皮箱笨重已極，儘了我自己以及送行的兩位「長衫同志」的力量，休想搬得上船。我再三奔走交涉，賴藉了小費的神通，兩個茶房答應幫忙：於是上面用繩子吊，下面用手托，經過一番努力，把鐵皮箱運上輪船。不久輪船開了，我肚子也餓了：探囊想買些點心吃，皮夾不見了。當時一驚，但立刻又欣慰起來：萬一皮夾中不是七十元而是兩千元，豈不都完了！

這是否運的序幕，我却以為是幸運的蔽護。

到了上海，我先去拜訪一位老朋友，陳崇實。崇實也是學畫的，是藝專同學，最和我談得來。兩人上陶樂春小酌。席間談起了彼此的生活近況：他在××私立學校裏教書，月薪五十元，在珠米桂薪的上海，自然拮据得很。我就建議道：

——你這樣教書乏趣得很，還是我們來做生意罷！

——對！對！還是做生意好！……做什麼生意呢？

「做什麼生意？」確是一個大問題。我們把所想到的生意都一一加以考慮，而考慮的結果，不是「資本太大」，定是「經濟不夠」，幻想的範圍逐漸縮小，逐漸具體化。我靈機一動，想到了一件事：

——爲何不製造時裝褲子裏的蠟人呢？

「妙呀！妙呀！你所學的是時裝與美術工藝，我所學的是美術工藝與繪畫：製造蠟人才是我們的老本行！」

——何況滬上時裝褲子林林總總，而沒有一家製造蠟人！」

——包能賺錢！」

兩個人好像發現了金礦似的，大爲興奮。繼而討論到實現方法，覺得兩個八寶力有限，不如再添一位「股東」。這位「股東」的人選終究決定了張任遠：他起先是我的學生，再後做了我們的朋友；目下他在好友圖書館當編輯，月入比我們豐富，拉他入股，大概不成問題的。

我們一鼓作氣，忽忽喫完飯，即刻去找張任遠。沒有找到。過兩天再去，送到了。相談之下，他也欣然答應。商量結果決定：資本六百元，各人出二百元；推我爲總經理，負全責去辦；陳張兩人暫時不辭去現在的職務，免得「脫子跌交，兩頭勿着實」。我奔走了兩星期，居然諸事粗緻就緒；北四川路底某號店面煥然一新，門前懸起一塊銀灰色作底粉紅色作字的招牌，上書：「三友美術工藝社」，那就是我們所開的店。這是民國二十年七月十五日。

一陣小爆竹慶祝着三友美術工藝社的開幕。事前，崇實告訴我一個小小的故事：××

發明一種戒煙丸藥，每盒丸藥的成本不過兩角，但每盒裝飾二元，廣告費七角；所以每盒成本總共二元九角，售價六元，代售處扣去一元三角，××君實得利潤一元八角。我聽信了崇實君的「崇虛」哲學，把舖面裝飾得全碧輝煌，因而六百元資本用個精光。這有什麼關係呢？如果崇實任遠沒有錢，我有的就是錢；我先墊出資本來，去買顏色，材料，以及僱用工人等等。第一個蠟人造成時，閣店的人——股東，店員，工人——大大地吃一頓。

僅僅造成蠟人是不夠的，緊要的還要把它賣出去。三友美術工藝社的店面固然裝潢入時，五光十色，吸引路人注目；而造成的蠟人也婀娜多姿，不下於舶來品。無奈駐足而觀者往往不是主顧，真正的主顧那有閒功夫跑到北四川路底來？恰巧那天慶賀第一個蠟人出世的席上，有一位客人，一位惟一的客人，王春山，是電影界的名導演，自己還開了月時裝店，願書替我們「跑街」，再三申明是義務的，「是朋友間幫忙性質」；他說。那是最好沒有的了！更妙的因為大家是廣東人，王君與先施，永安，新新幾大公司都有關係；而與其它著名的時裝公司如：雲裳，摩登，上海時裝，等等也有「交情」。他肯為三友美術工藝社出力，實是三友美術工藝社之幸。至於「義務」云云，那是萬萬不敢當的！我們也以友誼立場，再四和他商量，每月致送一百二十元的俸馬，請他啣綽。他謙謝一回，也就答應了。

隔幾天，果然先施公司買了一個蠟人去，而且說：「先買一個試試，倘使適用，還要大批地定做咧！」過了一星期，永安公司也買去一個，也允許我們再來買。每個蠟人成本二十

元，以八十元賣出，有六十元的毛利。如此觀來，前途頗爲光明。可惜第一月只做了這兩筆生意，收入一百六十元。區區之數，那裏够銷？我們並不灰心，以爲日久人家知道了我們這月店，自然會來生意的。可不是，第二個月，寰寰公司向我們定做一個新娘，指定要中國人面貌。我先繪了一個樣子，註明尺寸，托王春山帶給婆婆老劉看：老劉說：「很好！就這樣先來一個」。因爲是「定做」，向例要貴些：討價一百元正。老劉很爽快地答應了。趕做完成，由王春山送去，當日就領到一百元。

這是一針有刺激性的注射，使我們振奮一番，可也是最後的一針，此後毫無生意上門。繼開流水簿來，從八月二十日起，每天只見支出，不見收入。我們三位股東開始着急了，而最焦急的是我：顯然因爲他們每人不過賠掉二百元，而我一個人賠出一千有餘！有何辦法呢？一方面節流：辭退了一部份的店員與工人；一方面開源：兼做佈景生意，繪與裝畫齊來。這番掙扎也是徒然的：文明戲班子裏依然爲新排的戲添置佈景，却不肯照顧三友美術工藝社「未幾「九·一八」事變爆發，局面更糟糕！我實在支持不了，正想收店。王春山爲人頗有義氣，見我這樣，車馬費當然不忍再向我索取了，反而勸我：店不必關，把所有的店友都辭去，只留一個學徒看門；給我一個美術「顧問」的名義，「每日上午到王春山自己開的店裏去走走，每月可以領一百元生活費。以前，王春山肯爲三友美術工藝社跑街，乃是錦上添花；現在，王春山肯周濟我，叫做雪中送炭；我的感激他自然不能以言語形容了！於是，每天早

真從北四川路出發，乘汽車到靜安寺路，去辦公，整理春山的店務，午後即在那裏吃飯。春山留我吃飯，無非使我省幾個錢，我豈有不懂之理？爲了省錢，後來我連汽車都不乘了，安步以當車，每天從北四川路底走到靜安寺路跑馬廳，再從跑馬廳走回北四川路底。凡是到過上海的人總能知道這段路的長短罷？一往一返，天天如此，實在是足夠苦了，然而苦的是在後面。

民國二十年的大除夕，王春山留我吃年夜飯；他以家裏人看待我，讓我和他的太太小孩等同桌而食，吃得「相當」快活。我說：「相當快活」是有意義的：兩三月來，我自己的妻子常常寫信給我警告窮苦，——她委實是既窮且苦，——而且有三個小孩要扶育，可憐的媽！——我老是哄她，說我在上海做生意，前途極有把握，請她暫時忍耐，將來我決不辜負她的，而且我嚴重地發了誓，有一天，春山見我呆呆發愁，逼住我把這件事供了出來；他當時沒有做聲。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忽然給我五十元，說是他的太太「送給」我的妻子的。我豈肯受這筆錢？他把錢收了回去，過了一天他却給我一張郵匯收據：原來他替我匯出去了。我計算日子，該錢於小除夕，或大除夕早晨，準可到家，所以我稍稍快樂，相當放縱暢飲。——晚飯後，大家圍圍了圍住火盆，煮咖啡吃。春山邊飲邊談，逐漸說到營業的困難。他的時髦店的不景氣，我早就看出來了，然而不如他所講的那樣嚴重，簡直有弄關店不可之勢。那時他說，香港有片影片公司聘他去擔任導演：「姑且到那邊去混幾萬罷！」————

去「混混」固然不差，叫我到什麼地方去混呢？但是我怎好說得？我只能咬緊牙關垂首，把一腔酸淚向自己肚子裏吞！

春山的時裝店是大除夕收的，就是到了年初一不再開門。春山先回家奔送回奉波，——他的太太是嫖波人，——然後自己乘船去香港。我送了春山上船，步行回家，望牀上一橫，似睡非睡地接連躺了二十四小時，把學徒嚇得要命！我勉自撐扎起牀，走到店中坐坐，默默地深思。現今伴我的祇有這個年紀太輕的學徒，以及賣不出去的五個蠟人。半年前金碧輝煌的店面，依舊是金碧輝煌，因為這個學徒倒能勤於拂拭，弄得點塵不染，而殘酷的時間老人尙無相當的功夫使裝潢由退色而破壞。然而來來往往的路人，經過門首，再也不注視一下：三友美術工藝社是壽終正寢了，無法使它復活，死，可怕的死，盤據在店內，令主顧們望之却步！當然，股東不止我一人。然而我有何面目去找陳張兩人？雖則事業的失敗罪不在我，可是崇實任遠兩人的蒙重大損失自我而起：——可憐哪，窮人的二百元，吃辛吃苦積成的二百元！我如何對得起他們？尙有面目去找他們？我決沒有這樣的勇氣，決沒有這樣的厚顏！現今只有這個學徒與這些蠟人伴我：然而學徒也罷，蠟人也罷，總得要分手的，而分手之期就在目前：我失去了春山的幫助，如何再能支持店面呢？幸而當初房東狠心，一起始便逼我繳四個月租錢：那時手頭寬裕，就預先繳了，直付至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十五日爲止；今天還能留此！不過一月十五日轉瞬即逝，又得付房租：怎麼辦？怎麼辦？我先設法把入賣

出去，多少希望拿回一些本錢。誰知道我跑遍了四馬路所有的舊貨店，大家都搖頭不要；只有一家，肯出每個蠟人三元的代價。二十元的本錢，以三元出賣，幾乎小了十倍；這簡直是侮辱，我甯可餓死，乾不賣！我自己餓死，命也運也，活該！但是我沒有權柄連累那個學徒，使他跟我餓肚子。我乘着袋子裏還有幾個零錢，趕快給他五元，把他辭了。學徒一去，我上了店門和護窗的木板，除下「三友美術工藝社」的牌子；種種好夢，不翼而飛，了無遺痕。一日三餐是吃不起了：把早餐廢除，午餐移至十一時，晚餐移至五時：所謂：「餐」，可憐到如何程度，不難想像。

我個人的境遇愈過愈慘，愈過愈慘的也是中華民國的國運。日本在「九·一八」之役奪去了東北，貪心不足，還想進攻經濟核心的華中。民國二十一年開歲以還，中日局勢一天嚴重似一天。上海的日本浪人不斷地在閘北、虹口、楊樹浦各處製造「事件」。我所住的北四路，當然也劃入「危險區域」之內。許多膽子小的人，紛紛遷到北四川路以東，甚而遷到蘇州河以南去。我的房租已經到期了！我可沒錢付。然而房東非但不向我索取，反而向我討好，安慰我，勸我住下去，「房租是小問題，大家可以商量，」而主旨在乎：「我們走了之後，門戶拜揖先生照顧照顧。反正窮人的生命是不值錢的，住，就住下去！」

一月二十八日早晨，報載日軍的動靜，藉以壓中國迫當局屈膝答應日本所提出來的四項條件。時天下午四時，各報爭出號外，用紅字大標題登載中國已經答應日本的要求。大家以

爲中國既經讓步，局勢或能好轉，戰爭可以避免。誰知就在那天晚上，十一時半，日軍分四路向我方進攻：第一路約千餘人，鐵甲車五輛，進攻北站；第二路約六百餘人，鐵甲車三輛，進攻虬江路；第三路約七百餘人，鐵甲車五輛，進攻天通巷；第四路約千餘人，鐵甲車三輛，進攻青雲路和鴻濟路。我方防軍猛烈抵抗，日軍死傷甚重。二十九日清晨，爲了報復，實際上是老羞成怒，日軍用大砲和機關鎗轟擊，同時飛機也出動了。

二十八日我統夜未睡：北四川路被截爲三段：北段和南段都有接觸，我所居的一段夾在中間；——我們不要忘掉北四川路是南北的，與東西的虬江路交叉着，而虬江路是日軍進攻目標之一！二十九日早晨，飛過一顆砲彈，雖在遠處爆裂，却帶去了我所住的房子的屋頂。我慌慌張張逃出屋來，幸而窮巷僻徑太熟悉了，就轉轉彎彎跑出北四川路，流彈不是在頭上擦過，定是擦耳而過，生命之不絕真如千鈞懸於一髮！逃到克龍海路，天已大明，我長長地舒一口氣：到此對於自己的生命方纔有些把握。我想在蒙古路，海寧路，甘肅路一帶租間房子住下。然而：一則離北站太近有些危險；二則從虹口逃出來的人太多了，把附近的房子一租而空；三則房東居奇，提高房租，即使偶而有房間空着，我也租不起。在馬路上兜了幾個圈子之後，突然下一決心：硬着頭皮去找陳崇實與張任遠。

張任遠因爲太太臨盆在即，於事變前已回家去了。陳崇實早在一月前辭職它去。他爲何辭職？辭職後跑到什麼地方去？只有天曉得！說起來還是我多心的不好：營業失敗了，何必

和他們斷決音訊呢？急來抱佛脚，佛可不見了！這時肚子餓得了不得：緊張的當兒，一心一意，在「生」與「死」上打算，想不到餓餓；等到安定一些，饑餓立刻下令總攻。我在小担上買了兩根「油條」（即油炸槍），兩個「饅」（？）飯團」（用手拍成的糯米飯團），大嚼一頓。

因為搜尋陳張二人，來到法租界。那時，公共租界甚為紛亂，而法租界還相當平靜：窮人暫時不至於老遠搬到法租界裏來，富人原來就愛住法租界，用不着搬。所以法租界裏還有空房子，房金也不至於十分高；——這是一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一兩天以後便大大改動了。既然找不到朋友，不妨暫在法租界住下。我在巨瀆來斯路一條小「弄堂」裏，以每月四元的代價，租得一間亭子間。房東太太——其實是二房東太太——見我空身沒有行李，難免疑心。我連忙解釋一番：我是從戰區逃出來的，而且我願意先付兩個月房租。打開皮夾一看，大吃一驚：皮夾中只剩四張五元鈔票，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家銀行各佔一張：這是我全部的財產！然而在房東面前萬萬不能「示弱」的，祇得「慨然」取出兩張五元鈔票，——檢兩張最破舊的，中國有一張票面好像註有「漢口」字樣，——授給她，請她找我兩元。她笑迷迷找了零頭，下樓而去。

我住下的第三天，就是一月三十一日，由日本方面的要求，由英美領事的居中調停，中日戰爭暫停三天。戰區中數十萬的老百姓逃進租界，法租界當然不在例外。一間小小亭子間

抬價拾到十元，二十元，甚至三十元一個月，召租一貼出便有人來租。我方竊竊自喜，歌裏自己的目光與外交手段。傻子！慢慢誇口罷！二月一日，早上七時，二房東太太走進亭子間，來和我「談天」。我直覺地感到不妙；她每日不到近午是不起身的，今日起得這樣早，而且笑也笑得太甜蜜了，必有用意存乎其間。她信口亂談一陣之後，就吐吐吞吞告訴我：她有個堂妹畫了大小四口，逃到這裏來，沒法子，只得向我「情商」，請我讓一讓，「前付房租八元，原數奉還，並未扣去這幾天的房金」。承她的情！下了逐客令還要假慈悲！然而她的手法確是很高妙，換了一個房東或許會不耐煩這樣「戴軟手套」的。

我懷着一顆鉛錘似的心，外加二十元鈔票，拉着兩條比鐵還重比棉還軟的腿，一步一步，跨出門來。何處去？何處去。開北去不得，租界裏住不得，還是到南市去罷！果然，南市並不十分擁擠，我又以每月四元的代價，租到一家人家三樓上的亭子間。這次是一個月的租金，一個月的押租：依然花去八元，剩餘十二元。我所住的弄堂是又狹，又長，又隱晦，又黑暗：我所住的房子在弄底，每次進出要經過一個小便池，不得不「掩鼻而過之」。四層所住的都是些不尷不尬的蹩蹩人。老實說，倘使不是交了否運的詔，根本就不會到這種地方來，何況居住呢！這個地方惟一的長處便是飲食方便：不是說旁的地方找不到飲食，而是說此處有最廉價的飲食。譬如：小銀鮑，燒餅，烘山芋，油條等等都很合囊中只剩十二元的人的身分。最奢侈的動作乃是上粥店，或進麵館：我每週只如此浪費一次。

無論我如何節省，十二元究屬爲數太小；只見它們逐日減少，却沒有援兵運至。中國的抗戰十分堅決，有延長之勢，而我的伏居，遙遙不見終期：如何是好？現實逼得我向人乞援；——我生平最痛恨問人借錢！陳張既走，我也無顏向家中要錢；恩前索後，只得寫信給×縣××中學的一位最談得來的同事。真作孽！我生生把自己餓了一頓，省下一角幾分錢來寄封快信。終算有交情，那朋友立刻回我一信，附了一張二十元的郵匯票，並且說某日有事須到上海，乘便當來望我。匯票到日，恰是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二日，我軍退出淞滬的一天；那天我的口袋裏只存一元七角三分。

我天天望那位朋友來。他屆期不來，過期也不來。在貧窮中的人，神經最銳敏，善於懷疑；我以爲他怕我再向他借錢，他即使到了上海，也不會來看我的；——過後事實證明我誤會了，當初却如此想。朋友不來，我囊中的錢不會留住了等待他的蒞止；光陰過得像蝸牛散步，而銀錢的耗損，宛如古代計時的沙漏，不動聲色，一顆顆的沙粒靜靜地從上端流至下端。現在，小蠅饈於我變成了奢侈品；就是燒餅油條罷，也成爲珍物；我只配吃些烘山芋，——想起天下還有連糠都吃不起的人，不禁又昂然自傲了！

我的房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看不透。似乎是生意場中人，常不在家。家裏有一妻一妾，妾有一個幾個月大的嬰孩；傭人方面，奶媽，娘姨，丫頭各一。說他們有錢，並無什麼顯赫，而且富人而住這種所在是不合理的；說他們沒有錢，冷眼看來，有些地方他們頗有些

滿不在乎的神氣。總之，這是一家神祕的家庭；可惜我窮而喪氣，那有閒情別緻去探聽，去研究？全家晚起晚睡，却十分靜。

我呢，我實行早睡遲起的政策。所爲何事？還不是爲了要免去一頓早飯，而，早睡了，晚餐可以少吃些？賺則如此，經過一個多月，囊中只剩整整三大元，是硬洋，不是鈔票。每天，白晝或黑夜，我總取出來摩挲一番：實在不敢動用，也捨不得動用。這時已是四月中旬，衣服可穿得薄一些了：我自己編自己的衣，把比較「像樣」的東西當入當中，勉力保持那三塊銀洋。

然而山芋這樣東西，用它塞尼肚子則可，若說養料，那談不上！於是我弄得衰弱不堪、骨瘦如柴。我一當、二當、三當、當個精光，當然不會再衣冠端正了。衣冠不端正，就是衣冠不齊備；衣冠不齊備，就沒法替換，就沒法洗滌，——有時在夜中卸下衣袴來，約略洗洗（不用肥皂，也不敢多用），明晨不論它乾到幾成都得穿着起來。那時的我，筋直和乞丐差不多；回憶當日攢了二千元意氣揚揚地初到上海，真有天壤之別！

山芋沒有養料，我深深知道。一方面我惜錢，一方面我也惜命：山芋吃多了，患了便秘，胃口也倒了；爬三層樓梯，兩耳潮鳴，兩眼金星直爆，氣喘腰痠，百脈沸騰。我一想不妙；常此以往，勢將送命！我要開一次葷，滋潤一下腸子。我當掉一件小棉襖，攢了當來的錢，吃了一碗小饅頭。小饅頭果真功能開胃，唉！開胃是件喜事，開了胃却引起了飢餓！忽然

想起了「人生幾何」？這句古詩，管它明日不明日，把當來的幾個錢吃完了再說，我走進麵店，舒舒服服吃了碗大肉麵。

大肉麵！大肉麵！顯些爲你送命，久餓的人不應當一頓吃許多東西。久常素食的人不當一下子吞不少油膩。歸家之猝忽然瀉肚子。一次二次猶可，一天五六次！我那裏有平日儲蓄的精力來支持？當天就睡倒。第二天，躺了一整天。誰來服侍你？誰來給東西你吃？活活餓了一天。奇怪的是上邊粒米不入口，下面依舊瀉個不住？第三天早晨，我覺得喉頭有些痛；起初不甚注意，後來我連嚥口水都痛了。勉強爬起來，取破鏡一照：哦！天哪！白喉，是白喉！白喉是凶症，誰都懂得，生白喉而有鏡診治，猶有保全生命的希望；而我呢，我只有「精打光」的三隻大洋！請醫生麼？買藥麼？調養麼？買烘山羊吃牽命麼？我爲了「面子」關係，商業失敗了不回家，王春山在滬之日不回家，朋友匯來了二十元不回家；現在囊中祇有三隻大洋，患了白喉，倒想回家了，只恐怕比登天還難！要不然回家的不是我的真皮囊，而是我的游魂！萬思攢心，我昏倒在牀上。不知過了多少鐘點……因爲這間亭子間，好像是凶宅，沒人肯進來的。不要說我僅僅是昏過去，即使我死了，人家也不會發覺的；——除非，哦！除非我的屍首爛了，發了惡臭，人家才會找尋死貓死鼠那樣探頭來張張！

回睡終算回睡過來了。睡在牀上。萬念俱灰！惟一的辦法就是閉目待斃！從此我時而昏厥，時而清醒。清醒的時光，我把破鏡子照照：病症依照常規發展，我是死定的了！我生平

以饑饉漢自居，不解哭泣：那次我却哭了。白喉發現第三日或第四日。上午約莫十時左右，在半昏迷半清醒狀態中，彷彿有人走進房來。那時，我抬眼皮都覺費力，但是人總有一個希望的，——我們爲它而生，爲它而死，——我模模糊糊地想：「或許是那位失約不來的朋友罷？」我睜開眼來；不是我的朋友，乃是那個四十多歲平時收拾得干干淨淨的鄉下老媽子。我不禁倒抽一口氣：妳來獻殷勤幹嗎呢？我袋中只有三塊錢，萬一我死了，買白皮棺材都不够！想到此地，又半昏迷過去。但我隱約覺得：有人坐在牀沿，起初摸我的額，繼而探手入被，摸我的胸。同情心的表示罷？又不像！她的手逐漸向下移……我——驚，驚醒過來，彙集我所餘的力量，叱問她：「幹嗎？」她猛地立起身來，奔出房去，把房門碰得響都動搖。

驚出一身汗，似乎比較舒服些，有力氣可以想想：請醫生是沒法子的了：聞說青果有清火之功，何不買些青果來吃呢？由吃青果想到吃粥：這樣的餓終非辦法，豈不要活活餓死？何況身體本來虛弱（吃山芋的結果）餓得凶，更虛弱，更沒有力量抵抗病菌。我掙扎起牀，拿了我在富裕的時候（有二十元家產的時候）花了五角大洋買的「泊來品」熱水瓶，一步挨一步走下樓梯，飄飄然直欲羽化而登仙。磨折到像我這樣的鬼樣子，大門當然沒有資格進出了，只得走後門。誰知「不是冤家不聚頭」，剛在調戲我的那個娘姨守候在那兒。一見我，她立刻破口大罵：「瘋三」咧「赤老」咧，「賊骨頭」咧，「罵個痛快。罵得最寫實的是：

——吃小饅餡烘山芋過日子的人那裏會是好東西？

原來她早就注意到小區區了！抱了孩子的奶媽，以及拖鼻涕的小丫頭，在旁當拉拉隊助興。人家說：「人窮氣短」，我的氣幾幾乎要斷了，那有心腸反抗？何況她所下的形容詞除了「駭骨頭」三字不敢贊同外，其餘的「窮三」與「赤老」甚為確當呢？我抱頭鼠竄而出弄。

我先上「老虎灶，——賣熱水處，——就在弄口。把熱水瓶遞給賣水的，想買一瓶開水。誰知人太虛了，腳下無力，在石板上滑：嗚呼水瓶，來生再見！有什麼辦法？只得自惡晦氣！

賣粥的地方是一個棚子，棚內有爐一，鍋一，方桌二，板凳若干；碗盞若干：如此而已。坐下來，要了一塊豆腐乾，一大碗粥：緩嚥細嚼，惟恐人間消爾之易盡！我的對面，正對面，坐着一個「羅宋」（俄國）叫化子：一碟鹽水花生米，一大碗粥：正在吃得起勁。我想：「倒楣之人，惟使君與我耳！」或許他比我更倒楣：我的倒楣還算在祖國；而他則無家可歸，無國可投！我先吃完：腹中果然，病好像減輕了不少。我立起身來，正待掏腰包。那個羅宋人忽然仰面一輪，撞翻桌子，打破碗盞，直僵僵橫死在地上，一動都不動。粥館老闆走過來一把抓住了我，硬問我為何害死他？我色格抖抖地向老闆解釋，老闆總不肯放手，要把我拉到「局」（警察局）裏去。那裏是極荒僻的地方，平日難得有警察經過，此時到什麼地方去找？鋪子裏面只有老羅和我，以及生死未卜的羅宋叫化子。老闆不敢放我，也不敢離開

獅子：只好等等。直等到老半天，居然有個警察走過。老謝把他喚住了，一五一十告訴他；——我當然沒有開口的餘地。警察先把我打量一番，再俯首看那「死屍」（仰臥的），他突然仰天大笑：

——這樣伙，我認識他的！他又詐死騙食了！

死屍股一閃，比「急急如律令」還靈：羅宋叫化子爬起身來硬跑，轉瞬間逃得影蹤全無！此刻大家都哈哈大笑。不但不要我賠償碗盞，而且連粥都奉送——爲的是碗盞事小，人命事大，如此了結是最「恭喜」的了。

一場虛驚換得熱粥一碗，豆腐乾一方。計算起來，還是值得的。不過這番風波，費時不少，已是傍晚了。我急於買青果，偏偏沒有。東找西找，好容易找到了，電燈光已放光燭。我下狠心買了兩角錢，匆匆回家。我住的那條弄堂既暗且長，那天不巧僅有的兩盞電燈（弄口，弄底）不亮了。我走到半弄，忽聽得後面人聲嘈雜，顯然有數十個人追來，嘖嘖喊：

——捉賊！捉賊！

不得了——那是那個娘姨報仇，約了流氓來打我！不要說我經不起打，即使不打我而拉到局裏去，我這副形狀，不是賊本也是賊！

奔！

奔！奔！

拼命奔！

奔進屋，順手把門門牢，把客堂裏和灶間裏的電燈統統熄滅。一口氣奔上三樓，跳進亭子間，關門，熄燈，鑽入被窠，把一隻耳朵浮在外面靜聽，外邊打門如雷，「捉賊！」「賊逃進這人家了！種種吶喊如錢塘江的怒潮。

死定了！

不死於窮，不死於病，却枉死在做賊！

皇天救救我這個可憐人！

如果我命中註定了該死，讓我窮死餓死，投黃浦江死，橫臥鐵道而死……都可以，都可以，只不要死了再負臭名聲！

俄而那個娘姨一邊罵一邊走下樓去開門。當他走過亭子間前時，打着房門，喝道：

——你這賊骨頭，在外偷了東西，闖了禍，回家躲起來有什麼用？哼！要叫你看！

我不敢透氣。

羣衆衝進大門，衝進客堂，衝上樓梯。那個娘姨跟在後面，提高嗓子喊：

——那個賊骨頭躲在亭子間裏！

我還有魂咧！

準備受辱！準備死！

奇性！忽然有人說：

——不在亭子間裏，望上跑！

羣衆衝進了房東太太——房東不在家——的正房，衝進了衛太太的側房。翻箱倒籠聲，呼喚聲，婦女哭泣聲，嬰兒啼聲；天翻地覆！片刻，長似千年。突然一聲歡呼：

——在此地了！在此地了！

一羣人衝下樓，衝出客堂，衝出大門。娘姨噤着關了門，噤咕着上樓；重經亭子間時，羞不再咒罵了。俄而勸慰聲，整理物件聲，唱催眠曲聲，聲聲逐漸鎮靜下來。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我虛脫似的睡了過去。

到了明天，我懷了二元八角的財產，拿着那包青果，偷偷跨出亭子間：無論如何此地不能再住下去！不幸得很：劈面逢到房東太太，

拖紅着雙眼，向我點頭招呼。

噢！

第二個便逢到我的冤家對頭。

不再罵：「竊三」「赤老」「賊骨頭」了，規規矩矩尊我一聲：「x先生」！

噢！噢！

我疑心我變成神話中的人物。心腸一軟，改變方針！不離開此地了。其實離了此地到什麼地方去？誰肯收留我？肚子有些餓，還是吃粥去罷。粥舖老闆見了我這位老主顧頗為歡迎！一碗粥盛得滿之又滿，豆腐乾也是新鮮的，自己又走過來聊天。

——你老住在附近罷！

——X X 弄堂第X號。

——呀！昨晚可曾出了事！

我紅着臉，回答不出來。

——貴房東向來是販賣私土的；這班流氓早就「轉」他的念頭了。昨晨貨才到家，晚上他們便假捉賊為名，衝進來搶土！

——怪不得弄堂裏電燈都滅了！我恍然大悟地說。

——對咧！這也是他們的鬼花樣！

我所沒有說出口的便是：她們對我改變作風，為的是怕我！怕我報告警察局，怕我與那班流氓有往來。

天氣氣清精神爽，高視闊步的走回來。到房子裏坐停，胡聲喊！

——高媽！倒開水！

破題兒第一遭，她捧了一飯碗熱開水給我；還問我：「要什麼？」我向爐搖搖頭，他伏

伏貼貼地走出去。我喝着水，嚼着青果。

似乎喉頭不痛了。拾起破鏡一看，白塊幾乎退盡。

不敢再吃烘山芋，每日改吃兩盛粥！極盡奢侈之能事。等到我袋中只剩一枚雙角子時，我的那位朋友居然來望我了。

沙坪壩：二十九年一月十四日，子夜。

卷之五

四

五

迷性的鴉酒

自從華北淪陷以來，楊建德大夫的生活方式完全變更了：他原來是北平的名教授，紅醫生，交際家，現今却避去一切應酬，幾乎連應診都不肯，消聲匿影，彷彿怕見人似的，這非他的「醫運」今如不替，他依舊着手成春，病人依舊信任他；也非年事日高，精力有所不濟，他今年四十整歲，正值壯年，尤其他體格頑強，「衰老」兩字不切合他的身份。他的轉變，從華北偽組織成立始；再精細些說，從他的朋友王克敏喪心病狂，認「盜」作父，出來主持偽組織，而且拜訪了他兩次始。他拋棄了東交民巷他的富麗堂皇的診所，在王府井大街租了一座大住宅，杜門謝客，實行市隱。

王府大街井遍遊宮城，當年廣濟的高賓貴族聚居此地，名園巨宅隨在而是。一般的建築大概是如此的：進門一座大園子的中間是花廳，後面是住宅。楊大夫所租的也是如此佈置的；他搬進去之後，又在住宅旁邊造了幾間實驗室，與住宅相通，但可以隔斷。實驗室造成之後，楊大夫一天到晚躲在裏面研究，除了吃飯時間以及晚飯前的一兩小時外，人家很難逢到他。他禁止任何人踏進他的實驗室：無論是他的夫人淑敏，他的長子友仁，他的長女秀貞，他的少子友義；更不論他的僕人，室內的掃酒等等由他自理。他的夫人總覺得他有些「怪」

，有幾次好奇地問他研究些什麼，他老是微笑着不肯回答。

他的長子，友仁，究屬年齡大了一些——二十二歲，——又在北京大學法科畢了業，懂得他的「怪」行動無非是傷心的表示；他不幸出了名，更不幸與大漢奸王克敏等有了交情——至少直到王克敏等變節以前，他對於他們是有相當的友誼的，——只因當時遲走了一步，沒有逃出惡勢力範圍，於是被禁在北平，啓不得齒，開不得步；日本人與漢奸不來麻煩他已算是恭喜的了！然而這樣的苟安能維持到幾時？總有一天，唉！總有一天……友仁的年齡比他的父親幾乎小了一倍，少年氣盛，總以為建德太消極：「隱於學」固然比「隱於酒」高了一籌，——這其間他也依積極（比較積極）的成分而定高下，——然而何補於困難，何妨於日人，友仁常勸建德運用他在社會上的潛勢力，聯合志士，幹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建德當然不反對長子的話，但是他老不行動，他說：「欲速則不達，瓜熟蒂自落，不必心急！」唉！「不必心急」！僞滿建立，華北失陷，華中被侵，華南受脅：這還不够心急麼？此時尚不心急，要到何時纔心急呢？友仁頗不以爲然，因而他瞞了父親，去參加種種抗日救國運動。

他的長女秀貞小於友仁兩歲，是北平藝專卒業生。她正想投考中法大學，而北平失守。建德深知「皇軍」的品性，就叫她不必再進學校，暫時躲在家裏，等待時機，另想辦法。只有十六歲的友義，還繼續在毓英中學裏讀書；這因爲，一則他高中不久就將卒業，中途廢業

，甚爲可惜；二則他生性乖順，或然危言行遜，不致在外闖禍。

像楊建德這樣的家庭，有優越的地位，有小康的財產，在承平時代，確乎當得「幸福」兩字。無奈華北的局面，造成了鉛一般重的氣氛，籠罩着一切：於是楊家以及其他的家庭都過着沈悶悲痛的日子。在天皇餐之後，建德步入實驗室，友仁忽忽地出外，友義織了書包上學，淑敏率領秀貞料理家務；中午他們再度聚首，飯後又分手了，各幹各的事情，甚至燒燒爲止。

正當暮春三月草長鶯飛的季候，忽然產生了一次意外變動，打破了單調的生活。那一天，建德異常興奮，異常快樂，吩咐僕人到館子去叫了一席上好酒席，準備在中午全家聚會時吃。在席上，建德有說有笑，恢復了以前交際家的姿態。大家因爲他興奮而興奮，因爲他快樂而快樂，可不知道這個興奮，這種快樂的由來。終於他宣佈了快樂的原因：他成年累月所研究的問題獲得了良好的結果，他有了發明。至於所得的是何種結果，所獲的是何種發明，當全家欣慰地詢問他時，他答之以神祕的微笑。他又向友義說：

——明天我們一清早就到西山去玩；羨兒，你今日下午即去請了假罷。

如果楊大夫的高興有些出乎尋常，這番建議更是出乎尋常中的出乎尋常；但是它很迅速地被接受了。爲了提防意外起見，楊大夫特地打電話給王克敏，告訴他這次的遠足僅僅爲了「散散心」，別無其它用意。王氏乘機贊揚大夫的清興，——王氏極想接近建德，豈肯放過

機會？——答應即刻送通行證和健魁筆寫的身份證明書過來；通行證是正常的，而身份證明書所以防萬一。楊大夫隨口稱謝。

到了明天早上，約莫五時半左右，楊建德率領妻子子女向西山出發。他們沿了皇城根向西走，越十利海，並未停留；轉北跨上德勝門街，再朝西由西直門街出西直門。出了西直門，他們在農事試驗場兜了一個圈子，即至頤和園，蕩舟於昆明湖；既而登萬壽山，引領而望，玉泉山、西山、香山……皆在書園中。他們下得萬壽山，向北行，達青龍橋之西，直叩玉泉之麓。從西直門至此，約二十里。玉泉山是太行山的別阜，西山的附庸。金章宗曾建行宮於此，元明以來帝皇常來遊幸，清聖祖就古行宮遺址築靜宜園。山名玉泉，因玉泉故。泉自石罅噴出，甘冽冠北平，號稱：「玉泉酌突」，一云：「玉泉垂虹」，為燕京八景之一。泉上樹兩石碑：一刊：「天下第一泉」五個大字；一刻清高宗撰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記：

——水味貴甘，水質貴輕，曾製金斗較量：玉泉之水，每斗一兩；塞上伊遜相同，濟南珍珠泉較重二釐；楊子，金山重三釐；惠山，虎跑重四釐；平山重六釐；清涼、白沙、虎邱各重一分；惟雪水較輕三釐，願雪水不恆得；則凡出山下者無過玉泉，故曰「天下第一」云云。

泉旁開設一月茶店兼餐館，楊大夫一行人揀了一副座頭，細細品茗。建德聞友仁道：

——仁，天下第一泉在阿處呀。

——爸爸，在無錫，就是惠山的泉水。

——我們也在那兒品過茗，你可記得？

——記得的，那時我只有六七歲。

——那時你已經是七歲了；你的妹妹五歲；你的弟弟號稱兩歲，恰滿十個月，還沒有斷奶呢。

建德說完了，又微笑着問他的夫人：

——敏，妳可記得二十三年前，我正追求妳的時候，曾經雙雙來此遊覽？

——那裏記不起來？還清清楚楚有如昨日呢！你不是在七真洞裏低低向我求婚的麼？

——對了！對了！建德鼓掌大笑。提起了此洞，我們回頭去玩玩。如果有餘興，不妨連

呂公洞和玉龍洞也去看看。那次游玩歸來，我送妳一件紀念品，還記得麼？

——這是一把檀香小摺扇，至今我保存得好好的！扇面上你正楷錄着洞壁上所刻的兩首鷓鴣天，一首是元丞相耶律楚材填的，一首出諸明大學士夏言，我因為這是你的筆蹟，所以

把這兩首詞讀熟了。耶律的一首是如此的：

花界傾頹事已遷，

浩歌遙望意茫然。

江山王氣空千仞，

卷性的鴉酒

離性的爲酒

桃李春風又一年。

橫翠幃，

樓裏煙，

野花平碧怨啼鶯。

不知何限人間夢，

併轉沉愁到酒邊。

那裏言的一首是：

人世滄桑有變遷，

瓊宮玉洞自巍然。

朝衣寢共遊山日？

佛界猶存剎石年。

嗟歲月，

惜風煙，

等閒花發又啼鶯！

只將采筆題僧壁，

玉帶長留向日邊。

背得對不對？

——一點都不錯，真好記心！真好記心！

——媽媽既然有此記憶力，秀貞湊趣着說，爸爸應該請媽媽大吃一次……

——而邀你們作陪，是不是？

——對呀！對呀！友仁友義同聲叫起來。

——好！好！請就請！建德笑着說。不過，處身於這般幽靜的畫圖裏，大魚大肉却未免太俗氣，……伙計！拿菜單來！……祇須請主客楊太太點幾色精緻的時菜便够了。

——這節話引得闍家大笑。忽然淑敏點了有限幾樣菜，但是色色都很精緻。大家放懷下箸，彷彿忘去了遍體的兵燹。飯後，他們去遊華嚴寺，在殿後進了七真洞。七真洞原有兩個：一個在殿後，一個在山腰。那個在殿後的又稱翠華洞，便是建德淑敏談愛之所。建德把離在石壁上的兩首詞指給子女看了，笑道：

——當年我抄錄這兩首詞時，我對於淑敏之嫁我，還無十分把握，更沒有想到你們的出世！

——既而他們下得玉泉山，再向西山進發。西山離北平市區三十餘里，是太行之首。實際上，西山是西山山脈的一部份，而西山山脈自身又是太行恆山的支脈。西山山脈包含名山甚多：玉泉、潭柘、翠微、盧師、嵩壽、兜山、香山等等皆是；此處所謂「西山」，當然是狹義

的。西山的風景在冬季最美：大雪初霽，積素凝華，恍似琉璃世界。俗稱：「西山霽雪」，乃爲燕京八景之一。清高宗有詩詠之：

久會勝蹟記春明，

疊嶂嶙峋信莫京！

剛喜應時霽快雪，

便教佳景入新晴；

寒村煙動依林長，

古寺鐘聲隔院鳴。

新傍香山構精舍，

好收積玉養三清。

銀屏重疊湛虛明，

朗朗峯頭對帝京；

萬壑精光迎曉日，

千林瓊屑映朝晴。

寒疑澗口泉猶動，

冷逼枝頭鳥不鳴。

只有山僧頤自在；

竹茶茗碗伴高清。

此時已是春秋之交，再無霽雪；然而晴寒碧樹，鳥語花香，另有一番天地。尤其是山上蕭蕭若槿白塔影十座，出沒於山隈青澁之間；遠鐘凌空而至，御清風而履白雲，悠悠然，冷冷然，啓人出世之感。建德遠眺八荒，喟然長嘆：

——錦繡般的山河，列祖列宗之所經營，竟然淪入寇手！山神有靈，亦當笑我今日厚顏，膽敢仰窺天日，俯視山河！友仁呀，友義呀，希望你們奮發有爲，誓報國仇，再不要像我這樣懦弱！而且……

他沒有說完他的話，因爲有人步入茶廳。在承平時代，這個館子的生意是很興旺的：一年四季，顧客盈門。自從僞組織成立之後，人民的生命毫無保障；除非有必要事，誰都不敢出門；坐在家中，尙且會滿從天上來，在外更不必說。隨便舉一個例：在道途中，如果果有三個人聚談，只要講話的聲音低一些，——低到旁人聽不出，——便有被捕的可能！由此觀之，楊建德於遠足之前，報告了王克敏是有道理的；此刻的住嘴，更爲謹慎小心；因爲他不知道來者是什麼樣人。遊興既盡，他就率領全家歸去。

正當他們暢遊的時光，造化弄人，爲楊家種下了一個禍根，原來王克敏專差送來一封這

麼樣的信：

「建德仁兄足下：

今日暢遊，想多佳趣；惟恐

賈伉儷等車馬勞耳！弟有一喜息爲

實伉儷告：大日本帝國政府爲表示中日親善起見，決定選派華北高中高材生三十人東渡留

學，以一年至一年半爲期，所有費用，均歸大日本帝國政府負擔。弟素知令郎友義爲毓英

中學高材生，故極力推薦，已蒙華北大日本帝國軍政當局批准，並因久仰

仁兄令譽，特別致送治裝費二千元，以示優異。歛存弟處，請於便中

駕臨一取。兩星期後出國，請早爲準備；至於簽證照，定船位等等，自有專員司其事，不必

勞

神也。草草奉達，既願

僥福！

弟妹等均此，不另。

弟王克敏頓首。×年×月×日。」

是那麼樣的一封信！這是喜訊還是惡訊呢！倘使日本有個自光遠大的政治家，怎麼得該國軍閥，懂得中白兩國的切身利益，拋棄了虛僞、愚弄、自害自、「親善」其表、侵略其實

的「東亞新秩序」政策，以平等對待中國，攜手合作，解放被壓迫的民族，保障全世界的和平。到了那個時候，收得這封信，它當然是一個莫大的喜訊。可是，目下的事實呢？恰恰和理想相反！這封信不是喜訊，而是惡耗。

這是一封信，也是一條命令；建德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準備犧牲自己的，甚至全家的生命，把信退還，申明不接受；（二）準備接受，一面籌劃南下，脫離敵區域。第一項的犧牲是徒然的，獲不到任何代價。第二項的辦法顯然是緩兵之計，俾而有效，未嘗不能藉此取信於漢奸，因而得以伺隙逃遁。至於友義呢，從他直至目前所受的家庭教育論，或許不會當漢奸；即以友仁或秀貞去比方友義，友義也無當漢奸之理：採取第二項辦法時，只有此處是一個小小弱點，確實有若干危險性。然而捨此以外，安有更妥的方法呢？「我們祇可這樣辦了！」這是楊大失與他的夫人商量的結論。商量時，淑敏曾經埋怨她的丈夫為何不早離走？建德回答道：

「一則，當時任何人沒有料着中日事變會擴大到如此程度。二則，這是主因。我歷年來所研究的東西開始踏上成功之路，我不忍拋棄！我明知一旦南下，固然不能斷了我的私人實驗室而走；到了南邊，奔走謀生，也就難談研究了！此後，一天難脫身似一天，而我的研究却逐漸進步了，終抵於成。」

當晚大家議論紛紛，直至子夜。他們談論時，先叫僕人睡了，然後低聲而談。亡省之痛

有、如亡國，人民在刀鋒槍尖上過日子，豈但隔牆有耳？即便在牆內，有時也會「有耳」的；無怪他們要如此小心了。

到了天明，建德只得去「拜訪」王克敏，只得「欣然」道謝，只得領取這筆「以示優異」的治裝費，然後告辭回家，他的心內的痛苦，決非呼吸自由空氣的人們所能想像得到的。接着，在兩個星期內，楊家忙得可以。悲劇的主角楊友義，始終沒有多大表示，沈默時多，開口時少。大概少年人好奇，這個少數人稱贊，——那是漢奸，——絕對大多數人吐罵的日。本於友義是一個謎：他頗想身歷其境，去看個究竟；可是，環境夾住了他的舌頭，他不方便把這種希冀直說出來，所以祇能緘默了。

楊友義是在上海登船的；——恐怕上海也有一批青年派東渡「留學」，所以集中出發。楊建德全家請求伴送友義到上海，却該這隻老狐狸王克敏「款然」拒絕了！

楊友義在上海等了三天，等候一隻日本大郵船到埠。他住在新亞飯店，住的房間裏裝的東西都是非常考究，無奈行動不自由；他們的指導員小山彥形影不離地跟着他們，隨時隨地來「指導」，不使他們自由與中國人交談，也不許他們閱讀未受檢查的任何刊物。以之，他們一到上海，敵軍首腦、敵商領袖、漢奸團體……都熱烈歡迎他們，把這些不滿二十歲的小伙子捧得如麒麟鳳凰飄飄然似在夢中。他們的指導員小山彥，以及上海敵軍當局的特派員寺內龜三郎，招待他們去參觀戰地：——當然他們祇能看到敵人准予他們看的東西，而這些東

而是被敵人有禮的。寺內一口半瓶醋的中國話，似通非通地，描寫「皇軍」的忠勇（！），順口把兩個敵軍官在紫金山下斃殺人的故事都講了出來，大約在預示「東亞新秩序」下的生活方式罷！小山寺內又領他們去參觀虹口日軍軍營，而且大膽地率領他們走入營內地道，直通至六三花園再出來；小山，尤其是寺內，不怕這班苦口孺子有所作為，簡直欺侮他們沒有軍事知識，所以敢揭示局部的軍事祕密來眩惑他們。參觀完了，寺內向他們告了別。

終於他們放釋了。他們坐的是頭等船，享受最好的待遇。因為他們坐的是日本船，進了長崎與下關，——這兩處，他們並未登陸。——船就轉入瀨戶內海（外國船是不准走內海的）。內海長千里，最闊處不過百哩，最窄處不到十里。內海北岸是本州的畿譽道，內海南岸是四國。本州島上轉鐵道，起於下關（即馬關），經廣島、神戶、大阪、東京、名古屋，而止於東京。他們既錄走水道，就把下關到神戶這節陸路省掉了。瀨戶內海風景絕美：兩岸樹木蔥蘢，遠山高下重疊，海水碧綠而澄徹如鏡；日人以寇道立國，而擁有如斯的名勝，真使人喟嘆老天之不公平！他們在神戶登陸，乘火車（東海道本線）直往東京，中途並未遊覽：——他們來此，名為「遊學」，實係「學遊」，時間充足，固不必忙於一時，自有機會再來

的。

他們一到東京，下榻於銀座之南的帝國旅館，這是一座極歐化的大旅館。到東京的晚上，各新聞記者都來帝國旅館訪問他們，為他們開別攝影，並請他們各自簽中文的名字。明天

早晨，各報刊載他們的肖像，以及對於「中日提攜 漢和合作」的高見（！）；幾家主要報館的主筆親撰社論述此事，認為這批青年是東亞和平的使者：這許多，當然是日本政府授意做的。第二天，文相與外相聯合大規模招待了一次，邀請政界文化界各重鎮作陪，席間再三申述「中日親善」之至意，希望這些青年體念此意，歸國後廣為宣傳，啓發民衆，領導輿論：「大日本帝國」決不會忘掉他們的功績的！這是到日後第一次官方正式招待；以後的招待或屬官方，或屬民間文化團體，多至記不勝記，幾乎互延了半年之久！

東京是個好玩的都市，而他們所住的地方又是最熱鬧的銀座。自從柳橋新橋起，穿過銀座，北達日本橋，這都是日本政府要誇示給這數十個未成熟的腦子看的。它恐怕小山產一人不能勝任，由文部省添派一位「文化指導員」松田善一郎來翼助；——據說松田還是文學博士呢。「士」非「士」？不得而知；而他的「博」，遠遠超出文學範圍！

他們既住在銀座，就先玩銀座。銀座是東京商業最盛的地方，他們乘便參觀各大商店。他們首先踏進三井越後吳服店，簡稱三越。它雖則號稱「吳服店」，並非成衣舖子，而是百貨商店。他們走馬看花似地一層層玩：越向上昇，貨價愈高；在齊地的一層，設有一元貨部，這部裏面的各種貨品均售一元；第四第五的貨物便是很昂貴了。第六層，即最上一層，設有食堂；繼而他們參觀松坂屋，也是六層樓的百貨商店：貨品售價的昂貴使他們大大吃驚。譬如說：他們目覩和式腰帶有標價一萬元一條的「白木屋」所給予他們最深刻的印象乃是

它的活動電梯：人立在梯級上，不用一級一級地向上跨，梯級自動向上昇，直昇至最高一層；——經過每一層時，顧客都可以任意上下的。其實這種裝置毫不新奇，上海南京路的新新公司早就有了，可憐楊友琴等過上海時，被小山彥與寺內龜三郎絆住了脚，屢概兒沒有走到蘇州河浜南來，他們所知道的上海不過是楊樹浦虹口一帶而已！接着參觀松屋這是歐式的商店，予他們以最優良的印象，因為大學畢業生在該店服務的多至三千七百人，侍人接物白能彬彬有理了。丸之內的老虧是三美。此外的商店都是木板屋的小舖子。這幾家大商店均有汽車在車站上接客；而，每月逢八、十八廿八這三日，它們閉戶休業，讓那些小舖子可以做點生意。

參觀了五家大百貨商舖，踏盡了三十層樓；肚子餓，腿也痠了，先得解決「喫」的問題。這些來自中國的青年，心理還沒有十分日本化，倘若馬上叫他們嚐日本菜，即使是很華貴的宴席，也不致找出個中好處來。他們在帝國旅館內小喫的是西菜，數次的招待也是在帝國旅館內舉行的，自然不生問題。今日既然出來參觀，難免要邀他們上中國館裏去吃一頓，正如初到巴黎的中國學生先要問萬花樓，或樹聲飯店、或萌日飯店在何處那樣。這位文學博士松田壽一郎率領他們上目黑區的雅敘園去；——喫飯是文化的一部門，松田指點飯店便是盡了他「文化指導員」之責！雅敘園建的是宮殿式的房子，主人是日本人，廚師是用了重價向北平聘請來的。每人每餐至少二十元。他們當然吃得很满意了。

新橋柳橋一帶是娛樂區；真誠些說，是妓女區。不過我們不要誤會：東京的妓女盡在放此，——果真所有的妓女都在於此，那麼，日本也不成其為日本了，——新橋柳橋之所以馳名，因為此處藝妓甚多，高官富翁皆「御待合」於斯，珠光寶氣自與別處不同。這一帶地方分為七區或八區，每區有妓女三千左右，每家至少有四十個；洋洋乎夫觀哉！這是日本精神最偉大的表現，也是日本文化最上等的結晶；所以小山彥與松田善一郎不肯領這套中國青年一口氣遊遍，——實際上也不可能。——要讓他們緩緩地細細地鑑賞和傾略。

這兩位高貴的指導員先領他們去喝杯茶。茶館在新橋，極藝術化：飾有藤田嗣禧的壁畫，頗稱名貴。說到藤田嗣禧這個人，着實為日本爭過光：大概在一九二五年左右，他在巴黎大走紅運，他的綫條畫大為愛好新奇的法國人所賞識，尤其有不少法國女子傾心於他。可是這位藝術家狂嫖濫賭，走上了破產的途徑；同時，他又犯了幾件最不名譽的風化案子，巴黎的警察廳要捉他；他只得逃出法國，大寬轉「榮歸」祖國去了！茶館內還陳設有古董和書畫；然而這些東西不投青年們所好，亦非癡醉靈魂的工具！他們約略坐一坐，即行出來。

引起他們興趣的不是茶館而是咖啡館。他們都是中產以上家庭的子弟，又在北平讀書；決不會沒有上過咖啡館的。可是日本咖啡館有個特點：每位客人有一個侍女服侍；這個侍女並不規規矩矩立在客人旁邊或背後，她會投入客人的懷抱中；甚至噴了咖啡喂客人。松田且擊這批青年亦驚亦喜的神情，深喜「文化」侵略的初步成功，就贈贈通知咖啡館老板，把全館

「侍女一古腦兒『定』下來，叫她們下工後到帝國旅館裏去找這些青年主顧。

從咖啡館出來，爲時已晚，就上餐館去吃上好的「御馳走」（筵席）。暢遊歸來，大家已經疲倦了，不料松田還爲他們預備下一帖「心所欲也，不敢望也」的興奮劑！就在那晚上，橋友義訂交了近衛桃子，據說她還是日本首相的親戚。那晚上的歡樂使這數十個淺腦子的青年對於日本感激涕零！這輩侍女被包了一個月，她們當然很樂意，因爲工作輕而工資重，——文部省特別費項下支持的錢焉得不多？——說起來還是爲國犧牲色相！小山與松田當然也很興頭：自己不拘腰包地奉陪，上司們還稱贊他們能幹！

自從那晚起，那些少年正旅館內伏處了一星期，難得外出。松田及小山任他們的胡天胡地過些日子；一星期之後，靜極思動，再指導他們去玩公園。東京以及東京附近的重要公園有四：上野，日比谷，淺草，井頭：這四個公園各有各的特點，各有各的面目。上野公園在本鄉區帝國大學之後，學術空氣最重。何以見得呢？因爲非但遊園者皆係智識份子，園內還包含許多學術團體，最重要的是：學士院，美術館（春秋畫展，青龍畫展，獨立畫展），科學館，博士館，動物園，上野圖書館（全國最大之圖書館，藏中國書籍最富），東京美術專門學校等等。他們一行人參觀了一遍，就在不忍池中蕩了一回船。「池」——其實是一個觀——中是堤，有假山，有桃柳，有橋，有玲瓏的八角紗燈；它有些像中國的西湖。他們從上野公園出來，前赴麴町區的日比谷公園。這個公園官僚氣太重：皇城、議會、外交部都在裏

關)軍部(在三宅坂)等等都蟻聚附近，因而遊園的人大半數是些官，西裝筆挺，神氣活潑的。園中有很大的集會堂與「放送廳」(播音台)，他們略為走一運，覺得無可留戀，就向淺草區前進。淺草區是淺草公園所在地，也是市級趣味的娛樂區。如果以中國的低級娛樂地方來比方，淺草公園和它的附近像南京的夫子廟，北平的天橋一帶，上海的大世界。公園的每一入門都設有電影院和戲院。環園的小吃店與玩具店多至不可勝數：不論是食品或貨品，皆是一是價廉而物不美！淺草公園內有淺草神社(大廟)和一座明治初建的方塔。當年(一九二二)東京大地震，祇有這所廟和這個塔沒有受損：於是大家迷信它們為神道所保護，淺草神社的香火因此大盛。中日戰爭一起，出征軍士都到該社來乞取護身符。結果呢，交連的博得骨灰裝運歸國，即所謂：「絨默的凱旋」；倒霉的喪生沙場，身葬野狗之腹！他們接連玩了三個公園，早已過了中午；人，餓而且倦。松田利用他們的饑餓，使他們嚐嗜日本料理。然而提起了日本料理，「牛鳥屋」(售米飯，菜為牛肉片雞片，以生者進，由客人自己下鍋煮熟)，類似中國的菊花鍋)，「辨當屋」(售米飯冷菜)，「壽司屋」(售中心夾菜的冷飯團)，「汗粉屋」(售豆沙與年糕合煮的「汁粉」，「蕎麥屋」(售蕎麥粉條，拌吃)，「天婦羅屋」(售「天婦羅」，即以小麥粉裹魚蝦之類炸之)等等皆太寒酸，不足以招待佳賓，必需最華貴的日本料理屋方能表示日本文化的可愛：因此，松田選中了精養軒。——小小山當然不會不贊成的。

精養軒在上野公園，他們就乘車回到本鄉區。精養軒純粹是日本式，裝飾古雅，文系濃郁。松田爲他們點了最名貴的菜，沾了不大利害的甜酒：準備來一個既飽且醉，連自己包括在內。不幸這番松田的計劃遠不如上幾次在咖啡館或妓館裏那樣成功！原因如此：（一）日本名菜如「刺身」（生魚片，以薄片伴吃），「海老」（生吃的海蝦片）等皆腥甚，無習慣者難以下嚥；（二）日本人愛玩一年妓女，精養軒的下女（女侍）雖則表面上不賣身，終究吃了這種風俗的影響，用的都是四十五歲間的人：她們儘可當這班青年的母親呢！松田固然聰明，祇是對於中國人的心理，實本知識多於實際觀察：他深深覺得空氣太沉悶了一些，但不知沉悶何從而來。小山究屬在中國住了多年，懂得中國人愛年輕的習慣，連忙開簾子叫了許多年輕的藝妓來伴酒，打破了僵局。

他們既吃酒，又打茶圍，時間自然長了。他們從精養軒出來，再無精力與時間去遊郊外的井之頭公園。他們在咖啡館裏坐了一坐，便回旅館。

第二天他們用過早點，乘汽車向郊外出發；到了高岡寺下車，卽至井之頭公園。井之頭所在地是一片新開闢的住宅區，很清靜，相當荒涼。不過此地生活程度較低，交通又便當；所以有許多大學生住在公園的附近。井之頭公園顯然是摹倣黃石公園而佈置的：雖則比較之下，有大巫小巫之別，而其努力保存自然，儘量避去人為則一。園內有參天的巨樹，日本本人稱它們爲「原始森林」，「原始」兩字下得太誇張了——遼闊的池蕩，植樹園，動物

園等等。公園很大，粗看中含有偉大的意趣。第一次遊玩此園，倘使無人引導，難免要迷路！他們花了整天光陰，到處遊覽。每逢幽僻而風景絕美的所在，楊友誼往往這樣想：攔了愛人到此地來談心，多麼好！

東京郊外還有兩個公園：隅田川公園與豐島公園：傍水而築，規模甚小。他們總愛來玩的。暫時可輪不到它們。

他們連日奔走，雖則有一度的休息，雖則精神上的興奮支持着勇氣，究竟太辛苦了，他們想掉換些傷腦筋，不勞兩腿的玩意兒。這種玩意兒是戲劇與電影。無奈戲劇對於他們還是太傷腦筋的：固然，華北華中淪陷之後，日本人在淪陷區的中學（初中及高中）裏加添日文這科必修科，甚至在華北，從小學起便學日文，東渡來的這批青年所受的日語日文教育仍是太淺，他們不會懂得劇辭劇情的。剩下了電影。東京有很多的電影院，大概可以分為三類：（一）資格最老的帝國劇場；（二）寶塚老戲院投資所設的各電影院，——寶塚原是劇院，他們將來要去玩的；（三）其它，松田邀他們到帝國劇場去。他們一踏進門，先有這種感想：松田為何鄭重其事地邀我們到這兒來呢？「原帝國劇場的建築和設備遠不及北平天津上海摩登電影院的富麗堂皇，座位不多，而票價昂貴。他們看了片子，方纔滿意。小山產彷彿猜着了他們的思想，為他們解釋道：

——帝國所放映的全是歐美第一流片子，法國片子更加多。上別的电影院，先得看看

目，然後決定去不去。到帝劇來，你儘可不看節目便走，因為它所放映的片子決不會使你失望的。片子新，片子好，自然門票要昂貴了。雖則昂貴，爲觀衆着想，還是上算的！

此後，在松田小山領導之下，他們再在別家電影院看了多次。所看的有的是歐美片子，有的是日本片子；好好壞壞，不能樸述，但證實了小山對於帝劇的批評是準確的。

他們幾乎遊遍了東京。如果有若干地方，他們應當到的而未去，這不是遺漏，乃是指導員的策略：到了適當時期，自會領他們去的。目前他們決定去玩西京。

這次他們不走太平洋的東海道本線（鐵道），却大寬轉從東京乘車到長野；當火車越過關東山脈時，他們望見了淺間山火山。他們在長野下了車。長野號稱佛都，因爲天智天皇勸建善光寺於此，地居信濃川上遊，遍野桑林。長野之南有諏訪湖，饒溫泉之勝。該兩處爲絲綢業中心，頗似楊友義曾經到過而不認識的中國的江南。他們再上火車，沿飛騨山脈與木曾山脈（鐵道嵌在兩山脈間）南下，迄於名古屋。名古屋介乎東京與京之間，故有中京之稱，是日本第五大都會，市內工商並盛，他們並未下車，因爲這個都會不是「玩」的地方。從名古屋到西京，有兩條鐵路可通：（一）一條是幹線，從名古屋出發，越木曾川，繞琵琶湖到南岸，再越淀川而抵西京；（二）另一條是支線，從名古屋出發，繞伊勢海（太平洋西岸的一個小海），北緣抵四日市（它是日本的第五個商港）再從四日市到西京。兩路都有好風景，他們還選中了幹線。

西京一稱京都，是日本的古都，有一千八百年的歷史：明治初（一八六八），日本京城由京都遷至江戶（舊爲侯國），改江戶爲東京，而京都始有西京之號。直到現在，雖則京畿已遷，新皇登基大典還要在京都舉行的。提起了西京，不得不聯想起奈良；當年京都是左京，而奈良是右京；兩地相距一小時許的電車。西京與奈良間，沿途有許多前代皇帝的寢殿。西京的建設摹倣中國的長安；奈良的街道是先打好了樣，然後開闢的，很齊整。

東京是日本現代文化的中心，西京是日本古代文化的中心；東京文化是摹擬歐美的文化，西京文化是規範中國的文化。西京有許多大寺，都是文化的寶庫；內中如東大寺，法隆寺，正倉院，金闍寺，銀閣寺，尤爲著名。寺中類皆有寶貴之壁畫，由日本帝國向中國唐朝禮聘高手東渡來繪的。例如法隆寺的唐代壁畫，於中國西安事變時開始攝影，直至三年前方纔攝畢，每一全套售價一萬元！寺內藏有「玉虫櫃」，以玉虫的肢翼鑲成種種花紋，也是唐物；玉虫是一種小甲虫，肢翼最美，日人常用之爲飾物。韓愈詩云：「斂頭綴玉虫」，言以玉虫爲斂飾；范成大詩云：「今朝合有家書到，昨夜燈花綴玉虫」言燈花晶瑩如玉虫。在日文中「玉」表示「美觀」，故有：「玉突」，「九玉」等名。玉虫櫃當然是無價之寶！

日本有個習慣：凡是一個天皇所用的東西，如衣服朝靴等等，到了他死後，便盡爲珍寶，珍藏到正倉院裏來。這有些像英皇加冕時所穿的大氅，只用一次，卽付給珍藏，垂之永久。所以正倉院實是一個寶庫。而，因爲它自身建於中國唐代，它所藏的東西裏面，還可以見

到唐宋宮中的物品，那是中國皇帝賜給日本皇帝的，日本人把御用品搬到正倉院來，當作是獻給佛的。

此外，各寺中還藏有中國的古董，唐代舞蹈時所用的假面具，古代的樂器等。凡是研究漢學或者古學的人，莫不翻它們爲寶藏，爲了同一的原因，以前大學裏的漢學教授都是和尚。

金湖寺與銀閣寺都建於中國宋朝。寺中藏有宋碗：佳寶惠臨，便把它盛茶敬客，古雅之至！寺中珍藏宋書甚多，（足利義藏所佈置）大半出諸宋朝書院。還有一種頗雅的事體：寺中藏細沙爲徑，細沙爲書，極精緻，容行過後，再度平沙劃繪。

西京奈良皆有公園，甚美，奈良公園內養有成千的梅花鹿，自由自在，跟人索食，毫不畏縮；有時步出園門，在街中溜達，電車來時，安祥閃避，富有紳士姿態。公園內的春日神社常於佳節演奏（能）樂。「能」是日本最高尚的古樂，從於中國唐代樂說化出來的：有白、有唱、有舞、有脚本、有化妝（中國所謂扮角）；有笛、大腰鼓、小腰鼓、大鼓等樂器，社園內鑿石爲燈籠，燃燭當中，別具風趣。

京都是出產美人的地方，每年秋季，西京選一美人，到東京去比賽。然而東京因爲交通關係，吸收各方諸色人等，卽就美人論，爲數似乎多於西京，西京藝妓娼妓甚多，淫風與東京相伯仲，或云在東京之上，松田壽一郎與小山彦領他們上「藝妓屋」去玩，這是高等妓院

，猶之北平的小班，上海的長三。藝妓是賣藝不賣身的，她們能歌，能舞，能絲竹，能簫，她們有時「矢」了身，據說：爲的是講交情，不是爲金錢！他們又到遊「廊」——官廳指定的妓女區，妓女不得越出一步，——去玩「女郎屋」，那是下等妓院，人肉市場，談不到藝妓了。

他們於春夏之交到了日本，閒遊至今，不覺已近炎夏中心。京都四面皆山，故不逼風，夏季鬱熱。他們設法避暑。他們再乘火車，經名古屋，在濱名湖畔下車，玩了一回，又參觀了辨天島。於是涉天龍川，抵熱海。熱海多溫泉爲避寒勝地，他們要到冬季纔來此小住。此刻他們先上離熱海不遠的箱根。箱根與熱海相離不過一站，而一爲避暑勝地，一爲消寒佳境：兩個性質相反的所在聚集一處是徂妙的！箱根與東京北面的日光固劃爲國有公園，足見風景之美了，從箱根山可以遠眺富士山。箱根山頂有一個蘆之湖。原係火山噴火口，匯積熱溫泉之水而成湖。湖水澄清，一片蔚藍，倒映着白頭富士；置身於張著小白帆的遊艇中，飄然有出世之慨！他們住在東方式的大旅館富士屋裏；氣候涼爽，交通便利：大有一「此間樂，不思蜀」的意趣。至於箱根本地以及附近遊覽之處，如箱根離宮，老箱根，箱根神社，羅公園，御用邸，和稍遠的湯本的早雲寺及湯本茶屋：也都去過了。

他們離開箱根而至鎌倉：鎌倉在橫濱的西南，箱根的東北，是日本戰國時的要害，有古蹟甚多，例如：鎌倉宮、八幡宮、大佛寺等等。還有鎌倉時代所築的都城。大佛寺中的大佛

，人立在佛的腳背上，伸手僅可及佛膝。許多要人逃避暑別墅於此。海濱游泳場的遊人都屬於上等社會。離鎌倉不遠，在伊豆半島上，——箱根位置於伊豆半島北部，——避暑者更多。為情善的學生，與鎌倉形成反比例。

他們離開鎌倉，到橫濱。橫濱是日本對外貿易最盛的地方，同時又是大工業區，——與東京並稱的大工業區。華僑在戰前有五、六萬人，設有中華會館，華僑商會，及學校。他們因為天氣炎熱，沒有仔細參觀，預備天涼後再來。

他們過東京，比趨日光。日光町的西面，處乎羣山之中，有中禪寺湖。湖水明靜，老松擁圍；幽邃絕塵——湖水東溢為華嚴瀧，瀑布倒懸三十丈；北溢為龍頭見瀧，亦稱莊嚴瀧；華嚴瀧再東，有般若瀧及裏見瀧，宛若玉龍銀蛇蜿蜒於蒼綠綠翠之間；迦湯川而上，有一小瀧，曰湯之湖，亦具美景。日光町近旁，有東照宮，神戶龜冢，喚美肥論。此外有犬塚廟，御用邸，中禪寺，中宮寺，地獄茶屋，皆稱勝地。

繼而他們由日光返宇都宮，再行北上，經福島，仙台，止於松島。松島與舞鶴西北的天之橋立。及中國（本州的一部）廣島灣中的嚴島，神稱為：「日本三景」。松島瀨松島灣，灣內有小島數百個，其中比較大者為：瀨浦、桂、野、寒風、宮戶等島，島上都是松樹，終年翠綠，微風過處，清香撲鼻。他們在松島住了好多天，直至夏季終了。

金風初起，他們回到東京。他們在此數月內，完成了他們初步的「訓練」：利用景色大

馬之好，麻醉他們，把他們誘騙上了墮落的斜坡，使他們於不知不覺間「愛」日本，第二步的「訓練」是使他們「怕」日本：要到達這個目的，大砲飛機還不夠，——它們只會加深仇恨，必需在歷史教育上着手，——當然以有利於日本的史實為立腳點。對於這步工作，文部省早就定下嚴密的計了！而松田壽一郎便是這個計劃執行人。他們到了東京，松田領他們去參觀幾隻著名的學校：東京帝國大學，高等師範，高等工業，早稻田大學等；此外，與日本歷史有關的地方，如靖國神社，也去過了，每到一處，松田必跨張陳飾該校學術地位的崇高，教授的淵博；或描寫日本歷史上的光榮，如一一指示及解釋靖國神社內所藏中日，日俄兩戰役的勝利品。另一方面，由文部省指派帝大，高師，早大的一部教師，組織支那青年學術訓練班；以日語，東洋史，東洋文化史，日支「滿」經濟史，歐美侵略遠東史，等等為主科。各科的共同目標在乎誇揚日本，引誘中日合作，廣以建設夢想究竟的「東亞新秩序」。在誇揚日本時，故意恐嚇這班青年：如果中日不合作，不但中華要亡國，而且你們都要死無葬身之地。

文部省又恐怕這些題目太傷腦筋，枯燥乏味，打不起興趣來，於是再定了一個美人計；藉口便利於練習日語，使他們分散了，寄居到文部省暗中指定的日本人家去，每一人家，總有一個美麗的少女；她或是房東的女兒，或是受過初等教育的下女，或是特務機關的女職員，她們暗地裏受了政府的命令，去誘惑她們家裏的少年。十七八歲，至多二十歲的小伙子

弄得不上的。於是「見初」（初戀）而「水揚」（破瓜），而「嬉曳」（幽會），而「夫婿氣取」（假裝夫婦），而「世帶持」（租屋同居），而成為「內緣之妻」（非法定之妻）。文都省的代表人松田博士成了月老，他不但物色人材，出力拉攏，還設法使內緣之妻成為正式之妻，希望她們個個懷胎（以鞏固她們的地位）。在日本，女子是玩具，是奴隸；我們對於她們祇有憐惜；而日本的男子，個個有烏龜氣概，所以定得出這麼一條烏龜國策來！獨友義的內緣之妻叫做松岡芳子，是一個窮教員的女兒。

「學術」需要研究，如何可以「訓練」？「支那青年學術訓練班」這個名字，在道理上，是不通的，在實際上，却非常之切合：一則，這樣青年的人，學術根底尚且沒有打好，何嘗乎研究？二則，文都省只注重灌注式的教育，而極力避免研究方式：灌注罷，可以灌注日方所要灌注的東西；而研究呢？恐怕學生研究出「毛病」來，——發現所授的東西的虛偽，及日本人的陰險狠毒。

獨友義受着內外交相煎——「內」：內緣之妻；「外」：支那青年學術訓練班的，——訓練，別的學識沒有什麼長進，日語却大大進步：不但看，聽，講可以對付，就是寫，也看實來得。他在他的同伴中，高高居第一。因此，小山與松田很器重他，更優待他；他的地位，可以有一半的自由，——其餘的一半交給松岡芳子了；——他的經濟比他的同伴寬裕，日方大量津貼他。他與芳子的結合，若在承平時代，倒也是一件可喜的事：通常留學日本的才

圖學生往往娶下女爲妻，——自然有很多的例外，——並非說下女中沒有好人，只是知圖太差了一點，——芳子的父親松岡洋左，窮雖窮，是中學裏的老教員；芳子自己也曾畢業於中學，有文學藝術的才能與嗜好，遠非下女可比。只可惜松岡洋左中了軍閥所提倡的大陸政策毒，自甘不顧人格，把親生的愛女當作魚餌；生生把好事變爲陰謀了！

芳子愛好戲劇，在母家的時光，困於經濟，未能多看；現今嫁了一位闊丈夫，當然想多享受些；她常拉了友藏同去看戲。他們先上著名的歌舞伎座，這是純粹日本式的劇場。房屋建築是宮殿式（所謂：唐式），內部佈置是日本式。天皇高興時，就到此地來看戲。劇中女主角是男子扮的。馳譽全國的菊五郎與團十郎乃出諸世傳！所演的日本劇往往可以一劇連做一個月，尚能天天叫座，足見技術的高超與信譽的卓著。繼而他們上歐化的松竹座。松竹座的主人小林一三是東京電機業的托辣斯，一九四〇年近衛再度組閣時，他入閣爲商相。松竹座之設立，目的在乎與寶塚競爭。寶塚原是一個市鎮，處於京都大坂之間。那兒建了三個戲院，分大、中、小三等，統名寶塚。自從明治初起，直至如今，營業日旺，分館遍全國，比較重要的有：東京寶塚（簡稱：東寶）京都寶塚（簡稱：京寶），大坂寶塚（簡稱：大寶）。

現在的寶塚主人是大谷竹次郎。如果歌舞伎座的演員都是男的，寶塚的演員都是女的，有些像中國的髦兒戲。這些大批的女演員由一個訓練所供給。訓練所修業期三年；招考極嚴，大概千人取一；所以女孩子們以考取該訓練所爲榮。這許多劇院，場友幾陪伴了芳子，

去過。

對於戲劇的嗜好引芳子與友義到築地去玩。築地濱東京灣，是日本最大的漁場！那兒，樞友義達到了年青力強的漁婆（簡直下海，捕漁的漁婆）！看到了各色各種的魚和珍珠蚌。築地有一個築地小劇場，真的小，小的可以，設備也很簡陋；可是所有的男女演員都是頭等脚色，所演的都是歐洲名劇。小劇場的創辦人士方與志是一位子爵。他的創辦這個劇場完全是爲了藝術，所以他能够獲得名角及藝術家的同情與贊助。導演和演員中，如：秋田雨雀、佐佐木孝九、千田是也、龍澤修等不是法國留學生，即是德國留學生，都有深淵的文學修養。其他如崖村抱月、松井須磨子、水谷八重子、夏川靜江、山本安英等都是享譽名的演員。佈景方面，也很考究，由伊藤藤湖所領導的六人社中的六個藝術家，在東京戲劇界頗有勢力，每月收入在二千至四千元之間；可是，爲了藝術，替築地小劇場設計佈景，非但不取酬報，而且分外出力，十餘年前，土方與志攜家眷遊蘇聯，樂居彼土，不肯歸來；結果，日皇把他開除了貴族！松田柔繼土方與志而經理築地小劇場。

那年冬季，最寒冷的時光，友義與芳子雙雙在熱海過了。熱海的溫泉是日本第一間溫泉，很大，可以容納一千個浴者。男女同浴。有極富麗的溫泉旅館，友義與芳子即住在裏面。稍遠的強羅溫泉，也可容納數百人。

溫泉歸來友義一方面繼續受「訓」，一方面攜了愛人到龜井戶、木下川、蒲田、大森去

賞梅。接着是市川、越谷的桃花。井之頭公園裏也常常見這對情侶的蹤跡。四月間、上野、九段坂、赤坂見附、半藏門、江戶川、飛鳥川、向島、荒川、小金井櫻花大開；日本雖在交戰中，國民還應時賞花（花見）；——倘若沒有戰事，簡直要舉國若狂！芳子邀友義去遊荒川。但是她日本人，深知日本的風俗：「花見」不僅是士大夫的雅事，上中下三等人都參加；在路上，浪人們任意調戲女子，警察裝做看不見，女子亦難於反臉生氣。最好的辦法是：攜愛人，掉小舟，賞得花，免洩氣。芳子採取了這個策路；——她的父母自去行樂，不來討這對年輕情侶的緣。荒川在東京東北，係隅田川的上游，從向島至赤羽，綿延二十餘里，兩岸皆是櫻花。荒川兩岸的櫻花樹大半是德川幕府時代所種的，日月既久，樹特高大。櫻花五色燦爛；兩岸枝葉相觸，繁花聚接，有如長長的花幕。芳子友義自掉着小舟，彷彿在花洞中行。友義東渡以還，遊覽已多，而以此為最天真，最純潔！櫻花謝後，——櫻花豔而不香，以多為勝，壽命最短，——五月間，他們欣賞大久保腳踏園的腳躑。以及井龜戶、本所四目的藤羅；六月間，又到本所四日去賞牡丹。

竟完了牡丹，結束了「學術訓練」；文部省認為他們已是漢好入骨，足以應用了。即遣送他們回國，着他們在華北華中組織日支青年友誼團，任命楊友義為團長，派松田壽一郎和小山彥為正副顧問。他們臨走以前，當然有盛大的歡送會，外相文相親自出席演說，各報著輪響應。楊友義趾高氣揚，如登九重天；他回國他的芳子，已經大腹便便了。

楊友義等留日一年又三個月，他們的行蹤常見之天津滬日人辦的漢文報上。可是，藉口「恐怕妨害學業」，松田和小山不准他們私自與家中通信。這班公子哥兒，正度着比家中要舒服得好幾倍的奢侈生活，那裏還會想家？當楊友義率領松岡芳子回家時，他的父母兄弟吃驚的不是他的歸來，——他們離東京舊祖國的盛況早就載諸報紙，——乃是添了這位大肚子的芳子；他們沒有想到友義東渡時一個人，歸還時搖身一變爲兩個半人（肚子裏的胎兒尚未成熟，暫算是半個）！他們的驚奇達到了頂點，當友義紅着臉向他們介紹芳子；她是日本政府替他娶的妻子！這種的「親善」，真是空前絕後，全世界所僅有的！楊大夫只得與妻子款迎這位「欽賜」的媳婦，友仁和秀貞只得上前向這位「欽賜」的弟媳敬禮。幸而芳子聰明，連忙向公婆大伯大姑必恭必敬行叩首禮。到底婦人心曠，淑敏目覩芳子情秀文雅，料來難解氣溫柔，自己的兒子不敢吃虧，遂就稍稍放了心！那晚上，筵席叫了，真酒到家裏吃，爲兒子媳婦接風。初時的驚訝過了，骨肉之情復生，倒也吃得很快樂！席間芳子說着「白頭流」的中國國語：建德等以爲是友義教她的；而友義，這個糊塗透頂的小子，初次聽見妻子說這樣好的漢語，並不吃驚，也不考查她是從什麼地方學來的！原來虛心積德的日本政府早在中國淪陷區強逼教日語，而在日本學校裏規定漢語爲必修課；它一雙手製造聽得懂生子的話的奴才，另一隻手準備聽得懂奴才的話的主子；設想不可不謂周密，計劃不可不謂惡毒！

那晚席面上，楊建德的頭腦最是科學化，最善於分析，他對於幼子的回家當然很高興，

但是一般蠢蠢貪食他的心；友義的聰明不輸如他的哥哥，不輸如他的姊姊，無奈他個性太弱意志不堅強，這次受訓回來——簡直三分之二變成了日本人，他開口日本如何如何好，閉口日本如何如何強；長此以往，作何結局？建德所恐懼的不在乎這位自天而降的媳婦，——一個女子總可以對付，而且芳子不像是惡人，——而在乎友仁友義的衝突：友仁的剛強，友仁的愛中國，恰與友義的柔弱，友義的愛日本作對比，正如水火之不相容，友仁友義也不會相容的。萬一兄弟倆有爭執時，他這個老頭兒順着自己的意志——他是一位愛國者，不過不認諱言色而已，——去幫友仁的好，還是違心去幫友義呢？

從第二天起，楊大夫活動起來：添了兩個人固然是一個原因，然而主要的還是友仁友義兩人分別地走出來，神祕地，各自忙自己的事。建德不便詢問他們，——他深知即使問了，也屬徒然，——心中很擔憂，只好裝作很自然地向他們說：

——家裏裝有電話，爲何不用呢？這樣的遷進出出，不累麼？

友仁的回答是搖頭與微笑，友義的回答是微笑與搖頭！第四天過了中午，友仁還沒有回家。大家就預備吃飯，不再等他。誰知吃到一半，友仁自外衝了進來，手中搖着一張報紙，氣憤憤地向父親嚷道：

——爸爸！你看，這個傢伙真不要臉！

——怎麼呀？誰不要臉？

——你看！你看！

友仁邊說，邊把那張報紙塞進建德的手中。建德展平一看，原來是中日青年週刊的創刊號，第一篇大文署着楊友義，題目是：中日親善的前途與青年應負的責任，在署名之上，用小鉛字排了：「日支青年友誼團團長」字樣。接着便是松田壽一郎，小山彥等所寫的文章；最後文藝欄內，登着一篇長篇連載：日本觀光記，也是楊友義的大手筆，記中插有許多照片，無非是：「文部省歡迎本團」，「外務省招待盛況」……一類的攝影。建德約略望了望，抬頭看見友仁還勇糾糾地立在桌邊，就說道：

——仁兒，你姑且坐上來吃飯，一切到飯後再討論。除了他們父子三人知道爭執所在外，座中淑敏與秀貞完全蒙在鼓裏；芳子或許知道，——至少可以猜到，——但避嫌不開口。大家好好壞壞勸友仁坐下來。友仁勉強吃了兩口，忽見友義一聲不做地向他微笑，於是火上加油，把桌一拍，大聲嚷：

——不！不！我不願與漢奸同桌而食！

——噲！你講話謹慎些，友義生氣地說。什麼「漢奸」不「漢奸」，你當了漢奸的哥子並沒有什麼光榮！哼！老實說，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在外的行動……

——知道了便怎麼樣？

——「知道了便怎麼樣？」你說便怎麼樣？你說！你說！

——難道我怕你！

友仁擲箸而起，向外奔去，大家拉不住他。他跑到門口，再回頭朝友義說：

——你去報告你的主子們去罷；有本領，儘管來對付我！

他奔出去了。友義滿不在乎，依舊吃他的飯。淑敏與秀貞順手取過報紙一看，方纔知道究竟，心中頗不以友義爲然，却不說什麼話。

吃過飯，建德繼續冷眼觀察友義，見他並不憤慨，也沒有什麼異動，也不說出外；建德才稍稍放心。建德步進他的私人實驗室，關好了門，坐在寫字桌邊冥想。天氣炎熱，他開了電風扇。他在估計這個日支青年友誼團將來要始害多少中國青年？從精神上論，友義「中毒」已深，他做父親的人能否爲友義「消毒」？假使他不能爲友義消毒，難道任友義去害人麼？古人所說：「一路哭不如一家哭」作怎樣講的？他深深埋怨他自己：爲什麼不早些走？爲什麼不早些走？早走了，便不會有今日的發明。發明！發明！與抗戰建國有何關係？爲了發明，却犧牲了一個兒子，——將來或許有更大的災禍：——發明的價值抵得過兒子麼？他翻覆質問自己，總得不到一個肯定的結論。他煩惱起來，再也坐不住了，關了電風扇，走出實驗室。

他一脚剛跨出門限，劈面逢到他的夫人：她神色慌張，顯然是來找他的。他重新開了門，招呼她進去，反手關好門。下了鍵，然後問她發生什麼事情。她氣急敗壞地回答：

「友義出去了！芳子和友義噉噉咕咕說了一大堆的話。可是我聽不懂！」

建德當下也吃了一驚，但立刻鎮靜下來；他迅速想一想，向淑敏道：

「他們兄弟倆鬥氣，妳恐怕友義藉了日本的力量去害友仁，妳却没有想到友仁也可以指揮義勇軍來做掉友義的！」

——義勇軍？什麼義勇軍？

——好太太，妳急昏了！義勇軍就是中華民國的義勇軍，還有什麼義勇軍？妳看，北平天津等處的鋤奸團不是義勇軍的化身，至少也與義勇軍取得聯絡的。據我的推測，友仁這個孩子早已加入了義勇軍，說不定他還是領袖之一哩！義勇軍遇着漢奸，不殺則甚！妳不要笑我一天到晚躲在實驗室裏，外邊的情形或許我知道得多一些，我這個推測是十不離九的！

天哪！這……這……怎麼辦？

——從前法國有位大文學家寫了一篇很著名的小說：一對很相愛的夫妻，丈夫是法國人，妻子是德國人，生了一個兒子，寶貝到了不得。普法戰爭起時，那個兒子到了當兵的年齡。父親向他說：『你是我的兒子，你知道我是如何愛你的；如果你也愛我的話，你就應該幫法國去打德國。』母親也苦苦哀求他：『我吃盡辛苦養大了你，倘使你想報答我，快去打法國！』那個兒子弄得走頭無路，在絕大的悲哀中考慮了很久，終無妥善的辦法。着末他冒險跑到法德對陣的中間，突然站起，振臂一呼，雙方的子彈洞穿了他的心胸。他將斷氣時，呻吟

着說：「爸爸，媽媽，我把肉體報答你們，大概你們不會再來責備我了！」這個故事很慘：我們家裏的情形，有如此之慘，却更複雜：友仁秀貞站在一條線上，友義芳子站在另一條線上，芳子肚子裏的小孩暫且不管，妳我做父母的站在那一方面？

——啊！真傷腦筋！請你住嘴好不好？

——爲了這件事，剛剛我也思索得頭昏腦脹。可是，目下我改變的觀念：我以爲單純的憂愁不足以解決任何僵局，必需澈底的思量方能找得出路；雖則傷腦筋，還得說下去！我們暫時放開友仁友義不談，我只問妳一句話：漢奸該不該殺？

——這還需問得？我們不殺漢奸，難道讓漢奸來殺我們？

——好！友義是不是漢奸？

——哪！你！你不要忘掉他是他的父親！

——我並未忘掉我是他的父親，妳是他的母親，我更沒有忘掉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而日本是中華民國最大的仇敵！

——嘿！如此說來，你是站在友仁秀貞的線上的了！我不願目覩做父親的手侵入親兒子的血裏！

——那麼，妳願意不願意友義率領日本人去殺友仁呢？

——你這種話是可以對一個慈母說的麼？天下做母親的人只懂得養育子女，不懂得殺

害子女！淑敏哭了。

實際上我們都說得太遠了，事勢還沒有這樣嚴重。友義初當漢奸，膽子尚小，手段還嫩；至少在最近時間內，他不敢去害友仁的——久後就難說了！至於友仁呢，他是個理智與情感並重的人，一時的衝動不致使他失去理性；他知道友義的漢奸行為直至目前為止僅僅是過癩癩的生活與發表謬論，罪固然有罪，尚不至於「死」！所以，目前友仁不會下煞手的，除非友義胡鬧得太厲害了。妳不必哭哭啼啼，形勢還不十分緊張！至於芳子呢，看上去是個善良女子，雖則她的立場與我們的立場不同，她還不會教友義去為非作惡；這一點確是幸中的大幸！否則我們既要應付兒子，又要提防媳婦，那是太麻煩了！

他們談了老半天的話，焦急的心逐漸鎮靜下來。等到晚上友義歸來，幾乎一切恢復常態。只是友仁在外面過了夜，非但當晚在外，而且接連三天不見面。建德淑敏等心裏憂慮，口中說不出，面上的表情却是有的。友義猜到了這一着，就微笑向他們道：

「爸爸，媽媽，你們放心好了：哥哥正在××胡同第××號內遣兵調將哪！佈置完了，他自會回來的。」

果真第三天下午友仁回家了。他向每個人招呼，連友義在內；於是滿天陰霾，吹一個乾淨，至少表面上如此！建德試探友仁在外三天幹些甚麼，友仁不肯說；大概友仁始終不大信任他的父親，並非疑心他親友義，因而有「拳漢奸」之嫌，友仁總覺得他柔順有餘，剛毅不

是：假使以秘密告訴了他，恐怕有所洩露。建德只得通知友仁：友仁知道他秘密辦公的所在，叮囑他們注意。友仁却淡淡地說：

「我知道日本鬼子偵察我們。可是，他們的行動我們也知道得清清楚楚；譬如說：弟弟所「主持」——團長先生主持一切，只怕僅僅是傀儡罷！——他所主持的日支青年友誼團的團本部，巧得很，也設在××胡同，彷彿和我們唱對台戲！還有，他們徵求會員的章程裏，有那麼一條：「凡加入日支青年友誼團之支那中學生，每年每人有享受二百元津貼之權利，並頒給該生家庭「善良證」一紙，担保全家安全。」你想：清寒而氣節不墜的青年安得不入其圈套？即使學生自己不肯，學生的家庭爲了這張「善良證」，焉得不逼他去進呢？所以，日支青年友誼團開張不到一週，已有團員四百餘人。聽說天津、上海、南京三處的分團也籌備了。」

建德聽了友仁這番話，口頭不講什麼，心裏打算決定走走友仁的路線，因而想起他的發明，不由得長嘆一聲，道：

——有朝一天終得用到它！

過了一天，松田壽一郎忽然來訪楊建德：使楊大夫大大吃驚！全家正在吃飯，他闖了進來。友仁望見了他，不知吉凶，想溜，但未走半步便很穩當地立停了。松田豈敢單身到此地來？當然早以特務隊團圍把房子圍住，友仁逃得脫麼？何況他的深：不一定爲了捕捉友仁，

何必打草驚蛇？友義夫妻二人笑嘻嘻地立起來招呼了，友義把座中的人一一向松田介紹。當友義介紹友仁時，松田有意無意地說：

——友仁先生麼？久仰得很！

楊友仁學了他的語調，也說：

——松田先生麼？久仰得很！

友義必恭必敬請松田「吃便飯」，松田坐下來就吃，老實不客氣就坐了下來。他一面吃，一面向建德極力稱贊友仁友義兄弟二人的能幹，「雖則思想不十分相同」，他加了那麼一句。繼而他道：「王委員長常常推崇楊大夫，稱爲兼具醫人醫國的大才。兄弟又聽得楊大夫是楊團長的令尊，更爲欣幸！所以今天兄弟特來拜訪致敬。」原來如此！這幾句諛安了建德半個心；——那另外半個心安定不下來，提防着松田的下文。松田的下文是：「警察政治委員會要借重老先生，務請老先生出山幫忙！萬一老先生淡於世情，不肯出來，有了友義先生辦理日支青年友誼團的功績，也就很光榮了，而且獲得了日方絕對可靠的保障！」楊建德只得唯唯否否地敷衍着，不甘答應，也不敢堅決拒絕。松田亂談了一陣。方纔告別。建德替友仁秀貞兩人捏了一把汗（因爲日本男子都是色鬼）。

飯後建德悄悄約了淑敏商量：這番非走不可了！留在北平，不是淪爲漢奸，定有生命的危險；漢奸是萬萬做不得的，而白白送死也心有所不甘！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走當然分開

走：友義與芳子不必走，也決計不肯走的；友仁認識義勇軍，辦法較多，可以攔了秀貞走，他們老夫妻兩人自成一派，冒着險，化裝了走。逃走的最遠目標是達到重慶；萬一不能夠，至少也要逃進上海的租界裏，那兒比較自由些。他們特去通知友仁，友仁已經外出，乃低低告訴了秀貞。

逃走的計劃尚未實行，青天裏打下一個霹靂：松田來訪的翌日，北平出了一件相當嚴重的案子；那天清晨，鋤奸團衝進日支青年友誼團的團本部，殺死了所有的高級職員，——這些職員都是日本觀光團的團員；——駐團的小山彥背上中了一刀；松田壽一郎比較機伶，從狗洞裏逃走了。出案的時間，日支青年友誼團團長楊友義先生正在他的府上，攙着他的夫人松岡芳子酣睡咧！

攻擊來得快，回擊也來得速，松田一面派大批特務隊到×××胡同×××號去捉人；一面打電話通知楊友義，當松田通知友義時，建德在旁聽得了十之七八。友義德德穿衣外出，連早點都來不及吃。建德等友義去遠了，連忙派一個忠實可靠的老傭人到×××胡同去探聽消息。不久那個傭人回來報告：特務隊捉去了十七個愛國青年，楊友仁亦在其中。淑敏聽了，哭昏過去。建德秀貞慌忙施救，芳子也挪着大肚子過來幫助。淑敏回聲轉來，還不住地：「仁兒吓！你好苦呀！你的父親枉為認識了不少要人，無法救你；你的沒人性的弟弟聽信了日本老婆來害你：你好苦呀！」哭着，嚷着。秀貞陪着哭：芳子滿肚子的委屈，也哭了。淑敏

的哭訴却提醒了建德：他立刻打電話給王克敏，告訴王克敏這回事，求王克敏去營救。他懂得單單通電話是不夠的，又自己乘了汽車去當面請求。

楊家亂糟糟鬧了一整天，還鬧不出一個頭緒來。友仁被捕，友義也不回家：顯然局面有些惡劣化。建德去會王克敏，只聽到不落邊際的回答。兩餐飯草草吃了。談論到子夜，大家倦得睜不開眼來，上牀便睡。可是，在這個不幸的家庭裏，還有兩個人躺在牀上儘想：一個是秀貞，她直覺地感得她的哥哥未過害，平素友仁的鎮靜，機警，急智予她以無邊的信心；一個就是老傭人，實際上他是義勇隊員，非常崇拜他的領袖，也就是他的小主人，倘使這樣館幹的人尚要死於非命，那是沒有天理了！到了早晨兩點鐘，秀貞隱約聽得園中有極輕的腳步聲音：她又驚又喜：驚的是這樣深夜還有人走動，莫非是賊？喜的是或許友仁歸來！俄而有人在她窗外輕輕叩了三下，頓一頓，再叩三下，再頓一頓，又是三下：這還有什麼疑問？除了友仁，誰知道這樣叩法？她開了房門衝出去，一撞撞入友仁的懷裏，緊緊抱住了他，疑心在做夢！稍停，黑暗中她眺見友仁背還立一個人，她不由得抖起來。友仁連忙低聲向鄰耳朵裏說：『不要怕，他是一位同志！』說着，他推她進房，把門鍵好，那同志隨着跟了進來。燈光下，她看見那位同志即是老傭人，不禁有些疑懼。友仁趕緊向她介紹了，低聲陳述他的險遇：

今晨他和其他十六個同志被捕到白河邊，日本鬼子把他們排成一橫隊，用繩子攔腰連帶

細了，叫他們面河而立。一手槍從後腦殼打死了第一個人；那個人向河中一撲，把所有的活人都拉了下去。友仁排在最後一個，幸而他水性很好，更幸繩端打的是活扣，於是他在河底掙脫了身，在水中伏了一伏，約莫日兵去遠，他就偷偷上岸逃生！他躲在隱庇所在，——————勇軍預備下的，————直至深夜纔敢出來。他的結論是：

————我們快快逃生，此處再也不能住了！爸爸自有他的朋友保障他，媽媽當然不能離開爸爸。至於我們那位活寶真漢好兄弟，終有一天要落到我們手中來！妳快去化妝，稍為理些東西，——千萬不要多帶，——十分鐘以內，就出發！

————我捨不得雙親！

————妳更不當捨掉妳救國的責任，小孩子氣。爸爸媽媽不致有多大危險的，不用聖念！

————讓我去向他們告別一聲！

————吵醒了他們就脫不得身！我寫一張條子通知他們便了。

————生離死別如此草草了事麼？

————亂世的生離死別算得甚麼。留此抑鬱而死，被小漢奸告發而死，不如奮鬥而死！開

————說少說，快快去收拾，我去去即來！

————十分鐘以後，化裝過了的兄妹兩人輕步捷趨出園；秀貞雖則嗚咽着，她咬緊牙齒不道頭。那個老傭人關好圍門，自去睡了。

老傭人入睡未久，便給裏宅吵醒了。原來一清早芳子覺得有些腹痛，此刻越痛得厲害了。去年冬天，她與友義暢遊熱海時，得了喜，迄今已經八個月。這幾天，接一接二地受刺激，感動了胎氣，竟發動了：或許要生產，或許還可以安胎。友義親自駕汽車送她到一家日本人開的婦孺醫院裏去。

大家起來了，你望我，我望你：不知應當爲芳子而喜，還應當爲友仁而悲！畢竟喜勝了：老傭人呈上一張條子。證明友仁並沒有死，他攜着秀貞逃生了！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至此建德與淑敏纔發現芳子肚痛舉宅忙亂時，始終沒有看見秀貞；——起初以爲她太倦了，睡興甚濃，不會吵醒，三小時以後，友義打電話來。說：「芳子已經產了，是個肥胖的男孩子，母子均安。」建德與淑敏聞之笑逐顏開。送報伙恰巧送報來，老夫妻展開瀏覽，看到「建德迅速破案」：內流搶劫日支青年友誼團團本部之××黨十七人均已追捕正法，其首領楊友仁亦在其中云；更哈哈大笑起來。

友義於吃晚飯時歸家，滿臉笑容。桌上缺少了秀貞，他並未注意。建德用話逗他：

——添孫是件喜事，可憐你的哥哥橫死了：真是美中不足！

——活該！他開口漢奸，閉口漢奸，不當漢奸的人原來也有這麼一個好落場！

建德聽了大怒，就問他：

——你安知他死了？

——不是你自己說的麼？再者，說他不死罷，除非白河底穿了，水漲個光！

建德氣極了，把那張條子擲給友義看。友義拾起一看，一聲不做，立起身便去打電話，通知松田。淑敏喊他，喝他，求他，都不行。建德低低向她說：

——不妨事！他們一定化裝了走的，條子上並未提起；再者條子上雖說他們上天津去，我猜想他們不至於這樣蠢，把行蹤告訴別人！

建德疾忙從口袋中取出一小包白色末子，傾入友義的飯碗裏。飯碗裏原已澆了湯，白色末子掉在裏面立即融化了。他低聲但嚴厲地命令淑敏：

——不准透露半句話！

淑敏深知不妙，但想不到吃了這種無色無臭的藥會死的：果然她不敢做聲，不過掩面痛哭。友義回進飯廳，安詳地端碗就吃。吃完後，微微覺得有些不舒服，面色逐漸蒼白。建德和緩地哄他：

——大概你倦了，去睡罷！

他果真去睡了。過了五分鐘，建德拉淑敏進他自己的房，催她立刻化裝。他自己也化裝了，又寫了這張字條子：

「我因為無意於人生，攜同妻子投河去了。我們死後，所有遺產，除友義安葬費三千元外，全部歸媳松岡芳子收執管用，令其扶育幼孫成人。敬請松田顧問及王委員長克敏爲遺

囑執行人。此囑。

大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立遺囑人：楊建德（印）
楊何淑敏（印）

這張遺囑並未給淑敏過目，偷偷地放在桌上玻璃欄手之下。其實遺囑云云無非是煙幕彈，他們只願逃生，何嘗想投河自盡呢？建德不停地催促淑敏，催得她神魂顛倒，問也來不及問，想也來不及想。化裝完畢，立即催她走。

——讓我去望望義兒！

——他睡得好好的，妳去吵醒他？吵醒了，我們還跑得成？

他們偷偷摸摸逃出園去。老傭人躲在門隙裏，看得清清楚楚：他們那種鬼鬼祟祟，引他啼笑。他們走了，他關門而睡，等待少主人醒來。

到了安全地帶，建德纔告訴淑敏：那種白色粉末就是他的發明，毒性極強，中毒的人死後混身毫無痕跡。友義的要臨睡便是死神的蒞止。他喟然長嘆，道：

——我原想用這種毒藥來毒死幾個大漢奸或敵酋的，不料先拿義兒當了試驗品！淑敏聽了，縱聲大哭。

沙坪壩；二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 圖書出版

● 出版

● 出版

82
11
+
+

